

北村三郎著

新撰支那國史

卷中

東京 博文館藏版

新撰支那國史中卷目次

中世史(中)

第九編	晉紀	二
第一章	司馬懿ノ創業	全
第二章	司馬師及司馬昭	四
第三章	晉蜀ヲ滅シ魏ニ代ル	八
第四章	吳ヲ滅ス	一一
第五章	八王ノ亂	一六
第六章	劉淵ノ傳	二〇
第七章	洛陽長安ノ陷落—西晉ノ傾覆	二四
第十編	東晉紀	二八
第一章	元帝江東ヲ保ツ	全
第二章	王敦及蘇峻ノ亂	三二

第三章 後趙氏ノ隆興ニ石勒ノ威武……………三五

第四章 拓跋氏ノ盛業ニ什翼犍ノ英畧……………三八

第五章 慕容氏ニ李雄ニ蒲洪ニ姚弋仲……………四〇

第六章 桓溫ノ雄畧武勳……………四三

第七章 苻堅ノ經畧及其隆業……………五一

第八章 謝玄桓冲淝水ノ勝……………五六

第九章 群雄角立……………六一

第十章 道武帝ノ勃興……………六五

第十一章 晉ノ亡滅……………六八

第十一篇 南北紀……………七一

第一章 武帝……………七三

第二章 太武ノ遠畧……………七五

第三章 文帝……………七九

第四章 宋ノ篡弒及衰滅……………八二

第五章 孝文ノ革新……………八五

第六章 齊ノ興亡……………九〇

第七章 元魏分裂……………九三

第八章 宇文泰ト高歡……………九七

第九章 宇文泰ノ治績……………一二八

第十章 梁ノ興亡……………一三三

第十一章 陳ノ武帝……………一三六

第十二章 北齊後周ノ盛衰……………一三九

第十三章 隋ノ文帝……………一四一

第十四章 煬帝ノ奢侈……………一四五

第十五章 群雄ノ割據ニ隋ノ亡滅……………一四九

第十六章 人種ヲ論ズ……………一五三

第十二篇	晉及六朝代	一五七
風俗		
第十一章	六朝ノ士風	全圖
第二章	南北ノ通好	一六三
第三章	婚姻	一七〇
第四章	宮庭閨門ノ昏亂	一七一
第五章	喪服	一七五
第六章	相墓ノ俗	一七七
第七章	即位ノ例習	一八〇
文學		
第八章	南朝ノ經學及儒者	一八二
第九章	北朝ノ經學	一八五
第十章	詩學及詩人	一九〇

宗教

第十一章	佛教	一九五
第十二章	羅什ノ傳	二〇二
第十三章	智顓ノ傳	二〇八
第十四章	達磨ノ傳	二一五
政法		
第十五章	六朝ノ刑罰	二一八
第十六章	齊梁臺使ノ弊害	二二三
第十七章	魏齊ノ斗秤	二二四

中世史(下ノ上)

第拾三編 唐紀……………二二七

第一章 高祖……………全

第二章 太宗ノ創業……………二二三

第三章 太宗ノ治績……………二三九

第四章 太宗ノ武略……………二四四

第五章 則天武氏……………二五一

第六章 韋后ノ穢亂……………二五八

第七章 安祿山ノ亂……………二六〇

第八章 吐蕃回紇ノ入寇及李光弼郭子儀……………二七二

第九章 藩鎮ノ禍……………二七七

第十章 憲宗ノ明斷……………二八二

第十一章 宦官ノ禍……………二八八

第十二章 朋黨ノ禍……………二九三

第十三章 宣宗ノ英明……………二九七

第十四章 唐末ノ亂……………三〇一

第十五章 倭唐ノ交通……………三〇九

第十四編 唐時ノ文明……………三二三

文學

第一章 文章——文人……………全

第二章 柳子厚ノ傳……………三二六

第三章 韓退之ノ傳……………三三〇

第四章 詩學——詩人……………三三七

第五章 杜子美ノ傳……………三五二

第六章 李太白ノ傳……………三五六

第七章 白樂天ノ傳……………三六〇

第八章 史學……………三六九

宗教

第九章 佛教……………三七二

第十章 回教……………三七五

第十一章 耶穌教——波斯經教……………三七九

政法

第十二章 官制……………三八一

第十三章 兵制……………三八四

第十四章 樞密使……………三八七

第十五章 賦稅……………三八九

第十六章 貨幣……………三九三

第十七章 馬政……………三九五

第十八章 驛傳……………三九六

第十五編

五代記……………四〇〇

第一章 梁ノ太祖……………全

第二章 唐ノ莊宗……………四〇二

第三章 明宗……………四〇六

第四章 晉ノ高祖……………四〇九

第五章 漢ノ高祖及隱帝……………四一一

第六章 周ノ太祖……………四一四

第七章 世宗ノ雄武……………四一六

第八章 五代十國ノ割據……………四二〇

第九章 五代ノ弊政ヲ論ス……………四二五

第十章 五代藩鎮……………四二九



新撰支那國史中卷

北村三郎著

中世史(中)

第九篇 晉紀

第一章

司馬懿ノ創業

高祖亭長ヲ以テ業ヲ肇メ、光武白水ヲ以テ中興ス、桓靈ニ至テ霸業衰ヘ、
 黃巾四方ニ滿チ、青草千里ニ延ク、董卓凶ヲ窮メ、逆ヲ極メ、天子流離宮廟、
 煙灰ト化ス、是ニ於テ九州幅裂、群雄競ヒ起ル、公孫瓚事ヲ幽州ニ舉ケ、劉
 表荆土ニ雄視シ、孫權江東ニ虎蟠シ、袁紹強ト河北ニ稱シ、袁術號ヲ壽春

司馬懿ノ創業

二借シ劉備遠ク巴蜀ニ據ル曹孟德蓋世ノ雄才ヲ以テ英邁ノ姿ヲ逞ク
 シ天子ヲ挾ミテ天下ニ令シ群雄草賊ヲ驅ル而シテ終ニ海宇ヲ混一ス
 ル能ハス其末路ニ至テ一好雄ヲ生ス司馬懿實ニ其人也
 司馬懿字ハ仲達河内温ノ人性沈毅ニシテ權畧ニ富ム其魏ニ事フルヤ
 私智ヲ逞クシ氣温涼ヲ作ス曹操嘗テ其子丕ニ謂テ曰ク『司馬懿ハ人臣
 ニ非ズ必ズ汝ノ家事ニ與ラン』ト故ニ曹操ノ世ヲ終ル迄懿其頭角ヲ露
 ハサマリキ文帝素ヨリ懿ト善シ毎ニ相全佑シ明帝ニ至テ懿政ニ預リ
 漸ク權ヲ擅ニシ洞視太言手ニ魁柄ヲ秉ル加フルニ其子其孫聰明雄武
 ナ以テシ指ヲ曹鼎ニ染メ涎ヲ三世ニ垂ル而シテ國家ノ大政視テ私物
 ノ如ク其要地ヲ借テ以テ其逆謀ヲ遂ゲ炎ニ至リ晋帝ト爲ル嗚呼三國
 干戈爛熳ノ餘ニ出デ蜀ヲ滅シ吳ヲ定メ海内一ニ歸シ蒼生戰爭ノ苦ヲ
 脱シ天下窮人無シ天之ヲ啓クモノアル乎何ゾ其ノ威烈ノ盛ニシテ運
 命ノ隆ナルヤ

蓋シ魏明帝ヨリ以後繼グニ其由テ來ル所ヲ知ラザル曹芳ヲ以テシ又
 之ヲ輔グルニ醉生夢死ノ曹爽ヲ以テシ武帝英雄ヲ以テ天下ヲ箝制シ
 再傳以後其振ハサルヤ此ノ如シ是レ懿ハ曹芳ヨリ亡ビタリト謂フモ
 不可ナシ蜀昭烈帝王業未タ成ラズシテ殂シ孔明其遺志ヲ奉シ鞠躬盡
 瘁不幸ニシテ天之ニ其年ヲ假サズ恨ヲ吞テ死シ姜維ノ徒小器固ヨリ
 以テ大業ヲ成スニ足ラズ蜀ハ亮ト共ニ亡ビタリト謂フモ亦不可ナシ
 吳孫權江東形勝ノ地ニ據リ志ヲ決シテ中原ヲ經畧スル一ヲ謀ラズ退
 嬰蟻居自ラ盡シテ跬步モ出デズ而シテ其子孫愚弱亡ビサレント欲ス
 モ其レ得ン乎司馬懿好雄ノ姿ヲ逞クシ權詐ノ術ヲ用ヒ文ヲ修メ武ヲ
 鍊リ慮ヲ積ミ心ヲ苦シメ以テ經國ノ遠猷ヲ講ス其大業ヲ開創スル所
 以ノモノ決シテ偶然ニ非サル也
 司馬懿ノ權畧殆ト曹操ニ過クルモノアルカ如シ曹操ノ舉止懿之ヲ踏
 襲セズ其身ヲ終ル迄未タ曾テ曹操ノ事ヲ爲サズ即チ主后ヲ弑シ皇嗣

ヲ害スルヲ曹操之ヲ行フ懿之ヲ行ハザル也王號ヲ僭シ九錫ヲ受クル
 一曹操之ヲ行フ懿之ヲ行ハザル也然レハ曹操幾ト群雄ヲ削平シ懿未
 タ蜀吳ヲ滅ボサズシテ死セリ其智畧足ラザル所アルニ似タリ野史氏
 曰ク鍾會鄧艾ハ一世ノ英才俊傑ナリ而シテ斯二人ヲ拔擢シタルモノ
 ハ其レ誰ゾ司馬懿實ニ其人ナリ懿死シ鍾會鄧艾一舉シテ蜀ヲ滅セリ
 然ラハ則チ其蜀ヲ滅ボシタルノ寧ロ懿ニ在リト謂ハザルベカラズ且
 ツ夫レ孔明在ル時尙ホ懿ニ加フルヲ得ズ區々タル蜀吳懿目前之ヲ
 滅サズト雖レ豈司馬懿ノ司馬懿タル所以ヲ失センヤ

第二章

司馬師及司馬昭

初メ魏ノ明帝疾ニ寢シ司馬懿ヲ召シテ入朝セシメ曹爽ヲ以テ大將軍
 ト爲ス二人遺詔ヲ受ケテ政ヲ輔ク明帝崩シ子芳立チ年十八爽芳ニ白

シ懿ヲ以テ大傅ト爲シ自ラ諸弟ヲ以テ將軍侍從ト爲シ禁闥ニ出入シ
 朝政ヲ亂シ驕奢度ナシ懿老奸ニシテ謀アリ疾ト稱シテ政ニ與ラズ適
 ヲ魏主芳高平陵ニ謁ス爽弟羲等ト皆從フ懿其子師昭ト謀リ太后ノ令
 ナ以テ桓範ヲ召ス範命ニ應セント欲ス其子曰ク「車駕外ニ在リ南ニ出
 ツルニ如カス」ト範乃チ出ツ懿將濟ニ隔テ曰ク「智囊往ケ」濟曰ク「驚馬棧
 豆ヲ懸フ必ス用ユルヲ能ハサラン」ト範爽ニ勸メ天子ニ從テ許昌ニ詣
 リ四方ノ兵ヲ發シテ自ラ輔ケンヲ以テス爽疑ヒ未タ決セス懿遂ニ
 皇太后ノ令ヲ以テ諸城門ヲ閉チ兵ヲ勒シテ武庫ニ據リ爽ノ謀逆ヲ誣
 ヒ其黨與ヲ併セテ皆三族ヲ夷ス懿丞相ト爲ル司馬氏魏ヲ吞ムノ基實
 ニ此ニ始マル

司馬懿卒シ子司馬師大將軍ト爲ル此時魏ノ大常夏侯玄重名アリ曹爽
 ノ親故ナルヲ以テ勢任ニ在ルヲ得ズ居常快々タリ中書令李豐之ト
 親ニ善シ魏主芳屢々豐ヲ召シテ詰ル師其己ヲ讖スルヲ知リ豐ヲ殺

シ、玄及ビ張緝ヲ收メテ皆之ヲ族ス、芳益々不平、左右兵ヲ勒シテ師ヲ黜
クルヨナ勸ム、芳敢テ發セズ、師遂ニ芳ヲ廢シテ齊王ト爲シ、之ヲ河内ニ
遷シ、文帝ノ長孫、明帝ノ姪、高貴郷公髦ヲ迎ヘテ之ヲ立ツ、師卒シ、弟司馬
昭、大將軍ト爲ル、

司馬昭、大將軍ヨリ大都督ト爲リ、黃鉞ヲ假ル、魏主髦位ニ在ル、六年、威
權日ニ去ルヲ見テ、其忿ニ勝ヘズ、侍臣ニ謂テ曰ク、「司馬昭ノ心ハ路人モ
亦能ク知ル所ナリ、吾坐ナカラ廢卒ヲ受クルコト能ハズ、當ニ自ヲ出テ之
ヲ討スベシト」王經之ヲ諫ムレ、且聽カズ、髦遂ニ劍ヲ拔テ聲ニ升リ、殿中
ノ宿衛著頭、官僮ヲ率キテ鼓譟シテ出ツ、中護軍賈充外ヨリ入り、逆ヘテ
髦ト南闕ノ下ニ戰ヒ、太子舍人成濟、戈ヲ抽テ髦ヲ刺シ、車下ニ殞ス、大傅
孚、奔リ往テ其服ニ枕シ、哭スルコト甚シ、曰ク、「陛下ヲ殺スモノハ臣ノ罪也」
ト、昭、王經及ヒ其家屬ヲ收メテ廷尉ニ付ス、經、其母ニ謝ス、母笑テ曰ク、「人
誰カ死セザラン、恐クハ其所ヲ得ザランコトナリ、此ヲ以テ命ヲ并ス、何ノ恨

カ之レアリヤ、」ト、誅ニ就クニ及ビテ、故吏向雄之ヲ哭シ、哀一市ヲ動ス、大
傅孚等、王禮ヲ以テ髦ヲ葬ント、請フ、之ヲ許ス、昭、成濟ヲ以テ大逆無罪ト
シ、三族ヲ夷ス、昭、中護軍司馬談ヲシテ常道郷公璜ヲ鄴ニ迎ヘテ以テ明
帝ヲ嗣ト爲ス、元帝是ナリ、
司馬懿先キニ曹爽ニ試ミテ爽、嘔チ伏中ニ墮チ、司馬師曹芳ヲ廢シテ、篡
勢全ク成ル、曹髦ノ事ニ至テハ、則チ亦是レ、司馬昭ノ心、賈充ノ計、特ニ城
濟ヲ手ヲ假リテ以テ天下ヲ欺クノミ、嗚呼、是レ必スシモ、司馬氏獨リ智
ナルヲ見ニアラズ、魏主ノ愚實ニ之ヲ取ル、而シテ司馬創業垂統、亦帝王ノ
規模ヲ見ルニ足ルモノアリ、天下強弱ノ勢力、以テ之ヲ制スベシ、然レモ
人心集散ヲ理、徳ニ非ズンバ安ソク之ヲ制セン、司馬氏ハ武力ニ加
フルニ徳ヲ以テセリ、是レ其傷平ノ甚ク、羣ムル所以歟、

第三章

晉、蜀ヲ滅シ、魏ニ代ル

蜀ハ、蔣琬、董允、費禕ノ卒セシヨリ、宦者黃皓事ヲ用ヒ、國政ヲ亂ス、秘書令
 郤正久シク内職ニ在リ、皓ト屋ヲ比テ周旋スルコト二十餘年、澹然自ラ守
 テ皓ノ爲ニ愛セラレズ、亦爲ニ憎マレズ、吳、薛奕ヲシテ來リ聘セシム、吳
 主漢ノ政ノ得失ヲ問フ、對テ曰ク『主闇クシテ其過ヲ知ラズ、臣下身ヲ容
 レテ以テ罪ヲ免レンコトヲ求ム、其朝ニ入テ直言ヲ聞カス、其野ヲ經レバ
 民皆菜色アリ、臣聞ク、燕雀堂ニ處シ、母子相樂シム、突決シ棟焚レテ、怡然
 トシテ禍ノ將ニ及ントスルヲ知ラズ、其レ是レノ謂乎』ト
 司馬昭、蜀ノ姜維數々北伐スルヲ以テ、大舉之ヲ攻メント欲ス、朝臣多ク
 以テ不可ト爲ス、獨リ司隸校尉鍾會之ヲ勸ム、昭衆ニ諭シテ曰ク『吳ノ地
 ハ廣大ニシテ下濕ナリ、之ヲ攻ムルハ功ヲ用ユルコト最モ難シ、如カズ
 先ツ巴蜀ヲ定メシハ、三年ノ後、順流ノ勢ニ因テ水陸並ニ進マバ、此レ

號ヲ滅シ、虞ヲ取ルノ勢ナリ、今姜維ヲ沓中ニ絆シテ、東顧スルコトヲ得ザ
 ラシメ、直ニ駱谷ヲ指シテ其空虚ノ地ニ出テ以テ漢中ヲ襲ハ、劉禪ノ
 關ヲ以テ邊城外ニ破レ、士女内ニ震ヒ、其亡ビシコト知ルベシ』ト、乃チ鍾會、
 鄧艾ヲシテ十餘萬ヲ統ヘ、漢中ニ赴カシム、關口ノ守將傅僉之ニ死シ、姜
 維戰敗レテ劍閣ヲ守ル、會之ヲ攻ムレテ克タズ引キ還ント欲ス、鄧艾曰
 ク『漢兵摧折ス、宜シク之ニ乘スベシ』ト、乃チ陰平ヨリ無人ノ地ヲ行クコ
 ト、七百餘里、山ヲ鑿チテ道ヲ通シ、橋閣ヲ造ル、山高ク谷深ク、極メテ艱險、艾
 維ヲ以テ自ラ裏ミ推轉シテ下ル、將士皆木ヲ攀チ崖ニ緣リ、魚貫シテ進
 ミ、先登江油ニ至ル、蜀ノ守將馬邈降ル、諸葛瞻、諸軍ヲ督シテ艾ヲ拒ク、艾
 大ニ之ヲ破リ、瞻ヲ斬ル、瞻ノ子尙曰ク『父子國ノ重恩ヲ荷ヒ、早ク黃皓ヲ
 斬ラズシテ國ヲ敗リ、民ヲ殄タシム、生キテ何ヲカ爲サン』ト、馬ニ策チ陣
 ヲ冒シテ死ス、蜀人、虛實ヲ知ラズ、魏兵卒然トシテ至ルヲ見テ、城守ヲ爲
 サズ、艾己ニ平土ニ入ルコトヲ聞キ、百姓擾々トシテ皆山野ニ走リ、禁スベ

カラス、譙周降シテ請フ、乃チ使テ遣シテ、璽綬ヲ奉シ、艾ニ詣テ降ル。北地王、譙慨然トシテ曰ク、若シ窮マリ力涸シテ、禍敗將ニ及シトス、便チ當ニ父子君臣、城ヲ背ニシ、一戰シテ同シク社稷ニ死スベシ、以テ先帝ニ見テ可ナリ、奈何ソ降シヤ。ト、劉禪聽カズ、譙照烈ノ廟ニ哭シ、先ツ妻子ヲ殺シテ而シテ、後自殺ス、死シテ亡國ノ正ヲ得タリ。蜀謂フベシ、艾成都ニ至ル、劉禪面縛シ、群臣ヲ率キ、軍門ニ詣テ降ル。黃皓ヲ收ヘテ、將ニ之ヲ殺サシトス、左右ニ賂テ免ル、トナリ得タリ。姜維、劉禪ノ勅命ヲ得テ、亦降ル。將士咸ナ刀ヲ拔キ、石ヲ斫ル、會厚ク雜等ヲ待シ、其印綬節蓋ヲ還ス、蜀亡ブ。蜀劍閣ノ天險アリ、雖平、皆空虛無人ノ地ナリ。姜維屢々兵ヲ舉ケ、寸ヲ進メ、尺ヲ退ク、黃皓權ヲ弄シテ、民ヲ虛シ、國ヲ亂ス、漢祚顛覆、面縛觀ヲ與ヒ、社稷摧ト爲ル、亦宜ナラズヤ。然レモ、傳命、諸葛瞻父子、身ヲ以テ節ニ死シ、北地王、譙社稷ニ殉シ、凛々トシテ生氣アリト謂フベシ。

鄧艾成都ニ在リ、頗ル自ラ矜伐ス、鍾會異志アリ、監軍衛瑾ト密ニ艾ヲ反

狀アルコトヲ奏ス、晉、檻車ヲ以テ艾ヲ徵シ、京師ニ赴カシム、會平生憚ル所ノモノハ、唯艾ノミ、艾父子既ニ擒ト爲リシカバ、會大衆ヲ統ヘ、威西土ニ震フ、遂ニ意ヲ決シテ反チ謀ル、將士襲テ會及ヒ、姜維ヲ殺シ、艾モ亦衛瑾ノ殺ス所ト爲ル。

初メ魏主芳、司馬懿ニ九錫ヲ加ヘシカ、辭シテ受ケズ、髦又同馬昭ヲ以テ相國ト爲シ、晉公ニ封シ、九錫ヲ加フ、昭九タビ之ヲ辭セシカ、元帝又其命ヲ累子、昭三タビ辭シテ、然シテ後之ヲ受ケ、又辭ヲ進メテ王ト爲ル、昭卒シ、太子炎、嗣ク、炎、聰明神武、超世ノ才アリ、魏主位ヲ晉ニ禪リ、出テ、金墉城ニ舍ス、大傅司馬孚、拜辭涕ヲ流シ、歎歎シテ自ラ勝ヘズ、曰ク、臣死スルノ日、固ニ大魏ノ純臣ナリト、晉王皇帝ノ位ニ即ク、魏主ヲ廢シテ、陳留公ト爲ス、魏亡フ。

第四章

吳ヲ滅ス

晋主魏氏刻薄奢侈ノ後ヲ承ケ、矯ムルニ仁儉ヲ以テセント欲ス、有司曰ク『御牛ノ青絲紉斷ス』ト、詔シテ青麻ヲ以テ之ニ代フ、武帝三年ノ喪ヲ行ント欲シ、除服ノ後猶素冠蔬食、哀毀喪ニ居ルモノ、如シ、群臣之ヲ止ム、乃チ疏素ヲ以テ三年ヲ終フ、

武帝吳ヲ滅スルノ志アリ、祐ヲシテ荊州ヲ都督シ、襄陽ヲ鎮セシム、祐遠近ヲ綏懷シテ甚タ、江漢ノ心ヲ得タリ、吳人ノ爲ニ大信ヲ開キ、布ク、降ル者ノ去シト欲スレバ、皆之ヲ聽ス、成邁ノ卒ヲ滅シテ以テ田ヲ墾スルト八百餘頃、其始メテ至ル日、軍百日ノ糧ナク、其季年ニ及ビテ乃チ十年ノ積アリ、祐軍ニ在リ、常ニ輕裘緩帶、身甲ヲ被ラス、鈴閣ノ下、侍衛十數人ニ過ギズ、祐吳ト兵ヲ交ユル毎ニ日ヲ刻シテ方ニ戰ヒ、掩擊ノ計ヲ爲サズ、將師、師計ヲ進メント欲スルモノアレバ、輒チ飲マシムルニ醇酒ヲ以テ

シ、言フ「得サラシム、祐軍ヲ出シテ吳境ニ行ク、穀ヲ刈テ糧ト爲シ、皆侵ス所ヲ計リ、絹ヲ送テ之ヲ償フ、衆ヲ江灣ニ會シテ游獵スル、毎ニ常ニ晋ノ地ニ駐マル、若シ禽獸先ニ吳人ノ爲ニ傷ラレテ、晋兵ノ爲ニ得ラル、モノハ皆送テ之ヲ還ス、是ニ於テ吳邊境ノ人皆悅服ス、祐吳ノ將陸抗ト境ヲ對シ、使命常ニ通ス、抗祐ニ酒ヲ遣ル、祐之ヲ飲テ疑ハズ、抗疾ミ藥ヲ祐ニ求ム、祐成藥ヲ以テ之ニ與フ、抗即チ之ニ服ス、人多ク抗ヲ諫ム、抗曰ク『豈人ヲ仇スル羊叔子（祐）アラン哉』ト、時ニ吳主皓數々晋ノ境ヲ侵ス、抗諫ムレバ聽カズ、抗卒シ、祐吳ヲ伐ント請フ、賈亮、荀勗、憑紘、不可ト爲ス、祐歎シテ曰ク『天下意ノ如クナラサルモノ、十二常ニ八九ニ居ル、天ノ與フルヲ取ラズンバ、豈ニ事ヲ更ルモノ、後時ニ限ルニアラズヤ』唯杜預、張華、其計ヲ賛成ス、

羊祐疾篤シ、杜預ヲ舉テ自ラ代ル、乃チ預ヲ以テ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ト爲ス、祐卒ス、武帝之ヲ哭スルト甚シ、南州ノ人民之ヲ聞キ爲ニ市

并罷之巷ニ哭シ聲相接ス吳ノ守邊ノ將士亦爲ニ泣ク詰好テ皖山ニ遊
ブ襄陽ノ人碑ヲ建テ廟ヲ其地ニ建テ歲時祭祀ス其碑ヲ望ム者涕ヲ流
ササルナシ因テ之ヲ墮涙碑ト謂フ

武帝大舉シテ吳ヲ伐ツ杜預江陵ニ向ヒ王渾核江ニ出テ吳ノ鎮戍ヲ攻
ム向フ所皆克ツ吳人江碛要害ノ處ニ於テ並ニ鐵鎖ヲ以テ橫ニ之ヲ截
ツ又鉄錐長ケ丈餘ナルヲ作テ暗ニ江中ニ置キ以テ舟艦ヲ逆ヘ拒テ滬
大筏數十ヲ作り水ヲ善クスル者ヲシテ筏ヲ以テ先ツ行カシム鉄錐ニ
遇ヘバ錐輒チ筏ニ著テ去ル又大炬ヲ作り灌クニ麻油ヲ以テシ鎮ニ遇
ヒ炬ヲ燃シテ之ヲ燒ク須臾ニ融液シテ斷絶ス是ニ於テ舟礮ル所ナシ
滬遂ニ西陵荆門夷道諸城ニ克ツ杜預周旨等ヲシテ騎ヲ帥キテ夜江ヲ
渡リ樂卿ヲ襲フ多ク旗幟ヲ張テ火ヲ巴山ニ起ス吳ノ都督孫歆懼レテ
曰ク北來ノ諸軍ハ乃チ飛ビテ江ヲ渡レリト預遂ニ江陵ニ克ツ預諸軍
ニ謂テ曰ク今兵威己ニ振フ譬ヘハ竹ヲ破ルカ如シ數節ノ後皆刃ヲ迎

ヘテ解ク復手ヲ着クル處ナシト遂ニ方零ヲ群帥ニ授ケ徑子ニ建築ニ
造ル又書ヲ王濬ニ與ヘテ曰ク足下既ニ其西藩ヲ摧ク便チ當ニ建
業ヲ取り累世ノ連寇ヲ討シ吳人ヲ塗炭ニ釋キ振旅都ニ還ルベシ亦曠
世ノ一事也ト濬大ニ悅ビ武昌ヨリ流ニ從テ徑ニ建業ニ赴ク吳主丞相
張悌沈瑩諸葛翹ヲシテ衆ヲ帥キテ逆ヘ戰ハシム大ニ敗ル悌ヲ迎テ
共ニ遁レ去ント欲ス悌涙ヲ垂レテ曰ク仲思今日是レ我が死スル日
也且ツ我兒童タリシ時便チ卿カ家ノ丞相ノ爲ニ識拔セラル常ニ恐ク
ハ其死ヲ得ズシテ名賢ノ知顧ニ負カントナシ今身ヲ以テ社稷ニ殉ス亦
何ゾ遁レントト悌亦涕ヲ流シテ去ル悌遂ニ晉兵ノ殺ス所ト爲ル吳人犬
ニ懼レ分テ使者ヲ遣ハシ書ヲ渾濬ニ奉シ以テ降ヲ請フ濬ノ舟師三山
ヲ過ク渾人ヲシテ濬ヲ要セシム暫ク過テ事ヲ論セシム濬報シテ曰ク
「風利クシテ泊スルヲ得ズ」ト濬鼓噪シテ石頭ニ入ル吳主皓面縛シテ
楫ヲ與ヒ軍門ニ詣テ降ル吳亡ブ

第五章

八王ノ亂

武帝父兄ノ業ヲ繼ギ、武功ヲ輝カシテ、前烈ヲ照ラシ、遂ニ一統ノ局ヲ開ク。然レモ、晩年奢縱宵旰ニ惰リ、掖庭將ニ萬人ナラントス、常ニ羊車ニ乘シ、其之ク所ヲ慾ニシ、至レハ則チ宴寢ス、而シテ群臣ト語リ未タ嘗テ經國孫謀ノ慮アラズ。帝在位二十五年ニシテ崩シ、太子立チ、是ヲ孝惠帝ト爲ス。

初メ武帝崩スルニ臨ミ、汝南王亮(司馬懿ノ叔父)ヲ以テ、皇后ノ父揚駿ト同シク政ヲ輔ント欲ス、駿其詔ヲ匿シ、矯テ亮ヲシテ出テ、許品ヲ鎮セシム。惠帝己ニ立チ、賈后權ヲ擅ニシ、楊駿ヲ殺シ、楊太后ヲ廢シ、亮ヲ徵シテ入リ、衛瑾ト同シク政ヲ輔ク。亮楚王瑋(武帝ノ第五子)ト協ハズ、瑋賈后ニ詔ヒ、亮瑾ノ廢立ノ謀アルヲ誦ユ、后乃チ帝ヲシテ瑋ニ詔シ、亮瑾ヲ殺サシメ、又瑋ヲ坐シ、矯テ亮瑾ヲ殺スノ罪ヲ以テ、即日瑋ヲ殺ス、后益々淫慾ヲ肆

ニシ、太子遙(惠帝ノ長子)ヲ廢シ、楊太后ヲ弑ス、時ニ趙王倫(懿ノ第九子)京師ニ在リ、素ヨリ賈后ニ詔ヒ、其嬖人孫秀、説クニ、太子ヲ廢、人言ヲ公實ニ謀ニ與レリ、宜シク后ヲ廢シテ、以テ此聲ヲ雪ク。キ夫以テ示ス、倫之ニ從テ、秀又恐ル、太子聰明終ニ倫ニ疑アラシメテ、如カズ、后乃チ太子ヲ殺ス。未待テ后ヲ廢シ、太子ノ爲ニ讐ヲ報シ、以テ功ヲ立ツ。未シハ、乃チ后黨ヲシテ、后ニ諷セシム、后果シテ太子ヲ殺セ、倫遂ニ詔ヲ矯テ、齊王(齊王裕ノ弟)同兵ヲ率キテ宮ニ入リ、后ヲ廢シテ、金墉城ニ幽シ、尋テ之ヲ害ス。倫自カラ相國侍中都督諸軍事ト爲リ、孫秀等勢ヲ恃ミテ肆橫、同内ニ不平ヲ懷ク、秀之ヲ覺リ、同ヲ出シテ許昌ヲ鎮セシム、倫位ヲ僭シ、惠帝ヲ以テ太上皇ト爲シ、之ヲ金墉ニ遷ス、是ニ於テ同、河間王容(司馬懿ノ孫)、成都王穎(武帝ノ第十六子)ト共ニ兵ヲ起シテ倫ヲ討ス、倫兵敗テ、其將王與倫ヲ廢シテ秀ヲ斬リ、惠帝ヲ迎ヘテ位ニ復ス、倫等誅ニ伏シ、疑遂ニ鄰ニ遷リ、同京ニ入ル、帝同ヲ大司馬ニ拜シ、宜景ノ魏ヲ輔グル故事ヲ如クス。

問、大權握ニ在リ、酒色ニ沈溺シ、入朝セズ、坐ナカラ百官ヲ召シテ非法ヲ
 行フ、校尉李合アリ、長安ニ奔リ、詐テ詔アリト稱シ、河間王容ヲシテ問ヲ
 討セシム、容遂ニ表ヲ上ケ、問ヲ廢シ、成都王ヲ以テ政ヲ輔ケ、并ニ長沙王
 父(武帝ノ第六子)ニ檄シ、内主ト爲サント謂フ、問兵ヲ遣シテ父ヲ襲フ、父徑
 ニ宮ニ入り、帝ヲ奉シ、討テ問ヲ斬ル、容本ト以爲ラク父弱ク問強シ、心ニ
 「父問ノ爲ニ殺サレ、而シテ父ヲ殺スノ罪ヲ以テ之ヲ討シ、因テ帝ヲ廢シ
 テ、願ヲ立テ、己レ宰相ト爲リ、以テ政ヲ擅ニスベキ」ト冀フ、父先ツ問ヲ
 殺スニ及ビテ、其計遂ケズ、願亦父内ニ在ルヲ以テ己レ朝權ヲ執ル、トテ
 得本、是ニ於テ、容將張方ヲシテ兵ヲ率キテ願ト同シク京師ニ向フ、帝又
 然父ニ詔シテ大都督ト爲シ、方等ヲ拒ク、先キニ勝チ後ニ敗ル、東海王越
(司馬泰ノ子)京ニ在リ、事濟ラサルヲ慮方リ、殿中將ト父ヲ収ヘテ、金墉
 ニ送ル、父張方ヲ爲ニ殺サル、願京ニ入り、尋常郡ニ還ル、容願ヲ表シテ皇
 太弟ト爲シ、相國ニ位シ、乘輿服御及ビ宿衛兵皆郡ニ遷ル、願悉ク朝政ヲ

主トル、左將軍陳豨、不平、帝ヲ奉シテ願ヲ討ツ、願將石超ヲ遣ハシ、帝ヲ蕩
 陰ニ敗ル、超遂ニ帝ヲ以テ鄴ニ入ル、平北將軍王浚兵ヲ起シテ願ヲ討ツ
 願戰敗ル、仍ホ帝ヲ擁シテ洛陽ニ還ル、時ニ容張方ヲシテ願ヲ救ハシメ
 方遂ニ帝ヲ挾ム、願長安ニ歸ルニ及ビテ、容穎ヲ廢シテ豫章王熾(武帝第
 子惠帝ノ弟)ヲ立テ、皇太弟ト爲ス、東海王越徐州ヨリ兵ヲ起シ、大駕ヲ迎
 フ、容又願ニ命シ兵ヲ統ヘテ、之ヲ河橋ニ拒ク、戰敗レ、越ノ兵關ニ入り、惠
 帝ヲ奉シテ洛陽ニ還ル、願武關新野ノ間ニ竄ル、詔アリ之ヲ捕フ、劉輿ノ
 害スル所ト爲ル、容亦單騎太白山ニ逃ル、其故將迎ヘテ長安ニ入ル、詔ア
 リ容ヲ徵シテ司徒ト爲ス、容京ニ入り、途次、南陽王模ノ爲ニ殺サル、惠帝
 崩シ、懷帝位ニ即ク、越出テ、石勒ヲ討シテ卒ス、是ヲ八王ノ始末ト爲ス、
 武帝崩シ、一抔ノ土未タ乾カサルニ、變亂四ニ起リ、土崩瓦解、國家ノ主權
 更々亂入ノ手ニ落ツ、是レ武帝孫謀ノ道ニ暗キニ由ルト、雖、凡亦帝室ノ
 尊嚴、以テ親族子弟ヲ統合シ、民心ヲ團結セサルニ由ルニアラスヤ、初メ

賈后政ヲ攘ニシ紀綱漸久弛アルノ時ニ當リ、識者皆其亂ノ將ニ作シトスルヲ知レリ、索靖洛陽ノ銅駝ヲ指シテ歎シテ曰ク『會見汝在荆棘中耳』ト、帝室ノ尊嚴一タビ失スルハ、國家必ス其統一ヲ壞ル、惠帝昏愚、舉朝人無ク道義地ヲ掃ヒ私欲相攻、亂レザラント欲スルモ、其ト得シ乎、豈獨リ晋氏ノミナランヤ、

第六章

劉淵ノ傳

武帝吳ヲ平、疾シヨリ馬ヲ歸シ牛ヲ放テ詔シテ州郡ノ武備ヲ去ル、大郡ニハ武吏百人ヲ置キ、小郡ニハ五十人ヲ置ク、交州ノ牧陶璜上言シテ曰ク『州兵未久約損シテ、以テ單虛ヲ示スヘカラス』ト、僕射山濤モ亦曰ク『宜シク州郡ノ武備ヲ去ルヘカラス』ト、帝聽カズ、而シテ漢魏以來羌胡鮮卑ノ降ル者多ク之ヲ塞内ノ諸郡ニ處ク、其後數々忿恨ニ由テ長史漸ク

殺害シ、民ソ患ヲ爲ス、侍御史郭欽從我論テ唱ヘ、上疏シテ曰ク『我狄疆獵ニシテ、古チ歴テ患ヲ爲ス、宜シク吳チ平クル威及ヒ謀臣猛將ヲ零シ、由チ漸ク内那ノ雜胡チ邊地ニ徙シ、四夷出入シ防チ峻クシ、先王荒服ヲ制テ明ニスヘシ』ト、帝聽カズ、蓋シ漢魏以來我チ内郡ニ處クチ視レハ五胡ノ亂、由テ始マル所チ知ルヘシ、郭欽ヲ疏行ハレザルチ觀テ、五胡ノ亂終ニ制スヘカラザルチ知ルヘシ、
劉淵字ハ元海、左賢王豹ノ子ナリ、幼ヨリ雋異、博ク經史ヲ習フ、嘗テ同門生ニ謂テ曰ク『吾常ニ隨陸ヲ武無ク、絳灌ノ文無キチ耻ッ、隨陸高帝ニ遇テ封侯ノ業ヲ建ツルコト能ハズ、絳灌文帝ニ遇テ庠序ノ教ヲ興スコト能ハズ、豈惜カラズヤ』ト、是ニ於テ武事ヲ兼修シ、長スルニ及ビテ射チ善クシ、臂力人ニ絶シ、侍子ト爲リテ洛陽ニ在リ、王渾之ヲ重シ、屢々帝ニ薦メテ曰ク『淵文武ノ長才アリ、陛下任スルニ東南ノ事ヲ以テセバ、吳ハ平クハ足ラザル也』孔恂揚玃曰ク『我族類ニ非ズ、其心必ク異ナラン、淵ノ才

器比無シト雖、而力モ重キニ任スベカラズト、涼州覆没スルニ及ビテ、帝將ヲ李喜ニ問フ、對テ曰ク『陛下誠ニ能ク匈奴五部ノ衆ヲ發シ、淵ニ一將軍ノ號ヲ假シ、之ヲ將トシテ西セシメ、樹機能ノ首、日ヲ指シテ梟スベキ也』、尙曰ク『淵果シテ樹機能ヲ梟セハ、則チ涼州ノ患、方ニ更ニ深カラシ』、齊王攸モ亦曰ク『劉淵ヲ除カズンバ、臣恐クハ并州久安スルコトヲ得サランコトナリ』、王渾曰ク『大晋方ニ信ヲ以テ殊俗ヲ懷ク、奈何ソ無形ノ疑ヲ以テ人ノ侍子ヲ殺サン乎』、帝曰ク『渾ノ言是ナリ』ト、豹卒スルニ會シ、淵ヲ以テ代テ左部帥ト爲ス、曰ニシテ北部ノ都尉ト爲ス、淵財ヲ輕ンジ、施ヲ好ミ、心ヲ傾ケ物ニ接ス、五部ノ豪傑、幽冀ノ名儒多ク往キテ之ニ歸ス、淵ノ子聰、驍勇人ニ絶シ、博ク經史ニ涉リ、善ク文ヲ屬シ、弓ヲ彎クコト三百斤、成都王穎、聰ヲ以テ積弩將軍ト爲ス、淵ノ從祖右賢王宣、族人ニ謂テ曰ク『漢亡ビシヨリ以來、我單于徒ニ虛號ヲ有シ、手ヲ歛メテ役ヲ受ケ、奄チ百年ヲ過ク、左賢王英武超世、天祐クモ匈奴ヲ興ス、コトヲ欲セズンハ、必ズ

盧シク此人ヲ生セザラン、今ヤ司馬氏骨肉相殘シ、四海鼎沸ス、呼韓邪ノ業ヲ復センコト、此レ其時ナリ』ト、乃チ相共ニ淵ヲ推シテ大單于ト爲サンコトヲ謀リ、其黨呼延攸ヲシテ、鄴ニ詣リ、之ヲ告ケシム、淵、願ニ白シテ歸リ、葬ニ會センコトヲ請フ、穎許サズ、王浚東瀛、公騰兵ヲ起スニ及ビテ、淵、願ニ說テ曰ク『請フ殿下ノ爲ニ還テ、五部ヲ帥キテ以テ國難ニ赴カバ、三豎ノ首、日ヲ指シテ懸クベキ也』ト、穎悅ビ淵ヲ拜シテ北單于ト爲シ、丞相ノ軍事ニ參セシム、淵、左國城ニ至レバ、劉宣等大單于ノ號ヲ上ル、二旬ノ間、衆五萬都ヲ左國城ニ建テ、國號ヲ建テ、漢ト曰フ、漢王ノ位ニ即キ、元熙ト改元ス、

劉淵卒シ太子和立チ、其弟聰弒シテ之ニ代ル、

匈奴種中國ニ居ルコト三朝ヲ歷、幾ト二百年、其戰鬪尙武ノ習、依然タリ、劉淵首トシテ五胡ノ亂ヲ唱ヘシヨリ、夷ノ性ヲ以テ華ノ俗ニ因リ、夷狄ノ悍驚ヲ用ヒ、中國ノ位號ヲ假ル、中原雲擾、大陸幅裂スルモノ宜ナラズヤ、

那康節以詩云ク「無木可爲元海頭」元海毛亦人傑ナル哉、
漢書卷九十九上匈奴傳第九十九上

洛陽長安ノ陷落西晋ノ傾覆

懷愍擾亂ノ後ヲ承ケ、大傅越政ヲ擅ニシ、胡、羯、氏、羌、鮮卑、其弊ヲ承ケ、中原
割裂瓦ノ如シ、而シテ、乘輿播遷、流亡ノ禍アリ、亦自ヲ招クノ罪也、
永嘉二年、劉淵自ラ皇帝ト稱シ、都ヲ平陽ニ遷シ、其子聰及ヒ石勒等ヲ遣
ハシテ晋ニ寇セシム、四年淵卒シ、太子和立ッ、其弟聰弒シテ之ニ代ル、晋
大傅越使ヲ遣ハシテ羽檄ヲ以テ天下ノ兵ヲ徵シ、入テ京師ヲ援ハシム、
帝使者ニ謂テ曰ク「朕カ爲ニ諸征鎮ニ語リ、今日尙救フベシ、後ハ則チ及
ブテ無ケン」ト、既ニシテ卒ニ至ル者無シ、五年大傅越卒ス、王衍等越ノ喪
ヲ奉シ還テ東海ニ葬ル、石勒輕騎ヲ帥キテ之ヲ追フ、一人モ得テ免ル、
者無シ、勒、大尉衍等ヲ執ヘテ之ヲ幕下ニ坐セシメ、問フニ「晋ノ故ヲ以テ

大衍具ガニ禍敗ノ由ヲ陳シテ曰ク「計、己ニ在ラズ、且ツ曰ク「少ヨリ官情
無シ、世事ヲ豫マズ、因テ勒ニ尊號ヲ稱セシムヲ勸ム、冀クハ以テ自ラ免
レシコトヲ、勒曰ク「君少壯朝ニ登リ、名四海ヲ蓋ヒ、身重任ニ居リ、何ソ官情
無シ」ト、謂フヲ得シヤ、天下ヲ破壊スルハ、君ニ非ズシテ誰ゾ」衆人多ク死
ヲ畏レテ自ラ陳ス、獨リ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テ之ヲ呵シテ曰ク「今日ハ
事何ソ紛紜タラン」勒、孔甚ニ語テ曰ク「吾天下ヲ行クコト多シ、未ダ嘗テ此
輩ノ人ヲ見ズ、尙存スベキヤ」其曰ク「彼ハ皆晋ノ王公ナリ、終ニ吾用ヲ爲
サズ」勒曰ク「要スルニ加フルニ鋒刃ヲ以テスベカラズ」ト、夜人ヲシテ之
ヲ殺サシム、越ノ柩ヲ剖キ、其屍ヲ焚ク曰ク「天下ヲ亂ル者ハ、此人也、吾天
下ノ爲ニ之ヲ報ス」ト、世子毗及ヒ宗室四十八王皆勒ニ没ス、
漢主聰、前軍大將軍呼延晏ヲシテ兵萬二千ヲ將テ洛陽ニ寇セシム、河南
ニ反アリ、及ビテ晋兵前後十二敗レ、死スル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
勒皆兵ヲ引テ之ニ會ス、未ダ至ラズ、晏先ツ洛陽ニ至ル、外繼至ラザルヲ

以テ俘掠シテ去ル、帝舟ヲ洛水ニ具シ、將ニ東ニ走ントス、晏盡ク之ヲ焚ク、未タ幾ナラズ彌及ビ曜等繼テ至ル、晏乃チ先ツ宜陽門ニ克テ入ル、帝華林園ノ門ヲ出テ、長安ニ奔ラントス、漢兵進テ之ヲ執フ、太子詮ヲ殺シ、帝ヲ平陽ニ遷シ、會稽郡公ニ封ス、曜等ヲ遣ハシ、長安ヲ改メテ之ニ克ツ、曜ヲ以テ長安ヲ鎮セシム、安定ノ大守賈疋、馮翊ノ大守索琳、晋室ヲ復セシコトヲ謀ル、乃チ共ニ衆ヲ帥キテ、長安ニ向フ、曜疋等ト戰テ大ニ敗ル、是ニ於テ疋等兵勢頗ル震ヒ、秦王業ヲ迎ヘテ雍城ニ入ル、漢主聰、群臣ヲ光極殿ニ宴シ、懷帝ヲシテ青衣ヲ着シ酒ヲ行ラシム、尋テ之ヲ弑ス、懷帝ノ凶問、長安ニ至ル、皇太子業、哀ヲ舉テ皇帝ノ位ニ即キ、是ヲ孝愍帝ト爲ス、魏允ヲ以テ左僕射ト爲シ、索琳ヲ以テ衛將軍ト爲シ、軍國ノ事悉ク以テ之ニ委ス、愍帝建興四年、劉曜攻メテ長安ヲ陷キリ、帝羊車ニ乘シ肉袒出テ、全降ル、群臣號泣車ヲ攀ツ、帝モ亦悲シ自ラ勝ヘズ、御史中丞吉朗歎シテ曰ク吾

智謀ルコト能ハズ、勇死スルコト能ハズ、何ゾ君臣相隨テ北面賊虜ニ事フルニ忍ビシヤ』ト自殺ス、曜帝ヲ平陽ニ送ル、聰帝ヲ以テ光祿大夫ト爲シ、懷安侯ニ封ス、魏允自殺シ、索琳斬ラル、聰又帝ヲシテ酒ヲ行ルニ辭ヲ洗ハシメ、已ニシテ衣ヲ更メ、又之ヲシテ蓋ヲ執ラシム、尙書郎辛賓起テ帝ヲ抱キ大ニ哭ス、聰命シテ之ヲ斬ル、帝遂ニ害ニ遇フ、西晋四主五十二年、

第十篇 東晉紀

第一章

元帝江東ヲ保ツ

懷愍禍ニ遇ヒ、瑯琊王睿位ニ建康ニ即キ、是ヲ中宗元帝ト爲ス、帝諱ハ睿字ハ景文、宣帝ノ曹孫、瑯琊王觀ノ子、初メ安東將軍タリ、時ニ海内大ニ亂レ、獨リ江東差安シ、中國ノ士民亂ヲ避クルモノ多ク、南ノ方江ヲ渡ル、鎮東司馬王導、睿ニ説キ、其俊才英士ヲ收メテ之ト事ヲ共ニセシム、睿之ニ從テ椽屬百餘人ヲ辟ス、時人之ヲ百六椽ト謂フ、刁協、卞壺、陳頌、庾亮、甘卓、周妨、陶侃等、皆之ニ與レリ、周顛睿ニ奔ル、睿顛ヲ以テ軍諮祭酒前騎都尉ト爲ス、桓彝亦亂ヲ避テ江ニ過キ、睿ヲ微弱ナルヲ見テ顛ニ謂テ曰ク「我中州ヲ多故ナルヲ以テ此ニ來テ至テ求ム、而カモ單弱ナルヲ此ヲ如シ、將ニ何ヲ以テ濟ゼシ、己

ニシテ王導ヲ見、共ニ時事ヲ論ズ、退テ顛ニ謂テ曰ク「江左ニ管夷吾ヲ復憂ガシ」ト、諸名士相共ニ新亭ニ登テ游宴ス、顛中坐ニシテ歎シテ曰ク「風景殊ナラス、目ヲ舉クレベ山河ノ異ナルアリ、因テ相視テ涕ヲ流ス、王導色ヲ變シテ曰ク「當ニ共ニ力ヲ皇室ニ戮セテ神州ヲ克復スベシ、何ゾ楚囚ト爲リ對泣スルニ至ン耶」ト、衆皆淚ヲ收メテ之ヲ謝ス、睿祖逖ヲ以テ豫州刺史ト爲ス、逖少ヨリ大志アリ、劉琨ト俱ニ司州ノ主簿ト爲リ同シク寢ス、中夜雞鳴ヲ聞キ混ヲ蹴リ覺シテ曰ク「此レ惡聲ニ非ズ」因テ起舞ス、江ヲ渡ルニ及ビテ睿以テ軍諮祭酒ト爲ス、逖京師ニ居リ驍健ヲ糾合ス、睿ニ言テ曰ク「晉室ノ亂、上無道ニメ下怨叛スルニ非ズ、宗室權ヲ爭ヒ自ラ相魚肉スルニ由ル、遂ニ戎狄ヲシテ蠱ニ乘シテ毒ヲ中土ニ流サシム、今ヤ遺民既ニ殘賊ニ遭テ人々自ヲ奮ハンナリ、思フ、大王誠ニ能ク將ヲ命シ師ヲ出シ、逖輩ヲシテ之ヲ統ベテ以テ中原ヲ復セシム、郡國ノ豪傑必ズ風ヲ望ミテ響應スルモノアリラン」睿素ヨリ北伐ノ

志ヲシ。遂テ以テ豫州刺史ト爲シ、千人ノ縵布三千疋ヲ給シ、鎧仗ヲ給セズ、自ラ召募セシム。遂部曲百餘家ヲ將テ江ヲ渡ル、中流楫ヲ擊テ誓テ曰ク「祖逖中原ヲ廓清スルト能ハズシテ、復濟ラバ大江ノ如キアラン」ト。遂ニ淮陰ニ屯シ、治ヲ起シテ兵器ヲ鑄ル、二千餘人ヲ募リ得テ進ム。已ニシテ志ヲ得ズト、感憤病ヲ發シテ卒ス。審師ヲ出シテ露次シ、檄ヲ移シテ北征ス。已ニシテ愍帝ノ凶問建唐ニ至ル、容遂ニ皇帝ノ位ニ即ク、百官皆陪列ス。帝王導ニ命シテ御床ニ升テ共ニ坐セシム。導固辭シテ曰ク「若シ太陽下テ萬物ト同シガラシニハ、蒼生何ニ由テ照テ仰カン」ト。乃チ止ム。導帝ニ勸メ、已ニ克テ節ヲ勵マシ、主ヲ匡シ邦ヲ寧セシトナリテス。是ニ於テ情好日ニ隆ク、朝野心ヲ傾ク。號シテ仲父ト爲ス。帝嘗テ從容トシテ導ニ謂テ曰ク「卿ハ吾蕭何也」ト。

大興元年我日本紀元九百七十八年漢主聰卒シ、太子燦立ツ。太后ノ父斬準燦ヲ弑シテ之ニ代リ、劉氏ノ男女少長ト無ク、皆之ヲ東市ニ斬ル。淵聰

ノニ陵ヲ發シ、屍ヲ斬リ、其廟ヲ焚キ、自ラ大將軍漢ノ天王ト號ス。石勒準ヲ討シテ之ヲ破リ、亟相曜僭シテ位ニ即キ、國號ヲ改メテ趙ト稱シ、單于ヲ以テ祖ト爲ス。

第二章

王敦及蘇峻ノ亂

元帝始メ江東ヲ鎮スルヤ、王敦從弟導ト心ヲ同クシテ翼戴ス。帝亦心ヲ推シテ之ニ任ス。敦征討ヲ總ヘ、導機政ヲ專ニシ、群從子弟顯要ニ布列ス。時人爲ニ語テ曰ク「王ト馬ト天下ヲ共ニス」ト。後敦自ラ功アリ、宗族疆盛ナルヲ恃ミ、益々驕恣ナリ。帝畏レテ之ヲ惡ミ、劉隗、刁協等ヲ引テ以テ腹心ト爲シ、稍王氏ノ權ヲ抑損ス。導モ亦疎外セラル。中書郎孔愉、導ノ忠賢ニシテ、佐命ノ勳アルヲ以テ、委任ヲ加フベキヲ陳ブ。帝愉ヲ出シテ長史ト爲シ、導能ク眞ニ任シ分ヲ推シテ澹如タリ。有識者皆其善ク興廢ニ處

スル下ヲ稱ス、而シテ敦益々不平ヲ懷キ、遂ニ兵ヲ武昌ニ舉ク、劉隗ヲ罪
 狀ス、沈寃モ亦兵ヲ吳興ニ赴シテ以テ敦ニ應ス、帝大ニ怒リ詔シテ曰ク
 『敦ヲ殺スモノアラバ、五千戶侯ニ封セン』ト、戴淵劉隗ヲシテ入テ建康ヲ
 衛ラシム、隗至テ刁協ト、帝ニ勸メテ盡ク王氏ヲ誅セシム、帝許サズ、隗始
 メテ懼ル、ノ色アリ、司家導、其宗族三十餘人ヲ帥キテ、毎旦臺ニ詣テ罪
 ヲ待ツ、周顛將ニ入シトス、導之ヲ呼テ曰ク『伯仁周顛字百口ヲ以テ卿ヲ
 累サン』ト、顛直ニ入テ願ミズ、既ニ帝ニ見テ、導ノ忠誠ヲ言ヒ、申救スル
 甚タ至ル、帝其言ヲ納ル、顛喜ヒ酒ヲ飲ミ醉テ出ズ、導猶門ニ在リ、又之ヲ
 呼ブ、顛與ニ言ハズ、左右ヲ願テ曰ク『今年諸賊奴ヲ殺サバ、金印斗大ハ如
 キヲ取テ之ヲ肘後ニ繫ン』ト、既ニ出ツ、又表ヲ上テ導ノ無罪ヲ明ニス、言
 甚タ劉切導之ヲ知ズ、甚タ之ヲ恨ム、帝命シテ導ヲ還シテ朝服召シテ之
 ヲ見ル、導稽首シテ曰ク『賤臣逆子何レノ代ニカ之レ無カラシ、意ハザリ
 キ、今ヤ近ク臣ノ族ニ出デント』ト、帝跳ニシテ其手ヲ執テ曰ク『茂弘方ニ

卿ニ寄スルニ百里ノ命ヲ以テセン、是レ何言ゾ』以テ前鋒大都督ト爲ス、
 王敦石頭ニ據リ歎シテ曰ク『吾徒盛徳ノ事ヲ爲スコトヲ得ズ』帝刁協劉隗
 戴淵等ヲシテ衆ヲ帥キテ石頭ヲ攻メシメ、協隗俱ニ敗ル、帝百官ヲシテ
 石頭ニ詣リ敦ニ見ヘシム、敦周顛ヲ殺ス、導之ヲ救ハス、後中書故事ヲ料
 檢シテ顛ノ表ヲ見ル、之ヲ執リ流涕シテ曰ク『吾伯仁ヲ殺サズト雖、伯
 仁我ニ由テ死ス、幽冥ノ間此良友ニ負ク』ト、敦朝セズシテ去リ武昌ニ還
 ル、

帝憂憤疾ヲ成シテ崩シ、太子紹立チ是ヲ肅宗明帝ト爲ス、王敦位ヲ篡ハ
 シコトヲ謀リ、屯ヲ姑熟ニ移シ、自ラ揚州ノ牧ヲ領ス、帝王導ヲ以テ司徒ト
 爲シ大都督ヲ加ヘ、諸軍ヲ督シ、敦ヲ討ス、敦復反ス、兵ヲ發シテ病ム、帝諸
 軍ヲ帥キ、出テ南皇堂ニ屯シ、夜壯士ヲ募テ水ヲ渡リ、敦ノ兄王含ノ軍ヲ
 掩フ、大ニ之ヲ破ル、敦舍ノ敗ル、ト聞キ、勢ヲ作シ起テ自ラ行ント欲シ、
 困乏シテ復臥シ、尋テ卒ス、敦ノ黨悉ク平キ、敦ノ屍ヲ發キテ之ヲ斬ル、有

司王氏兄弟ヲ罪セント奏ス、詔シテ曰ク『司徒導、大義ヲ以テ親ヲ滅ス、將ニ十世之ヲ宥サントス』悉ク問フ所無シ、帝、在位三年ニシテ崩シ、太子衍立チ是ヲ顯宗成帝ト爲ス、司徒導、帝ノ中書令、庾亮ト政ヲ輔ク、大政朝ニ臨ム、歷陽ノ内史蘇峻、前ニ臨淮ニ守タリ、王敦再ビ闕ヲ犯セシ時、入衛功アリ、威望漸ク著ハル、歷陽ニ在ルニ及ビテ卒銳ニ器精シク、志朝廷ニ輕ンシ、亡命ヲ招納ス、庾亮石頭城ヲ修メテ以テ之ニ備フ、建請峻ヲ徵シテ大司農ト爲ス、王導、卞壺、溫嶠之ヲ諫ムレ、亮納レス、峻遂ニ命ニ應セス、兵ヲ舉テ叛シ、姑熟ヲ陷キル、卞壺、軍ヲ督シ、峻ト力戰シテ死シ、二子亦之ニ隨ヒ、敵ニ赴キテ死ス、母其屍ヲ撫シテ曰ク『父忠臣タリ、子ハ孝子タリ、何ノ恨カ之レアラシ』、庾亮出奔ス、峻ノ兵闕ヲ犯ス、陶侃、溫嶠、入テ峻ヲ討シテ之ヲ斬リ、亂平ク、陶侃、八州ニ都督タリ、明毅善ク、斷ス、人之ヲ欺クヲ能ハズ、軍ニ在ル、四十二年、南陵ヨリ白帝ニ至ルマテ數千里、路遺チタルヲ

拾ハス、嘗テ州ニ在リ、朝ニ石甃ヲ齋外ニ運ビ、暮ニ齋内ニ運テ、人其故ヲ問フ、答ヘテ曰ク『吾方ニカヲ中原ニ致ス、故ニ勞ニ習フノミ』ト、其忠誠勤勞此ノ如シ、溫嶠初メ劉琨ノ爲ニ遣ラル、江東ニ使ス、母欲セス、嶠据テ絶テ去ル、既ニ至テ復北ニ歸ルヲ得ス、修身ノ恨ト爲ス、嶠忠亮心ヲ音室ニ盡ス、敦峻ノ亂ヲ平ク最モ與リテカアリトス、

第三章

後趙氏ノ隆興石勒ノ威武

石勒ハ、上黨武鄉ノ羯人タリ、勒ノ父祖、匈奴ノ小師ト爲ル、并州饑亂、勒、人ノ爲ニ掠メ賣ラレテ、奴ト爲ル、主人其狀貌ヲ奇トシテ之ヲ免シ、乃チ壯士ニ結ビテ、群盜ヲ爲ス、己ニシテ漢ニ從ヒ、淵以テ輔漢將軍ト爲ス、勒、衆十餘萬、衣冠ノ人物ヲ集メテ、別ニ君子ノ營ト爲シ、張賓ヲ以テ謀主ト爲ス、并州ノ諸胡羯、多ク之ニ從フ、初メ張賓好テ書ヲ讀ミ、淵達ニシテ大志

アリ、常ニ自ラ張子房ニ比ス、勒、山東ヲ徇フルニ及ビテ、賓所親ニ謂テ曰ク、『吾レ歴ク諸將ヲ觀ルニ、此胡將軍ノ如キモノ無シ、與ニ大業ヲ成スヘシ』ト、乃チ劍ヲ提ケテ軍門ニ詣リ、大ニ呼テ見シ、乃チ請フ、勒亦未タ之ヲ奇トセズ、賓數々策ヲ以テ勒ヲ干ス、已ニシテ皆言フ所ノ如シ、是ニ由テ之ヲ奇トス、

其後石勒、劉淵、劉聰ヲ輔ケテ大ニ戰功ヲ著ハス、前章ニ在リ、劉曜、趙王ト爲ルニ及ビテ、之ト隙アリ、自ラ趙王ト稱ス、即チ後趙ナリ、

石勒、趙主劉曜ト連リニ攻戰シ、互ニ勝敗アリ、曜、後趙ノ金墉城ヲ攻ム、勒自ラ將トシテ之ヲ救フ、大ニ洛陽ニ戰フ、趙兵大ニ潰ユ、曜醉テ馬ヨリ墮チ、勒ノ爲ニ獲ラレ、歸テ之ヲ殺シ、前趙亡ブ、劉淵、惠帝永興元年ヨリ僭號シテ漢ト爲シ、趙ト爲ス、此ニ至テ四世、合セテ三十七年、

石勒、天王ト稱シ、尋テ帝ト稱ス、嘗テ大ニ群臣ヲ饗ス、問テ曰ク、『朕古ノ何レノ主ニ方フベキ』、徐光曰ク、『漢高ヨリモ過ギタリ』、勒笑テ曰ク、『人豈自ラ

知ザランヤ、卿ノ言太タ過ギタリ、若シ高帝ニ遇ハ、當ニ北面シテ之ニ事フベシ、韓彭ト肩ヲ比ベンノミ、若シ光武ニ遇ハ、當ニ中原ニ並驅スベシ、未タ鹿誰カ手ニ落ツルカヲ知ラズ、大丈夫事ヲ行フ、當ニ雷々落々タル、日月ノ皎然タルカ如クナルベシ、終ニ曹孟德、司馬仲達ガ、人ノ孤兒寡婦ヲ欺キ、孤媚以テ天下ヲ取ルニ倣ハザル也、勒不學ナリト雖、好テ人ヲシテ書ヲ讀マシメテ之ヲ聽ク、時ニ其意ヲ以テ得失ヲ論ズ、聞ク者悦服ス、嘗テ漢書ヲ讀ムトシテ聽ク、酈食其ガ勸テ立國ノ後ヲ立ルニ至リ、驚テ曰ク、『此法當ニ失スベシ、何ヲ以テ天下ヲ得タル』、張良ノ諫ヲ聞クニ及ビテ、乃チ曰ク、『頼ニ此レアルノミ』、後使ヲ遣ハシ、好チ晋ニ修ム、晋其幣ヲ焚ク、勒卒シ、子弘立ツ、石虎、弘ヲ殺シテ自立シ、趙天王ト爲リ、勒ノ種ヲ殺シテ遺ス、無シ、

石虎卒シ、子世立ツ、其兄遵之ヲ殺シテ自立シ、石鑑、遵ヲ殺シテ自立ス、石閔、又鑑ヲ囚ヘテ之ヲ弑シ、國號ヲ改メテ魏ト曰フ、虎ノ三十八孫ヲ殺シ、

盡ク石氏ヲ滅ス。後趙ハ石勒成帝咸和三年僭號セシヨリ、此ニ至テ六世、合セテ二十二年、閔姓ハ冉、石氏ノ爲ニ養ハル、此ニ至テ其姓ニ復シ、後燕ノ爲ニ破ラレ執ヘテ之ヲ殺ス、

第四章

拓跋氏ノ盛業―什翼健ノ英畧

鮮卑ハ北荒ニ居リ、姓ハ拓跋、其俗索ヲ以テ髮ヲ辮ス、因テ索頭ト號ス、其先ハ黃帝ヨリ出ツ、質子晋ニ在リ、武帝之ヲ遣リ歸ス、已ニシテ拓跋力微又其子ヲ遣ハシテ入貢セシム、力微死シ、子悉祿官立ツ、懷帝ノ時、索頭國ヲ分チテ三部ト爲シ、一ハ上谷ノ北ニ居リ、祿官自ラ之ヲ統ベ、一ハ代郡參合陂ノ北ニ居リ、兄ノ子猗屯ヲシテ之ヲ統ベシム、一ハ定襄ノ盛樂故城ニ居リ、猗屯ノ弟猗盧ヲシテ之ヲ統ベシム、晋人來リ附ク者稍衆シ、猗盧漢ヲ渡リテ北ニ巡ル、西ノ方諸國ヲ略シ、降服スルモノ二十餘國ニ及

ベリ、拓跋氏ノ盛ナル此ニ始マル、

是ヨリ先キ、拓跋祿官死シ、猗盧三部ヲ總攝ス、劉混、廬ト結ヒテ兄弟ト爲リ、懷帝ノ時、表シテ大單于ト爲シ、代公ニ封セラル、部落ヲ帥キテ雲中ヨリ雁門ニ入ル、琨與フルニ陜北ノ地ヲ以テシ、此ニ於テ益々盛ナリ、嘗テ混ニ應援シ、大ニ劉曜ノ兵ヲ晋陽ニ敗ル、猗盧成樂ニ城キテ北都ト爲シ、平城ヲ南都ト爲ス、愍帝ノ時、猗盧ノ爵ヲ進メテ王ト爲シ、官屬ヲ置キ、代、常山ノ二郡ヲ食ム、猗盧ノ少子ヲ愛シ、立テ嗣ト爲サントシ、其長子六脩ヲ黜ケ、六脩ヲシテ其弟ヲ拜セシム、從ハズシテ去ル、盧大ニ怒リテ之レヲ討セシガ、兵敗レテ却テ害ニ遇フ、猗屯ノ子、普根、六脩ヲ討滅シテ自立シ、尋テ卒ス、國人猗盧ノ弟、弗ノ子鬱律ヲ立ツ、是ニ至テ猗屯ノ妻、鬱律ヲ殺シテ、其子賀傳ヲ立ツ、鬱律ノ子、什翼、樞樞ニ在リ、母之ヲ檐下ニ匿シ、祝シテ曰ク「天、苟クモ汝ヲ存セハ、則チ啼ク、勿レ」ト、之ヲ久クシテ啼カズ、因テ殺サレサルヲ得タリ、

代王賀傉卒シ、弟紇那嗣ク、紇那出奔シ、薛律ノ子翳槐立ツ、紇那復還リ、翳槐趙ニ奔ル、趙翳槐ヲ代ニ納ル、槐卒スルニ臨ミ、諸長ニ命シテ弟什翼健ヲ立ツ、是ヨリ先キ、猗廬ノ死セシヨリ、國內難多ク、部落離散ス、而シテ什翼健、雄武ニシテ、智略アリ、能ク祖業ヲ修メ、始メテ百官ヲ制シ、號令明、肅政、治清、簡百姓心ヲ歸ス、是ニ於テ、東ハ、濊貊(高麗)ヨリ、西ハ、破洛那(大後)ニ及ビ、南ハ、陰山ヲ距リ、北ハ、沙漠ヲ盡シ、率子其威ニ服セサルハ、ナク、拓跋氏是ヨリ愈々盛シナリ、什翼健トハ、魏ノ大武帝ト爲ルモノ、即チ是也、

第五章

慕容氏——李雄——蒲洪——姚弋仲

鮮卑ノ慕容廆、武帝ノ時ヨリ數々寇ヲ爲ス、己ニシテ降テ鮮卑ノ都督ト爲ル、廆、就チ生ム、遼東ヨリ徙テ徒河ニ居リ、又大棘城ニ徙ル、庚、使チ晋ニ遣ハシ、元帝ノ命ヲ受ケ、平州刺史ト爲リ、又平州ノ牧遼東公ト爲ル、

廆、就チ立テ、世子ト爲ス、就、雄毅ニシテ權畧多ク、文武ノ才ヲ兼ヌ、度卒シ、其部族勸メテ王ト稱セシム、就、晋ニ請フ、晋以テ燕王ト爲ス、初メ、就、長史劉翔ヲ遣ハシ、來テ捷ヲ獻シ、大將軍燕王ノ章璽ヲ求ムルガ爲ニス、朝議以テ不可ト爲ス、翔曰ク、『慕容事ヲ鎮シ、心本朝ヲ存シ、屢々疆敵ヲ殄シ、石虎ヲシテ畏懼セシム、功烈此ノ如シ、而カモ海北ノ地ヲ惜ミ、以テ封邑ト爲サザルハ何ゾヤ』、何竟等回テ奏シテ之ニ從フ、就、卒シ子雋立ツ、巴西ノ氏、李特、初メ流民ヲ以テ蜀ニ入ル、旬月衆二萬、廣漢ニ據リ、進ミテ成都ヲ攻ム、刺史羅尚ノ爲ニ敗ラレ、其首ヲ斬ラル、弟流代テ其衆ヲ領シ、勢復盛シナリ、流死シ弟雄(特ノ弟)之ニ代リ攻テ羅尚ヲ走ラシメ、成都ニ入リ、自ラ成都王ト稱シ、國ヲ大成ト號ス、己ニシテ成、國號ヲ改メテ漢ト曰フ、李雄、兄ノ子班ヲ以テ太子ト爲ス、雄卒シ班立ツ、雄ノ子越、班ヲ殺シテ其弟期ヲ立ツ、期、雄ノ弟漢王壽ノ威名ヲ忌ミ、出テ、外ニ屯セシム、壽還リ襲ヒ、期ヲ弑シテ自立ス、

臨渭ノ氏酋蒲洪、驍勇ニシテ權畧多シ、群氏畏レテ服ス、劉聰嘗テ拜シテ將軍ト爲ス、洪受ケズ、懷帝ノ時、自ラ零陽公ト稱シ、己ニシテ晉主暉ニ降ル、尋テ洪、使テ遣ハシテ晉ニ降ル、是ヨリ先キ、趙天王石虎帝ト稱シ、己ニシテ病ミ卒ス、子世立チ、其兄彭城ノ王遵之ヲ殺シテ自立シ、武興公石閔ヲ以テ都督中外諸軍事ト爲ス、閔、趙主遵ニ言テ曰ク、『蒲洪ハ人傑ナリ、今關中ヲ鎮ス、恐クハ秦雍國家ノ有ニ非ズ』、遵、洪ノ都督ヲ罷ム、洪怒リ西ニ歸ス、秦雍ノ流民相帥キテ之ニ隨フ、枋頭ニ由ル、共ニ洪ヲ推シテ主ト爲シ、衆十餘萬ニ至ル、洪自ラ三秦王ト稱シ、姓ヲ符ト改ム、洪先キニ趙將麻秋ヲ擒ニシ、殺サズシテ其言ヲ用ユ、宴スルニ及ヒテ秋ノ爲ニ煽セラシ、子健秋ヲ斬リ、代テ洪ノ衆ヲ領ス、健、長安ニ入り、天王ノ位ニ即キ、國ヲ大秦ト號ス、凡ソ趙ノ苛政、民ニ便ナラザルモノハ、皆之ヲ除ク、姚弋仲ハ、南安赤亭ノ羌酋ナリ、懷帝ノ末、戎夏襁負シテ之ニ隨フモノ、數萬、自ラ扶風公ト稱ス、其後、前趙ノ劉曜ニ服シ、又後趙ノ石勒石虎ニ事フ、

虎甚タ之ヲ重ンジ、以テ冠軍大將軍ト爲ス、虎死シ、趙亂ル、其閔趙ヲ滅スニ至テ弋仲、使テ遣ハシテ晉ニ降ル、弋仲卒シ、子襄、其衆ヲ率キテ晉ニ來ル、襄ニ詔シテ譙城ニ屯セシム、後、歷陽ニ屯ス、揚豫州都督、浩、壽春ニ在リ、襄ノ強盛ナルヲ惡ミ、屢々刺客ヲ遣ハシテ之ヲ刺ス、客皆情ヲ以テ襄ニ告ク、將軍魏憬ヲ遣ハシ、衆五千ヲ帥キテ之ヲ襲ハシム、襄之ヲ斬ル、浩又諸軍ヲ率キテ再舉シ、襄僞リ遯レ、反テ甲ヲ伏シ之ヲ邀フ、浩、山桑ニ至ル、襄縱擊シテ之ヲ敗ル、尋テ襄燕ニ降リ、北ノ方許昌ニ據ル、

第六章

桓溫ノ雄略武勳

成帝在位十八年ニシテ崩シ、母弟瑯琊王立チ、是ヲ康帝ト爲ス、帝詔シテ中原ヲ經畧センコトヲ議ス、庾翼表シテ梁州刺史桓宣ヲ遣シテ、趙ヲ伐タシム、翼人ト爲リ、慷慨功名ヲ喜ビ、浮華ヲ尙バズ、瑯琊ノ內史桓溫ハ、尋ノ

子ナリ、南康公主ヲ尙ス、豪爽ニシテ風概アリ、翼之ト友トシ善シ、嘗テ成帝ニ薦メテ、曰ク『温、英雄ノ才アリ、願クハ陛下、常人ヲ以テ之ヲ遇シ、常婿ヲ以テ之ヲ畜フ、勿レ宜シク委スルニ方面ノ任ヲ以テスベシ、必ズ艱難ヲ弘濟スルノ勳アラシ、時ニ杜乂、殷浩、才名世ニ冠タリ、翼獨リ之ヲ重シセズ、曰ク『此輩、宜シク之ヲ高閣ニ束子、天下太平ナルヲ俟チ、然シテ後、徐ニ其任ヲ譏スベキノミ』浩、辭ヲ累子テ徵辟シ、屏居スルコト十年、時人、之ヲ管葛ニ擬ス、謝尙、王、常ニ其出處ヲ伺テ、以テ江左ノ興亡ヲトス、常ニ相與ニ之ヲ省ミテ、浩ガ確然タル志アルヲ知リ、既ニ還リ相謂テ曰ク『深源起タスンバ、當ニ蒼生ヲ如何スベキ』翼、浩ニ請テ司馬ト爲ス、浩、應セズ、翼之ニ書ヲ遺テ曰ク『王夷甫、名ヲ立ツルコト具ニ非ズ、道ヲ談スト云フト雖、凡實ニ華競ヲ長ズ、明德ノ君子、隅會處際、寧ロ然ルベケンヤ』浩、猶起キズ、翼、胡ヲ滅スヲ以テ己ガ任ト爲シ、衆ヲ悉シテ北伐セシト欲シ、鎮ヲ襄陽ニ移ス、翼ニ詔シテ征討軍事ヲ都督セシム、庚冰ヲ遣シテ出テ、武昌

ニ鎮トシテ以テ繼クコトヲ爲ス、翼、温ヲ以テ前鋒小督ト爲シ、桓宣ヲ表シ、諸軍ヲ督シテ丹水ニ赴カシム、尋テ翼卒シ、桓温ヲ以テ荆梁等州ノ運事ヲ都督セシム、翼初メ其子ヲ表シテ荆州ヲ領セシム、何亮曰ク『荆楚ハ國ノ西門ナリ、戸口百萬、北ノ方、疆胡ヲ帶ビ、西ノ方、勁蜀ニ隣ス、人ヲ得レハ則チ中原定ムベク、人ヲ失ヘハ則チ社稷憂フベシ、豈白面ノ少年ヲ以テ之ニ當ツベケンヤ、桓温、英畧、人ニ過ギ、文武ノ器幹アリ、西夏ノ任温ニ出ツル者無シ』ト、丹陽ノ尹劉惔、温ガ不臣ノ志アルヲ知テ、會稽王昱ニ謂テ曰ク『温、テバ、形勝ノ地ニ居ラシムベカラズ』ト、昱聽カス、翼卒シ、意ニ温ヲ以テ翼ニ代フ、

是ヨリ先キ康帝卒シ、太子立チ、是ヲ孝宗穆帝ト爲ス、永和三年、桓温師ヲ率キテ漢ヲ伐ツ、拜表シテ行ク、朝廷、蜀道險遠ニシテ、温ノ衆少ナク、深入スルヲ以テ憂ト爲ス、惟劉惔以爲ラク、必ズ克タント、或人其故ヲ問フ、惔曰ク『博ヲ以テ之ヲ知ル、温ハ善ク博スル者也、必ズ得ズンハ、則チ爲サズ、

但夕恐ル、蜀ニ克ツノ後、専ラ朝廷ヲ制センノミ。温、自ラ歩卒ヲ將キテ直ニ成都ヲ指ス。漢主勢衆ヲ悉シテ出テ、戰フ。温、勝ニ乘シテ成都ニ至リ、火ヲ縱キテ其城門ヲ燒ク。漢人惶懼シテ復鬪フノ志無シ。勢隆文ヲ温ニ降リ、尋テ觀ヲ與ヒ面縛シテ軍門ニ詣ル。温、縛ヲ解キ、觀ヲ焚キ、勢及ビ宗室十餘人ヲ建康ニ送り、賢ヲ舉ゲ善ヲ旌ハス。蜀人之ヲ悦ブ、詔シテ勢ヲ歸義侯ニ封ス。漢亡ブ、漢ハ、惠帝永興元年號ヲ僭シテ成ト爲リ、漢ト爲リシヨリ、是ニ至テ五世、合セテ四十四年。

桓温、蜀ヲ平クル功ヲ以テ征西大將軍ト爲リ、臨賀郡公ニ封セラレ、温、已ニ蜀ヲ滅シテ威名大ニ振フ、朝廷之ヲ憚カリ、會稽王昱、楊州刺史殷浩ヲ以テ引キテ心膂ト爲シ、共ニ朝權ヲ參綜セシメ、以テ温ニ坑セント欲ス、是ニ由テ温ト浸ク相疑フ。浩、王羲之ヲ以テ護軍將軍ト爲ス、羲之、以爲ラク『内外協和シテ然シテ後國家安カルベシ』ト、浩ニ勸メテ温ト隙ヲ搆フベカラサルヲ以テス、浩從ハズ、浩、北伐、姚襄ノ爲ニ敗ラル、温、浩ノ敗ニ由

リ、請テ浩ヲ廢シ、免シテ庶人ト爲ス、浩、愁怨スト雖、正辭色ニ形サズ、嘗テ空ニ書シテ咄々怪事ノ字ヲ書ス、郗超、温ニ勸メ、浩ヲ令僕ニ處セシメ、書ヲ以テ之ヲ告グ、浩欣然トシテ之ヲ許シ、將ニ書ヲ答ヘントシ、謬誤アルトテ慮カリ、開閉スルヲ數十、竟ニ空函ニ達ス、温、大ニ怒テ遂ニ絶ツ、浩遂ニ謫所ニ卒ス、

十年、桓温、師ヲ帥キテ秦ヲ伐キ、大ニ秦兵ヲ藍田ニ敗リ、進ミテ灞上ニ軍ス、三輔ノ郡縣皆來リ降ル、温、居民ヲ撫諭シ、堵ヲ安シ、業ニ復セシム、民爭テ牛酒ヲ持シ迎ヘ勞ス、男女路ヲ夾ミテ之ヲ觀ル、耆老、泣キ垂ル、モノリ曰ク、『圖ラザリキ今日復官軍ヲ觀ントハ』北海ノ王猛、字ハ景畧、少ニシテ學ヲ好ム、倜儻卓異ニシテ大志アリ、華陰ニ隱居ス、桓温、關ニ入ルトテ聞キ、榻ヲ被テ之ニ謁ス、虱ヲ捫テ當世ノ務ヲ談ス、旁ヲ人無キガ如シ、温之ヲ異トシ、問テ曰ク、『吾レ命ヲ奉シ殘賊ヲ除テ、三秦ノ豪傑、未タ至ル者アラザルハ何ゾヤ』猛曰ク、『公、千里ヲ遠トセズ、深ク敵ノ境ニ入ル、今長安

咫尺ニシテ灞水ヲ渡ラズ、百姓未ダ公ノ心ヲ知ラズ、至ラザル所以也、温、默然トシテ以テ應スルコトナシ、徐クニシテ曰ク、『江東卿カ比無シ』乃チ猛ヲ軍諮祭酒ニ署ス、温、秦兵ト白鹿原ニ戰フ、利アラズ、秦人野ヲ清フ、温軍食ニ乏シ、關中三千餘人ヲ徒シテ歸ル、温、猛ト俱ニ還ント欲ス、猛從ハズ、十二年、桓温ヲ以テ征討大都督ト爲シ、諸軍ヲ督シテ姚襄ヲ討セシム、温、江陵ヨリ、北伐シ、寮屬ト平乘樓ニ登リ、中原ヲ望ミテ歎シテ曰ク、『遂ニ神州ヲシテ陸沈シ百年、丘墟タラシム、王夷甫、諸人、其責ニ任セサルヲ得ズ』伊水ニ至ル、襄戰敗レテ走ル、温、金墉ニ屯シ、諸陵ニ謁シ、鎮戍ヲ置テ還ル、襄、平陽ニ奔リ、後關中ヲ圖ント欲ス、秦兵ヲ遣ハシテ拒キ、擊チ襄ヲ斬ル、襄ノ弟萇、衆ヲ以テ秦ニ降ル、孝宗穆帝在位十七年ニシテ崩シ、嗣無シ、成帝ノ子瑯琊王立ツ、是千哀帝ト爲ス、哀帝崩シ、弟瑯琊王立チ、是千帝奕ト爲ス、帝奕、大和四年、桓温歩騎五萬ヲ帥キテ、燕ヲ伐ツ、燕王淳、救テ秦ニ求ム、王

猛密ニ符堅ニ言テ曰ク、『燕、強大ナリト雖、慕容評ハ温ノ敵ニ非ザル也、若シ温、山東ヲ舉ゲ、進ミテ洛邑ニ屯シ、幽冀ノ兵ヲ收メ、并豫ノ粟ヲ引テ、兵ヲ碯澗ニ觀サバ、則チ陛下ノ大事去ラン、今、如カズ、燕ト兵ヲ合シテ以テ温ヲ退ケンニハ、温退クモ亦病マシ、然シテ後我其弊ヲ承ケテ之ヲ取ラバ、亦善カラズヤ』堅、從ハス、鄧羌ヲ遣ハシ、歩騎二萬ヲ帥キテ以テ燕ヲ救ハシム、温、枋頭ニ戰テ利アラズ、奔リテ還ル、燕ノ吳王垂、自ラ八千騎ヲ帥キテ之ヲ追フ、温ニ襄邑ニ及テ大ニ之ヲ破ル、温深ク喪敗ヲ耻ツ、乃チ罪ヲ袁真ニ歸シ、奏シテ真ヲ免シテ庶人ト爲ス、真、壽春ヲ以テ叛キ、燕ニ降ル、桓温陰ニ不臣ノ志ヲ蓄フ、嘗テ枕ヲ撫シテ歎シテ曰ク、『男子芳ヲ百世ニ流スコト能ハズンバ、亦當ニ臭ヲ萬年ニ遺スベシ』先ツ功ヲ立テ、還テ九錫ヲ受ケント欲シ、枋頭ノ敗ニ及ビテ、威名頓ニ挫ク、郗超、温ヲ勸メテ伊豫ノ事ヲ行ハシム、温遂ニ入朝シ、太后ニ白シテ帝ヲ廢ス、會稽王立チ是チ

簡文帝ト爲ス、帝立チ九タヒ月ヲ闕シテ不豫、急ニ桓温ヲ召シ入テ輔ケシム、温、帝終ニ臨ミテ終ニ位ヲ禪ンテ望ミ、然ラズンバ攝ニ居之ント、遂ニ望ム所ニ副ハズ、簡文帝崩シ、太子立テ是ヲ烈宗孝武帝ト爲ス、烈宗孝武帝十歳ニシテ位ニ即ク、桓温來リ朝ス、謝安王坦之ニ詔シテ、新亭ニ迎ヘシム、都下胸々タリ、云フ、王謝ヲ誅シテ苦祚ヲ移サント欲ス、ト王坦之甚タ懼ル、謝安神色變セズ、温己ニ至ル、百官道側ニ拜ス、温大ニ兵衛ヲ陳シテ朝士ヲ延見ス、坦之汗ヲ流シテ衣ヲ沾ス、倒ニ手板ヲ執ル、安從容トシテ席ニ就キ、温ニ謂テ曰ク、『安聞ク諸侯道アレバ、守四隣ニアリト、明公何ゾ壁後人ヲ置クヲ須ヒン、』温笑テ曰ク、『正ニ自ラ爾ラザルト能ハズ、』ト、遂ニ命シテ之ヲ撤シ、安ト笑語シテ日ヲ移ス、郗超帳中ニ臥シテ其言ヲ聽ク、風動キ帳開ク、安笑テ曰ク、『郗生ハ入幕ノ賓ト謂フベシ、』温疾アリ、姑孰ニ還ル、疾篤シ、諷シテ九錫ヲ求ム、安坦之、故ラニ其事ヲ緩ニシ、温尋テ卒ス、温、世子熙才弱キヲ以テ弟冲ヲシテ其衆ヲ領セシム、冲、温

ニ代リ、忠ヲ王室ニ盡スト云フ、

米峰曰、殷浩似〇、桓温似西郷南洲、米峰曰、蝦洲後傑、桐野原西郷之兒子也、耳、其視態本狂、不啻土豚木偶、而一敗不振、與桓温枋頭之敗似何異、

第七章

符堅ノ經畧及其隆業

穆宗升平元年、東海王堅、其君生ヲ殺シ、自立シテ秦ノ天王ト爲ル、是ヨリ先キ、尙書呂婆樓、王猛ヲ堅ニ薦ノテ曰ク、『其人謀畧不世出ナリ』ト、堅婆樓ニ由テ以テ猛ヲ招ク、一見舊ノ如ク、語テ時事ニ及ブ、堅大ニ悦ビ、自ラ謂ラク、『劉玄德ノ諸葛孔明ニ遇フカ如シ』ト、左僕射李威、猛ノ賢ヲ知テ、常ニ堅ニ國事ヲ以テ之ニ任センコトヲ勸ム、堅、猛ニ謂テ曰ク、『李君ノ公ヲ知ルハ、猶鮑叔牙ノ管仲ヲ知ルガ如シ』ト、猛、兄ヲ以テ之ニ事フ、一歲中、五タビ官ニ遷シ、權内外ヲ傾ク、猛、異才ヲ舉ケ、廢職ヲ修メ、農桑ヲ課シ、困窮ヲ恤

ミ、百神ヲ禮シ、學校ヲ立テ、節義ヲ旌シ、絶タル一世ヲ繼キシカバ、秦ノ民大ニ悦ブ。猛日ニ親幸セラレテ事ヲ用ユ、勳舊多ク之ヲ疾ム、樊世ハ本ト氏豪秦主健ヲ佐ケテ關中ヲ定ム、入テ事ヲ言フ、猛ト争テ堅ノ前ニ論ズ、世起テ猛ヲ擊ント欲ス、堅怒テ之ヲ斬ル、堅猛ヲ信スル、此ノ如シ、猛由テ功ヲ成ス、トテ得タリ、

帝奕大和四年、桓温燕ヲ伐チ、枋頭ノ敗アリ、是ヨリ先キ、燕大原王恪病ム、慕容垂親ラ之ヲ視問フニ後事ヲ以テス、恪曰ク『吳王ハ文武兼資、管蕭ノ亞ナリ、陛下若シ任スルニ大政ヲ以テセバ、國家安カルベシ、然ラズンハ、秦晋必ズ窺窬ノ計アラン』ト言終テ卒ス、苻堅恪卒スルト聞キ、陰ニ燕ヲ圖ルノ計アリ、已ニシテ桓温燕ヲ伐ツ、苻堅步騎二萬ヲ遣ハシ以テ燕ヲ救ハシメ之ヲ敗ル、慕容垂戰功アリ、威名日ニ盛ンナリ、燕王之ヲ忌ム、垂遂ニ子弟姪ト共ニ秦ニ奔ル、苻堅垂ノ至ルヲ聞クニ及ビテ、大ニ喜テ郊迎シ、手ヲ執テ曰ク『天賢傑ヲ生シ、必ズ相共ニ大功ヲ成ス、此レ自然ノ數

ナリ、要當ニ卿ト共ニ天下ヲ定ムベシ、然シテ後卿ヲ本郷ニ還シ、幽州ニ封セバ亦美ナラスヤ』王猛堅ニ言テ曰ク『慕容垂父子譬ヘバ龍虎ノ如シ、馴ルベキノ物ニ非ス、若シ借スニ風雲ヲ以テセバ、將ニ復制スベカラザラントス、如カズ早ク之ヲ除カンニハ』堅曰ク『吾方ニ英雄ヲ収攬シテ以テ四海ヲ清ントス、奈何ゾ之ヲ殺サン、乃チ垂ヲ以テ冠軍將軍ト爲ス、初メ燕人虎牢以西ヲ割キ秦ニ賂フヲ許ス、晋兵己ニ退ク、燕人曰ク『行人辭ヲ失セリ、國ヲ有チ家ヲ有ツ者ハ、災ヲ分チ患ヲ救フハ、理ノ常ナリ』ト、秦王堅大ニ怒リ、王猛等ヲ遣ハシテ燕ヲ伐メシメ、洛陽ヲ取ル、猛進ミテ壺關ニ克ツ、過クル所郡縣皆風ヲ望テ降附ス、燕人大ニ震フ、猛晋陽ニ入リ、燕ノ慕容評ト潞川ニ戰テ之ヲ敗リ、遂ニ鄴ヲ圍ム、號令嚴明ニシテ軍私ニ犯ス、ト無シ、法簡ニ政寛ナリ、燕ノ民各々其業ニ安ンス、更々相謂テ曰ク『圖ヲザリキ、今日復大原王ヲ見ントハ』猛之ヲ聞キ、歎シテ曰ク『慕容玄恭(慕容恪ノ字)ハ古ノ遺愛ト謂フベシ』ト、大牢ヲ設テ以テ之ヲ祭ル、

秦王堅、自ヲ精銳十萬ヲ帥キテ鄴ニ赴キ、燕主慕容暉ヲ執ヘテ歸リ、暉及
 ビ王公百官并ニ鮮卑四萬餘戸ヲ長安ニ遷ス、前燕ハ慕容皝成帝成康三
 年命ヲ奉シテ王ト爲リ、篤ニ及ビテ號ヲ僭セシヨリ、是ニ至テ三世合セ
 テ三十四年、堅能ク猛ヲ用ヒテ、其才ヲ盡サシメ、師ヲ行ルニ紀アリ、斬艾
 屠戮スルコトナクシテ、一大國ヲ滅スル易キコト手ヲ反スカ如シ、是レ堅ノ
 獨リ立胡傑出ノ英雄タル以所ナリトス、

太宗簡文帝大和二年、秦王猛ヲ以テ丞相ト爲シ、堅上ニ端拱シ、百官已チ
 下ニ總テ軍國内外ノ事之ニ由ラサルハ、無シ、猛剛明清肅ニシテ善惡著
 白、尸素ヲ放黜シ、幽滯ヲ顯拔シ、農桑ヲ勸課シ、軍旅ヲ練習シ、官必ズ才ニ
 當リ、刑必ズ罪ニ當ル、是ニ由テ國富ミ兵強ク、戰克タザルハ、無ク、秦國大
 ニ治マル、

烈宗孝武帝寧康三年、秦ノ丞相清河侯王猛卒ス、初メ猛疾ニ寢ス、上疏シ
 テ曰ク「臣聞ク徳ニ報スルハ言ヲ盡スニ如クハ莫シ、伏シテ惟ルニ陛下

威烈ハ八荒ニ震ヒ、聲教六合ニ光レリ、九州百郡十二其七ニ居リ、燕ヲ平ケ
 蜀ヲ定ムルコト、芥ヲ拾フカ如シ、夫レ作チ善クスル者ハ必ズシモ成チ善
 クセズ、始チ善クスル者ハ必ズシモ終チ善クセズ、是チ以テ古先ノ哲王、
 功業ノ易カラザルヲ知リ、戰々競々トシテ深谷ニ臨ムガ如シ、伏シテ惟
 ルニ陛下下蹤ヲ前聖ニ追ハバ、天下幸甚カラン」堅之ヲ覽テ悲慟ス、是ニ至
 テ堅親ヲ猛ノ第ニ至リ、疾ヲ視、訪フニ後事ヲ以テス、猛曰ク「晉江南ニ僻
 處スト雖也、正統相承ケ、上下安和、臣沒スルノ後、願クハ晋ヲ圖ルコトヲ爲
 ス勿レ、鮮卑西羌ハ我仇敵ナリ、終ニ大患ヲ爲サン、宜シク漸ク之ヲ除ク
 ベシ」言終テ卒ス、堅太子宏ニ謂テ曰ク「天吾ヲシテ六合ヲ平一セシムル
 コトヲ欲セザル耶、何ゾ吾景畧ヲ奪フコトノ速ナルヤ」ト、

太元元年、涼公張天錫酒色ニ荒ミ、政ヲ親ラセズ、人心憤惋ス、秦王堅荀萇
 姚萇ヲシテ兵ヲ將テ之ヲ滅セシム、涼州ノ郡縣悉ク降ル、前涼張軌愍帝
 建興二年僧號セシヨリ、是ニ至テ九世合セテ七十六年、

秦王堅、唐公洛、遣ハシテ兵十萬ニ將トシテ代ヲ擊タシム、代王什翼健、陰山ノ北ニ奔ル、部族逃レ潰ヘ、國中大ニ亂ル、其孫珪尙ホ幼ナシ、珪ノ母賀氏珪ヲ挈ケテ走リ、賀訥ニ依ル、堅代ノ民ヲ分チテ二部ト爲シ、劉庫仁、劉衛辰ヲシテ之ヲ統ヘシム、

米義曰、一面屠龍叱咤、驅萬軍、一面注眼於股桑、着手于安民、何等英敏、何等遠謀、景畧此段、不識孔明、不劣昆士發、又曰、王猛之氣象風采、莫不似海舟形、亦可謂奇矣、

第八章

謝玄桓冲、淝水ノ勝

太初二年、晋、桓冲ヲ以テ都督江荆等ノ軍事トシ、謝玄ヲ以テ江兆ノ軍事ヲ監セシム、是時ニ當テ晋、秦人ノ益々強大ナルヲ以テ憂ト爲シ、詔シテ文武ノ良將、以テ北方ヲ鎮禦スベキモノヲ求ム、謝安兄ノ子女ヲ以テ詔ニ應ス、郝超之ヲ聞キ歎シテ曰ク、安ノ朋、乃チ能ク衆ニ違テ親ヲ舉グ、玄

ノ才、以テ舉クル所ニ負カザルニ足レリ、吾嘗テ玄ト共ニ桓公ノ府ニ在リ、其才ヲ使フヲ見ルニ、履履ノ間ト雖モ、未タ嘗テ其任ヲ得ズンハアラズ、是ヲ以テ之ヲ知ル、玄、廣陵ヲ鎮ス、劉牢之等ヲ得テ參軍ト爲シ、戰テ捷々ザルハ無ク、北府ノ兵ト號ス、敵人之ヲ畏ル、時ニ謝安、宰相タリ、秦人屢入寇シ、邊兵利ヲ失シ、衆人危懼ス、安毎ニ之ヲ鎮スルニ和靜ヲ以テス、其政ヲ爲スヤ務メテ大綱ヲ舉テ小察ヲ爲サズ、時人安ヲ王導ニ比シ、文雅之ニ過クト爲ス、秦王堅、群臣ヲ大極殿ニ會シ、大舉シテ入寇センコトヲ謀ル、權翼曰ク、昔、微弱ナリト雖モ、未タ大惡アラズ、謝安、桓冲ハ皆江表ノ偉人ニシテ、君臣輯睦ス、未タ圖ルベカラス、石越曰ク、今、福德吳ニ在リ、之ヲ伐タバ必ズ天ノ殃アラシク、且ツ彼レ、長江ノ險ニ據テ、民之ガ用ヲ爲ス、殆ト未タ伐ツベカラス、陸曰ク、今、吾カ衆ヲ以テ、鞭ヲ江足ニ投シテ、其流ヲ斷タシ、又何ノ險チカ之レ恃ムニ足ランヤ、陽平公融モ亦之ヲ諫ム、堅聽カズ、曰ク、吾ヲ以

テ晋ヲ擊ツハ猶疾風ノ秋葉ヲ掃フカ如シト、時ニ内外之ヲ沮ム者多ク幸セラル、所ノ張夫人亦又之ヲ諫ム、堅曰ク「軍旅ノ事ハ婦人ノ預ルベキ所ニ非ズ」堅ノ幼子浩亦之ヲ諫ム、堅又曰ク「天下ノ大事孺子豈之ヲ知ラシヤ」獨リ慕容垂、姚萇之ニ南伐ヲ勸ム、堅大ニ悦ブ、堅、陽平公融ヲ遣ハシ、張、慕容垂等ヲ督シテ長安ヲ發セシム、我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晋、謝石、謝玄ヲ以テ衆八萬ヲ師キテ之ヲ拒カシム、秦兵已ニ颯口ニ至ル、都下震恐ス、玄、入テ計ヲ謝安ニ問フ、安夷然トシテ答ヘテ曰ク「己ニ別ニ旨アリ」已ニシテ寂然タリ、玄復言ハズ、安遂ニ駕ニ命シテ出テ、山墅ニ遊ブ、親朋畢ク集マリ、玄ト棋ヲ圍ミ、墅ヲ賭ニス、安ノ棋常ニ玄ニ劣レリ、是日玄懼レテ便チ敵手ト爲テ、又勝タズ、安遂ニ遊陟シ夜ニ至テ還ル、桓冲、深ク根本ヲ以テ憂ト爲シ、精銳三千ヲ遣シテ入テ京師ヲ援ケシム、安固ク之ヲ却ケテ曰ク「朝廷ノ處分已ニ定テ、兵甲闕クルヲ無シ、西藩宜シク留メテ以テ防チ爲スベシ」冲、佐吏ニ對シテ歎シテ曰

ク「謝安石、廟堂ノ量アリ、將畧ニ閑ハズ、今大敵至ルニ垂ントシテ方ニ遊談暇アラズ、諸ノ少年ヲ遣シテ之ヲ拒カシメ、象又寡弱ナリ、天下ノ事己ニ知ルベシ、吾レ其レ枉チ左ニセン」ト、秦ノ陽平公融等、春陽ヲ攻メテ之ニ克ツ、將軍梁成等、洛澗ニ屯シ、淮ニ柵シテ以テ東兵ヲ遏ム、謝石、謝玄等、洛澗ヲ去ルコト二十五里ニシテ軍ス、成ヲ憚テ敢テ進マズ、融、壽陽ニ於テ、尙書朱序ヲ遣ハシ、來テ謝石等ヲ説キテ降ラシム、序私ニ石等ニ謂テ曰ク「若シ秦百萬ノ衆盡ク至ラバ、賊ニ與ニ敵チ爲シ難シ、今將軍ノ未ダ集ラザルニ乘シテ、宜シク速ニ之ヲ擊ツベシ、若シ其前鋒ヲ敗ラハ則チ、彼レ已ニ氣ヲ奪ハレン、遂ニ破ルベキ也」玄、劉牢之ヲ遣ハシ、精兵五千ヲ率キテ洛澗ニ赴カシム、未ダ至ラズ十里、梁成澗ヲ阻テ、陳ヲ爲シテ以テ之ヲ待ツ、牢之直ニ前ミ水ヲ渡リ成ヲ擊テ大ニ之ヲ破リ成ヲ斬ル、又兵ヲ分チテ其歸律ヲ斷タシム、秦ノ步騎崩潰シ、爭テ淮水ニ赴キ、死スルモノ萬五千人、石等、水陸繼テ進ム、秦王堅、陽

平公融ト壽陽城ニ登テ之ヲ望ム、晋兵ヲ見ルニ部陳嚴整ナリ、又八公山ノ草木ヲ望見シテ皆以テ晋兵ト爲シ、願テ融ニ謂テ曰ク『此モ亦勅敵、何ゾ弱ト謂ハン、憚然トシテ始メテ懼ル、ノ色アリ、秦兵淝水ニ迫テ陳ス、晋兵渡ルコトヲ得ズ、謝玄使ヲ遣シテ陽平公融ニ謂ハシメテ曰ク『君軍ヲ懸テ深入シ、陳ヲ置クコト水ニ逼ル、此レ乃チ久キヲ持スルノ計、速ニ戰ント欲スル者ニ非ザル也、若シ陳ヲ移シテ少シク却キ、晋兵ヲシテ渡ルコトヲ得セシメ、以テ勝負ヲ決セバ、亦善カラズヤ』諸將聽カズ、堅、晋兵ヲシテ半ハ渡ヲシメ之ヲ蹙シメント欲ス、融以テ然リト爲シ、遂ニ兵ヲ麾テ却ガシム、兵退キテ復止ルベカラズ、朱序陳後ニ在リ、呼テ曰ク『秦兵敗ル』ト、玄等兵ヲ引キ水ヲ渡テ之ヲ擊ツ、融騎ヲ馳セテ陳ヲ畧シ、以テ退クモノヲ帥キント欲ス、馬倒レテ晋兵ノ爲ニ殺サル、秦兵遂ニ潰ユ、玄等勝ニ乘シテ之ヲ追撃ス、秦兵自ラ相踏藉シテ死スル者、野ヲ蔽ヒ川ヲ塞ク、其走ル者、風聲鶴唳ヲ聞キ、皆以テ晋兵且ツ至ルト爲ス、晝夜敢テ息マズ、草ニ

行キ露ニ宿シ、重子ルニ饑凍ヲ以テシ、死スル者、什ニ七八、堅、流矢ニ中リ、慕容垂之ヲ護シテ長安ニ還ル、

謝安驛書ヲ得テ、秦兵已ニ敗ル、コトヲ知ル時ニ方ニ客ト棋ヲ圍ミ、書ヲ攝ケテ床上ニ置キ、了ニ喜ヘル色ナク、棋ヲ圍ムコト故ノ如シ、客之ヲ問フ、徐クニ答テ曰ク『小兒輩遂ニ已ニ賊ヲ破ル』既ニ罷テ内ニ還リ、戶限ヲ過テ屐齒ノ折ル、コトヲ覺エズト云フ、

第九章

群雄角立

五胡ノ盛、秦ニ至テ極マレリ、符堅、雄才英畧ヲ以テ、德望忠信ヲ以テシ、王猛ヲ布衣ニ擧ケ、之ニ任スルニ大政ヲ以テス、能ク疆燕ヲ吞ミ、河西ヲ擧テ、巴蜀ヲ兼子、漢沔ヲ包子、索頭ヲ俘ニシ、龜茲ヲ屠リ、奄ニ天下十分ノ九ヲ有ツ、然ルニ百万ノ師一タヒ傾敗セシヨリ、向日ノ俘囚降虜雲合霧集、

虎、蟠龍盤各起テ中原ニ角立シ、氏運忽チ衰フ、其形勢ノ變モ亦甚哉、慕容垂燕ノ舊臣ト詐テ供センヲ謀リ、自立シテ燕王ト稱シ、己ニシテ皇帝ト稱ス、是ヲ後燕ト爲ス、始メテ公卿百官ヲ置キ、宗廟社稷ヲ繕治ス、時ニ慕容泓兵ヲ華陰ニ起シ、慕容冲兵ヲ平陽ニ起ス、秦苻叔ヲ遣ハシ、泓ヲ擊タシム、穀敗レテ死ス、穀ノ同馬姚萇姚弋仲ノ弟自ラ秦王ト稱ス、是ヲ後秦ト爲ス、羌胡降ル者十餘萬、長後帝ト晉陽ニ稱ス、後長安ヲ取リ大秦ト號ス、慕容冲帝ト阿房ニ稱ス、是ヲ西燕ト爲ス、冲長安ヲ攻ム、秦主堅身自ラ督戰シ、飛矢体ニ滿チ、流血淋漓タリ、冲兵ヲ縱テ關中ヲ暴掠ス、士民流散シ、道路斷絶ノ千里煙無シ、堅大ニ懼レ、太子丕ヲ留メテ長安ヲ守ラシメ、遂ニ五將山ニ出奔ス、後秦主苻驍騎將軍吳忠ヲ遣ハシ、騎ヲ帥ヒ、圍テ之ヲ執フ、其人ヲシテ堅ヲ新平ノ佛寺ニ縊ラシム、苻堅ノ子丕帝ト晉陽ニ稱ス、西燕ノ大將軍韓延其主冲ヲ弑シ、冲ノ將段隨ヲ立テ、燕王ト爲ス、慕容永、段隨ヲ襲テ之ヲ破リ、鮮卑ノ男女ヲ帥ヒ、長安ヲ去テ東ス、

衆、永ヲ推シテ河東王ト爲ス、是ニ於テ長安空虚ナリ、永、秦王丕ヲ鄴ニ擊テ之ヲ殺シ、皇帝ト長安ニ稱ス、秦ノ南安王登丕ノ子喪ヲ發シ服ヲ行ヒ、皇帝ト稱ス、登兵ヲ引テ數々後秦ト戰ヒ、互ニ勝負アリ、長卒ス卒スルニ臨ミ、大尉姚旻僕射尹緯等ヲ召メ遺ヲ受ケ政ヲ輔ケシム、太子興ニ勅シテ曰ク、此諸公ヲ毀ル者アレ、慎テ之ヲ受クルヲ勿レ、汝骨肉ヲ撫スルニ恩ヲ以テシ、大臣ニ接スルニ禮ヲ以テシ、物ヲ待ツニ信ヲ以テシ、民ヲ遇スルニ仁ヲ以テセヨ、四者失ハスンハ、吾憂ナケン、ト興秘シテ、喪ヲ發セズ、自ラ大將軍ト稱シ、衆ヲ帥ヒテ秦ヲ伐チ、秦主登ヲ執ヘテ之ヲ殺ス、秦ノ太子崇立テ遑中ニ奔ル、前秦ノ苻健、穆帝永和七年僭號セシヨリ六主合セテ四十四年ニシテ亡フ、燕主垂西燕ヲ擊テ長子ヲ拔キ、西燕主永ヲ殺ス、秦王崇涼主乾歸ノ爲ニ殺サル、乾歸是ニ於テ盡ク隴西ノ地ヲ有シ、自ラ西秦王ト稱ス、

苻堅ノ敗レシヨリ、中原雲擾、英雄割據其大ナル者、慕容氏、姚氏、苻秦ノ地

中分ス、秦ノ故臣呂光、龜茲ヨリ還リ、涼州ヲ撃テ其刺史梁熙ヲ殺シテ之ニ代ル、光自ラ三河王ト稱シ、尋テ天王ト稱シ、國ヲ大涼ト號ス、是ヲ後涼ト爲ス、光卒シ太子紹立チ、庶兄纂弑シテ之ニ代ル、光ノ從子又纂ヲ弑シテ其兄隆ヲ立ツ、乞伏國仁、自ラ秦河二州ノ牧ト稱ス、國仁ハ、隴西鮮泉ノ人、其上世如弗斯、驍勇ニシテ騎射ヲ善クス、諸部推シテ統主ト爲シ、乞伏可汗ト號ス、子ニ傳フ、衛統司繁ニ至テ符堅ノ將王縮ノ爲ニ襲ハレ、部衆叛キテ縮ニ降ル、司繁衛統シ亦降ル、堅、署シテ兩單于ト爲シ、之ヲ長安ニ留ム、司繁死シテ國仁之ニ代ル、是ヲ西秦ト爲ス、熒煌ノ李嵩自ラ涼公ト稱ス、是ヲ西涼ト爲ス、子歆ニ傳フ、宋ノ永初二年ニ至テ北涼主蒙遜ノ滅ス所ト爲ル、武威王利鹿孤、西河王ト稱ス、是ヲ南涼ト爲ス、弟儉檀ニ傳フ、安帝義熙十年ニ至テ西秦ノ滅ス所ト爲ル、北涼ノ沮渠蒙遜、其君業ヲ弑シ、自ラ涼州ノ牧ト稱ス、是ヲ北涼ト爲ス、子牧犍ニ傳フ、宋ノ太祖元嘉十六年ニ至テ魏ノ滅ス所ト爲ル、

第十章

道武帝ノ勃興

晋、江、ヲ、濟、リ、シ、ヨ、リ、威、風、競、ハ、ズ、符、秦、ノ、地、裂、ケ、テ、瓦、ノ、如、シ、拓、跋、珪、モ、亦、興ル、是、ヨ、リ、先、キ、ニ、劉、庫、仁、其、下、ノ、爲、ニ、殺、サ、レ、弟、頭、眷、代、テ、其、衆、ヲ、領、ス、庫、仁ノ子顯、頭、眷、ヲ、殺、シ、テ、自、立、ス、又、珪、ヲ、殺、サ、ン、ト、欲、ス、珪、賀、蘭、部、ニ、奔、リ、其、舅賀納ニ依ル、諸部ノ大人珪ヲ推シテ主トス、珪、大ニ午川ニ會シテ代王ノ位ニ即ク、從テ感樂ニ居リ、後改メテ魏ト稱ス、珪、附、塞、ノ、諸、郡、ヲ、侵、ス、燕、主垂、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ヲ、遣、ハ、シ、衆、八、萬、ヲ、帥、キ、テ、魏、ヲ、伐、タ、シ、ム、珪、兵ヲ縱テ之ヲ撃ツ、燕、兵、死、ス、ル、モ、ノ、萬、ヲ、以、テ、數、フ、太、子、寶、等、皆、單、騎、ニ、シ、テ、僅ニ免ル、魏ノ別將拓跋儀、鄴ヲ攻ム、燕ノ慕容德、慕容青ヲシテ夜撃テ之ヲ破ラシム、魏軍退テ新城ニ屯ス、青等之ヲ追撃セントス、別駕韓諱、德ニ謂テ曰ク、古人計ヲ先ニシテ戰ヲ後ニス、魏軍撃ツベカラザル者四アリ、懸軍遠ク客タルバ、利野戰ニ在リ一也、深ク近畿ニ入テ兵ヲ死地ニ頓ス、

二也前鋒既ニ敗レテ後陳方ニ固シ、三也彼衆ク我寡ナク敵セザル四也。壘ヲ深クシ軍ヲ固クシ以テ之ヲ老スニ如カス下、德之ニ從フ、燕主垂卒シ子寶立ツ魏王珪自ヲ將トシテ中山ヲ圍ム、中山饑甚シ慕容麟、二萬餘人ヲ帥テ出テ、新市ニ據ル、珪軍ヲ進メテ之ヲ攻メ、麟下義臺ニ戰テ大ニ之ヲ破ル、寶出奔シ、後其下ノ爲ニ弑セラレ、慕容麟遂ニ鄴ニ奔リ垂ノ弟慕容德ニ依リ、復趙王ト稱ス、德之ヲ殺シ、往テ廣固ニ據ル、後子帝ト稱シ、之ヲ南燕ト爲ス、慕容寶ノ子盛帝ト龍城ニ稱シ、是ヲ北燕ト爲ス、更メテ後燕ト稱ス、

魏主珪、已ニ中山ヲ取り燕ニ勝チ、皇帝ト稱ス、是ヲ道武帝ト爲ス、皆束髮シテ帽ヲ加ヘシム、又尙書諸曹ヲ分チ、五經博士ヲ置ク、國子大學ノ生員ヲ増ス、合セテ三千人、珪博士李先ニ問テ曰ク『天下何物カ以テ人ノ神智ヲ益スベキ』對テ曰ク『書籍ニ若クハ莫シ』珪曰ク『書籍幾何アル、如何ゾ集ムベキ』對テ曰ク『書契アリシヨリ、世々滋益アリ、今ニ至テ勝チテ計フベ

カテズ、苟モ人主ノ好ム所、何ゾ集マテザルヲ憂ンヤ』珪遂ニ郡縣ニ命シテ大ニ書籍ヲ索メ、悉ク平城ニ送ル、珪人ノ夫ヲ殺シテ其妻ヲ納ル、子紹ヲ生ム、紹、兇狠無賴ニシテ生業ヲ顧ミズ、法律ヲ畏レズ、珪ヲ弑ス、道武ノ長子、齊王嗣、紹ヲ殺シテ立ツ、是ヲ明元帝ト爲ス、

南燕王德卒シ、兄ノ子超位立ツ、劉裕之ヲ滅ス、北燕、其臣馮跋ノ爲ニ滅サル、是ヨリ先キニ北燕主盛、其下ノ爲ニ弑セラレ、叔父熙立ツ、跋罪ヲ熙ニ得タリ、之ヲ弑シテ熙ノ養子高雲ヲ立ツ、未ダ幾ナラズ、又雲ヲ弑シテ自立ス、後燕ノ慕容垂、孝武大元八年僭號セシヨリ、是ニ至テ五世、合シテ二十七年ニシテ亡ブ、秦ノ赫連勃勃、二十一世ノ孫秦ニ叛キテ朔方ニ據リ、自ヲ大夏ノ天王ト稱ス、後長安ヲ陷レテ帝ト稱シ、統萬ニ歸ル、西秦ノ乞伏韓歸其下ノ爲ニ弑セラレ、子熾盤立ツ、西秦襲テ南涼ヲ滅ス、初メ南涼ノ主、秃髮烏孤卒シ、弟利鹿孤立ツ、卒シ弟儁檀立ツ、是ニ至テ乞伏熾盤ノ爲ニ襲ハレ、儁檀殺サレ、南涼亡ブ、南涼烏孤安帝隆安元年僭號

セシヨリ是ニ至テ三世合セテ十八年熾盤卒シ子暮本立ツ、是ヨリ先キニ夏主勃々卒シ、子昌立チ、昌死シ、定帝ト平涼ニ稱ス、西秦ヲ擊テ暮木ヲ殺ス、西秦亡ブ、西秦乞伏國仁、晋ノ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僭號セシヨリ、四世合セテ四十七年、定又北涼ヲ擊テ其地ヲ奪ント欲ス、吐谷渾其軍ヲ襲ヒ、定ヲ執ヘテ魏ニ送ル、夏亡ブ、夏赫連勃々、晋安帝義熙四年僭號セシヨリ、三世、合セテ二十四年、

第一章

晋ノ亡滅

晋、秦ヲ敗リシヨリ、江左無事、國家苟安、會稽王道子政ヲ專ニシ、孝武、酒ヲ嗜ミ、流連スルノミ、長星見ハル、帝酒ヲ舉テ之ニ向テ曰ク『長星汝ニ一杯ノ酒ヲ勸ム、世豈萬年ノ天子アレシヤ』ト、張貴人年三十、寵後宮ニ冠タリ、醉中之ニ讖テ曰ク『汝モ亦年ヲ以テ亦當ニ廢スベシ』ト、貴人婢ヲシテ其

面ヲ蒙ハシメテ之ヲ弑ス、太子立チ是ヲ安帝ト爲ス、安帝幼ニシテ不慧ナリ、口言フニ能ハズ、寒暑飢飽辨セズ、飲食寢興、己ヨリ出ツルニ非ズ、會稽王大傅ヲ以テ政ヲ輔ク、道子專ラ政ヲ以テ世子亢顯ニ委ス、元顯性苛刻、生殺意ニ任ス、晋政大ニ亂ル、東上、昏然妖賊孫思、民心ノ紛擾スルニ由テ、海島ヨリ出テ、亂ヲ作ス、劉裕、恩ヲ討シテ功アルニ由テ起ル、

桓玄、父温ニ嗣テ南郡公ト爲リ、其才地ヲ負ミ、雄豪ヲ以テ自ラ處ル嘗テ義興ニ守タリ、歎シテ曰ク『父ハ九州ノ伯タリ、兒ハ五湖ノ長タリ』ト、官ヲ棄テ國ニ歸ル、後江州刺史ト爲リ、尋テ荆江等八州ノ軍事ヲ都督シ、江陵ニ據ル、是ニ至テ兵ヲ舉テ建康ニ入り、元顯ヲ殺シ、又道子ヲ殺ス、玄相國ト爲リ、楚王ニ封セラレ、九錫ヲ加フ、已ニシテ帝ニ迫テ位ヲ禪ラシム、劉裕、兵ヲ京口ニ起シテ玄ヲ討ス、玄ノ兵ト戰テ大ニ之ヲ破リ、首ヲ江陵ニ斬リ、帝位ヲ復スルニ得タリ、

盧循劉裕ノ北伐ニ乘シテ番思ヨリ出デ直ニ下テ建康ヲ襲フ、劉裕徵サレテ急ニ還ル諸軍力戰、循乃チ退ク、裕追テ之ヲ破ル、循交州ニ走リ刺史ノ爲ニ敗ラレ、首ヲ斬テ建康ニ送ル、

晉劉裕ヲ以テ相國宋公ト爲ス、九錫ヲ加フ、裕識ニ昌明ノ後ニ尙ニ帝アリト云フヲ以テ、人ヲシテ晉帝ヲ縊ラシム、弟瑯琊王立チ是ヲ恭帝ト爲ス、帝位ヲ裕ニ禪ル、巳ニシテ弑セラル、東晉、元帝ヨリ是ニ至テ十一世、百四年、西晉東晉合セテ百五十六年ニシテ亡ブ、

第十一編

南北紀

晉氏ノ中葉ニ當テ、朔北各種ノ民族、支那ニ入り、一勝一負、互ニ相攘奪スル者百餘年、漢及ビ前趙ノ劉元海一派、夏ノ赫連勃々一派、北涼ノ沮渠氏一派、皆匈奴、後趙ノ石世龍一派、ハ羯、燕ノ慕容皝一派、西秦ノ乞伏氏、南涼ノ秃髮氏ハ鮮卑、前秦ノ苻氏、後涼ノ呂氏ハ氐、後秦ノ姚興一派ハ羌、所謂五胡ト稱セル者ハ卽チ是也、成ノ李氏、西境ニ據リ、巴氏ト稱スル者、之ヲ五胡ニ加ヘテ六胡ト爲ス、慕容氏ノ前後四國、曰ク前燕曰ク後燕曰ク西燕、曰ク南燕、又前涼ノ張氏、魏ノ冉氏、西涼ノ李氏、北燕ノ馮氏ノ如キ、皆漢人、凡テ十五姓ニシテ國ヲ建ツル、十九、然レモ漢ト前趙トハ一姓相承ク其實ハ一國也、冉魏、西燕國ヲ建ツル、甚タ短ク、列國ニ齒スルニ足ラズ、故ニ舊史ニ趙、前趙、後趙、四燕、前燕、後燕、南燕、北燕、三秦、

前秦、後秦、西秦、五涼、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成、夏、稱シテ十六國ト稱ス、而シテ劉元海、石世龍、慕容皝、苻堅、姚興ハ、五胡傑出ノ英雄、皆中原ニ立テ雄ヲ争ヒ、莫ヲ角ス、符堅ハ、又五氏中ニ於テ最モ卓々タル者、力大ニ勢強ク、版圖最モ廣シト爲ス、成、二趙、冉魏、冉魏、前燕、前涼ノ六國、符秦ニ先チテ亡ビ、二秦、後秦、西秦、四燕、後燕、西燕、南燕、北燕、四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及夏ノ十一國、皆符秦ニ後レテ起ル、拓跋氏、大武帝、英邁ノ姿ヲ逞クシ、四方ヲ經畧シ、夏、燕、涼ヲ滅スルニ及ビテ、僭僞ノ小國始メテ其跡ヲ絶ツニ至ル、漢土分レテ南北朝ト爲ル、南朝ハ晋ヨリ以テ之ヲ宋ニ傳ヘ、宋ハ之ヲ齊ニ傳ヘ、齊ハ梁ニ傳ヘ、梁ハ陳ニ傳フ、南朝ノ地、惟晋末、宋初、最モ大ニ、陳ニ至テ極メテ小ナリ、北朝ハ諸國魏ニ併セラレテヨリ、魏後チ裂ケテ西魏ト爲リ、東魏ト爲ル、東魏ハ北齊ニ傳ヘ、西魏ハ後周ニ傳ヘ、後周ハ北齊ヲ併セテ之ニ傳ヘ、隋ニ傳ヘ、隋、陳ヲ滅シテ然シテ、後、南北始メテ混シテ一ト爲ル、

第一章

武帝

武帝姓ハ劉、名ハ裕、小字ハ寄奴、字ハ德興、彭城ノ人、晋ニ仕テ大尉ト爲リ、宋王ニ封セラル、恭帝ノ禪ヲ受ケ、國ヲ宋ト號シ、建康ニ都ス、裕生レテ母死ス、長スルニ及ビテ、勇健ニシテ、大志アリ、身長七尺六寸、風骨音偉、僅ニ字ヲ識ル、廉隅小節ヲ事トセズ、繼母ヲ奉シ、孝ヲ以テ聞ユ、裕、晋祚ノ衰ヘタルニ乘ジ、雄武自ラ奮ヒ、將相タルト二十餘年、桓玄ヲ誅シ、孫恩、盧循ヲ平ケテ功アリ、又南燕ヲ滅ボシ、後秦ヲ滅ボス、初メ後秦ノ主姚興卒シ、子泓立ツ、裕之ヲ伐チ、彭城ヲ發シテ洛陽ヨリ武關、潼關ニ道シテ、長安ニ入ル、泓敗レテ出テ、降ル、建康ニ送テ之ヲ斬ル、後秦姚萇、孝武太元九年、僭號セシヨリ三世、合セテ二十四年ニシテ亡ブ、初メ夏主勃々裕、秦ヲ伐ツト聞テ曰ク、裕必ズ關中ヲ取ラン、然レモ久シク留ルト能ハザラン、若シ子弟諸將ヲ以テ之ヲ守ラシメバ、吾之ヲ取シ、并チ捨テガ

如キノミ』是ニ至テ三秦ノ父老裕ノ將ニ還ントスト聞テ門ニ詣テ流涕シテ曰ク『殘民王化ニ當ハサルコ百年始メテ衣冠ヲ觀人々相賀ス公此ヲ捨テ何クニ之カント欲スル乎』裕彭城ニ還ル裕晋ノ禪ヲ受ケテ位ニ即ク在位三年ニシテ崩ス崩スルニ臨ミ太子義符ヲ召シ之ヲ誡メテ曰ク『檀道濟幹略アリト雖凡遠志御シ難キノ氣無シ徐羨之傅亮異圖無ナカルベシ謝晦數々征伐シ頗ル機變ヲ識ル若シ同異アラバ必ズ此人ナラン』太子立チ是ヲ廢帝榮陽王ト爲ス裕布衣ヨリ起リ東征北伐向フ所其鋒ニ櫻ルモノ無シ亦壯ナリト謂フベシ然レモ裕勇氣餘リアリテ長計ヲ知ズ是ヲ以テ一意篡奪ニ急ニシテ大ニ進取ヲ圖ルコト能ハズ秦雍ヲ委棄シテ以テ寇敵ニ資ス南北ノ混同スルコト能ハサルハ豈此ニ由ルニ非ズヤ嗚呼裕ヤ長計ヲ知ラズト謂フベシ

第二章

大武ノ遠畧

世祖大武帝名ハ義明元帝ノ子ナリ明元崩シテ位ニ即ク大武英邁ニシテ善ク兵ヲ用ユ吐谷渾夏主定ヲ執ヘテ魏ニ送ル大武燕ヲ伐ツ燕主馮弘(敗ノ)高麗ニ奔リ遂ニ殺サル北燕晋ノ安帝義熙六年僭號セシヨリ二世合セテ二十八年ニシテ亡フ大武又涼ヲ伐ツ姑臧潰エ涼主牧犍降リ後殺サル北涼ノ沮渠蒙遜晋ノ安帝隆安五年僭號セシヨリ二世合セテ三十四年

大武柔然ヲ伐ントス太史令張淵徐辨曰ク『今茲己巳三陰ノ歲々星月ヲ襲フ太白西方ニ在リ兵ヲ舉テ北伐スベカラズ蟠々(即チ)柔然ハ荒外無用ノ物其地ヲ得ルモ耕シテ食スベカラズ其民ヲ得ルモ臣トシテ使フベカラズ何ノ汲々タルコトアリテ士民ヲ勞シテ以テ之ヲ伐タン崔浩曰ク『滿辨天道ヲ言フハ猶是レ其職ナリ人事ニ至テハ其知ル所ニ非ズ是レ乃

予漢世ノ常談之ヲ今ニ旋ス、殊ニ事宜ニ合ハズ、何トナレバ、蠕々ハ本ト
 國家ノ邊臣中間叛キ去ル、今其元惡ヲ誅シ、其良民ヲ収ヘ舊役ヲ復セシ
 メバ用ナキニ非サレハナリ、大武大ニ悦ブ、或人浩ヲ尤メテ曰ク『南寇隙
 ナ何テ之ヲ捨テ、北伐シ、若シ蠕々遠ク遁レテ前獲ル所ナク後疆寇ア
 ラバ何ヲ以テ之ヲ待タン』浩曰ク『然ラズ、劉裕雄傑ニシテ、關中ヲ併吞ス
 猶守ルヲ能ハズ、况ンヤ義隆今日ノ君臣裕時ノ比ニ非ズ、主上英武、士馬
 精強、彼レ若シ果シテ來ラバ、駒犢ヲ以テ虎狼ヲ鬪ハシムルカ如シ、何ノ
 懼ル、一カ之レアラン、蠕々其絶遠ヲ恃テ謂ラク制スルヲ能ハザルベ
 シト、今其不備ヲ掩テ之ヲ困シメバ、一舉シテ之ヲ滅スベキ也』柔然、漠北
 ヨリ起ル、初メ木骨閭罪ヲ廣漠ニ逃レ、子鹿車會ニ至テ始メテ部衆アリ、
 柔然ト號ス、高車ノ地ヲ奪テ之ニ居リ、諸部ヲ併吞シ、士馬精強、北方ニ雄
 視ス、其地、西ノ方焉、著ニ至リ、東ノ方朝鮮ニ接ス、南ハ大漠ニ臨ミ、傍近ノ
 小國皆羈屬シ、魏ト敵タリ、柔然魏ノ邊ニ寇ス、魏長城ヲ築キ赤城ヨリ五

原ニ至ルマテ二千餘里是ニ至テ大武柔然ヲ襲撃シテ之ヲ破リ、其主大
 檀走テ死ス、大武兵ヲ分チテ討伐シ、諸部降ル者數千萬落、馬牛羊二百餘
 萬是ヨリ柔然跡ヲ屏ケ魏ノ境ヲ侵サズト云フ、
 雀浩ハ、大武ノ謀臣ナリ、大武毎ニ浩ノ家ニ之キテ問フニ災異ヲ以テス、
 嘗テ浩ニ謂テ曰ク『卿ノ才智淵博、忠ヲ三世ニ著ス、故ニ朕引テ以テ自ラ
 近ツク、卿宜シク忠ヲ盡シテ規諫スベシ、隱ス所アルヲ勿レ、嘗テ浩ヲ指
 シテ以テ高車渠、師ニ示シテ曰ク『此人、庇織懦弱ニシテ、弓ヲ彎キ、矛ヲ持
 スルヲ能ハズ、然レモ其胸中ニ懷ク所、乃チ兵甲ニ過ク、朕ノ前後功アル
 ハ、皆此人ノ教ユル所也』浩、道士寇謙之ヲ信シ、太武ニ勸メテ崇奉セシム、
 天師ノ道場ヲ立ツ而シテ、最モ佛法ヲ惡ミ、沙門ヲ誅ス、佛像佛書ヲ毀ル、
 太武浩ニ命シテ國史ヲ修メシム、先世ノ事ヲ書シテ皆實ヲ詳ニス、石ニ
 刊シテ之ヲ衢路ニ立ツ、北人忿恚シ、浩ノ國惡ヲ暴揚スルヲ譖ス、大武
 大ニ怒テ逐ニ案シテ之ヲ誅シ其族ヲ夷ス、

宋文帝魏ヲ伐ツ、大武大ニ宋ヲ破ル、事載セテ後章ニ在リ、
 魏ノ中常侍宗愛、東宮ノ官屬ヲ譖ス、多ク坐セラレテ誅死セラル、太子晃
 憂ヲ以テ卒ス、太武追悼シテ己マズ愛懼シテ主ヲ弑ス、後謚シテ大武帝
 ト曰ヒ、廟ヲ世祖ト號ス、晃ノ子濬立チ、愛ヲ討シテ之ヲ誅ス、
 大武人ト爲リ、壯健、鷲勇、城ニ臨ミ、陳ニ對シ、親ヲ矢石ヲ犯ス、左右死傷相
 繼ケ、臣神色自若タリ、是ニ由テ將士畏服シテ皆死力ヲ盡ス、人ヲ知ルニ
 明カニ、或ハ士ヲ卒伍ノ中ニ拔キ、惟タ其才用長スル所本末ヲ論セズ、聽
 察精微ニシテ、下情ヲ遁ル、ト無ク、賞賤ヲ遺サズ、罰貴ヲ避ケズ、甚タ愛
 スル所ト雖、臣終ニ寬貸無シ、常ニ曰ク、『法ハ朕天下ト之ヲ共ニス、何ゾ敢
 テ輕センヤ』然レ臣性殘忍ニシテ殺戮ニ果ス、往々曰ニ殺シテ復之ヲ悔

第三章

文帝

榮陽王在位三年、徐羨之、傅亮、謝晦、廢シテ之ヲ弑ス、宜都王立チ、是ヲ太宗
 文帝ト爲ス、文帝性仁厚、恭儉ニシテ政ニ勤ム、法ヲ守テ峻ナラズ、物ヲ容
 レテ弛ベズ、百官皆其職ニ久クス、守宰六符ヲ以テ斷ト爲ス、吏苟クモ免
 セズ、民係ル所アリ、三十年ノ間、四境ノ内晏然無事、戶口蕃息ス、租ヲ出シ
 徭ヲ供スル、丁歲賦ニ止ル、晨ニ出テ暮ニ歸リ、自事トスルノミ、閭閻ノ内
 講誦相聞エ、士操尙ニ敦ク、編輕薄ヲ耻ツ、江左ノ風俗斯ニ於テ美ト爲ス、
 後ノ政治ヲ言フ者皆元嘉ト稱ス、
 文帝中原ニ經留セント欲ス、群臣爭テ策ヲ獻シ、迎合シテ寵ヲ取ル、彭城
 大守王玄謨尤モ好テ言ヲ進ム、文帝侍臣ニ謂テ曰ク、『玄謨ノ陳スル所ヲ
 觀レバ、人ヲシテ狼居胥ニ封スルノ意アラシム』御史中丞袁淑曰ク、『陛下
 今當ニ趙魏ヲ席捲シテ玉ヲ岱宗ニ檢スベシ、臣千載ノ會ニ逢フ、願クハ

封禪ヲ上ラン』帝悦ブ、沈慶之固ク不可ヲ陳ス、曰ク『檀道濟再ビ行テ功
 ナク、到彦之利ヲ失テ返ル、今王玄謨等ヲ料ルニ未ダ兩將ニ踰エズ、六軍
 ノ盛ナルヲ往時ニ過キズ、恐クハ重子テ王師ヲ辱シメンコトナシ』慶之又曰
 ク『國ヲ治ムルコト家ヲ治ムルカ如シ、耕ハ當ニ奴ニ問フベク、織ハ當ニ婢
 ニ問フベシ、陛下今國ヲ伐ント欲シテ白面ノ書生輩ト之ヲ謀ル、事何ニ
 由テ濟ン』文帝從ハズ大ニ軍旅ヲ起シ、王玄謨ヲシテ進テ滑臺ヲ圍マシ
 ム、城ヲ攻ムルコト數月ニシテ下ラズ、是ヨリ先キニ大武宋ノ河南ヲ取ル
 ト聞キ、怒テ曰ク『我生レテ髮未ダ燥カズ、已ニ河南ハ是レ我地ナリト聞
 ク、今天時尙熱ス、姑ク戍ヲ斂メ北歸シ、河水ノ合スルヲ俟テ、鐵騎ヲ以テ
 之ヲ蹂マシメン』冬ニ至テ大武自ヲ將トシテ河ヲ渡ル、聚百萬ト號ス、整
 鼓ノ聲天地ニ震フ、玄謨懼テ走り、魏人之ヲ進撃ス、大武兵ヲ引テ南ニ下
 リ、過クル所殘滅セザルハ無ク、城邑皆風ヲ望テ奔潰ス、魏軍瓜步ニ至ル
 聲言スラク江ヲ渡ント欲スト、建康震懼、民皆荷擔シテ立ツ、文帝石城ニ

登リ憂色アリ、江湛ニ謂テ曰ク『北伐ノ計、同シク議スル者少ナシ、今日士
 民勞怨ス、朕ノ過ナリ』又曰ク『檀道濟若シ在ラバ豈胡馬ヲシテ此ニ至ラ
 シメンヤ』道濟功ナ前朝ニ立テ、兵ヲ用ユルニ長ケタリ、威名甚々重シ、左
 取ヘラル、憤怒目光炬ノ如ク、憤ア脱シテ此ニ投シテ曰ク『汝ガ万里長城
 ヲ懷ルト、既ニ誅セラル、魏人之ヲ開キ置テ曰ク道濟死セバ吳子豈復憚
 ルニ足ラズト、時人歌テ曰ク可憐魏人南竟徐豫冀青ノ六州ヲ破リ、殺掠勝
 白浮橋、柱殺檀江州ト、噫、嗚悲夫』魏人南竟徐豫冀青ノ六州ヲ破リ、殺掠勝
 テ計フベカラズ、丁壯ナルモノ即チ斬截ヲ加ヘ、嬰兒ハ槩上ニ貫キ、盤舞
 シテ以テ戯ト爲ス、過クル所州郡赤地モ餘ス、無シ、春燕歸テ林木ニ巢
 フ、魏ノ士馬死傷亦半ニ過ク、國人皆之ヲ尤ム、文帝將ヲ命シテ師ヲ出ス
 毎ニ常ニ授クルニ成律ヲ以テス、交戰日時亦中詔ヲ待ツ、是ヲ以テ將帥
 趨起敢テ自ラ決スルコト莫シ、又江南ノ白丁輕シク進ミテ退キ易シ、此レ
 其敗ル所以也、是ヨリ邑里蕭條、元嘉ノ政衰フ、
 宋ノ太子劭、文帝ヲ弑シテ自立ス、武陵王兵ヲ舉テ劭ヲ誅シテ立チ是ヲ
 世祖孝帝ト爲ス、

第四章

宋ノ篡弒及衰滅

古來荒亂ノ君、何レノ代カ之レ無カラン、然レモ未ダ江左宋齊兩朝ノ多キニ若クモノアラズ、古來篡弒ノ禍、何レノ時カ之レ無カラン、然レモ未ダ江左宋齊兩朝ノ多キニ若クモノアラズ、宋武英雄ヲ以テ天下ヲ得、僅ニ三年ニシテ義符アリ、文帝元嘉三十年、治平ト號ス而シテ元凶劬ノ悖逆アリ、孝武僅ニ八年ニシテ子業アリ、明帝亦八年ニシテ昱アリ、而シテ國遂ニ亡ブ、蓋シ劫運ノ中、天方ニ亂ヲ生ジ、創業者永年ナラズ、繼業者必ズ、敗德是ヲ以テ一朝甫メテ興リ、轉盼セズシテ輒ク覆滅ス、是レ豈氣運ノ然ラシムル所歟、

宋武帝ノ七子義符、失德ヲ以テ徐羨之等ノ爲ニ廢セラレ、次ニ文帝義隆其子劬ノ爲ニ弒セララル、事載セテ前章ニ在リ、孝武在位十二年ニシテ崩シ、太子子業立チ、是ヲ廢帝ト爲ス、帝幼ニシテ急躁、東宮ニ在テ孝武ノ

爲ニ詰責セララル、初メテ位ニ即キ、喪ニ居テ傲然戚容ナシ、孝武骨肉ヲ疎忌シ、誅戮多カリシガ、帝ニ至テ最モ甚シ、帝、諸父建安王休仁、湘東王或、山陽休祐ヲ忌ミ、之ヲ殿内ニ聚メ、殿捶陵曳至ラザル所無シ、帝、華林園ノ竹林堂ニ遊ブ、婦人ヲシテ裸身相逐ハシム、一婦人從ハズ、命メ之ヲ斬ル、夜夢ム、一女子其悖虐無道ヲ罵ルト、巫覡言フ、竹林堂鬼アリ、帝、華林園ニ出デ、悉ク侍衛ヲ屏ケ、群巫綵女ト鬼ヲ竹林堂ニ射ル、壽寂之、王敬則等刀ヲ抽テ剪テ之ヲ弒ス、湘東王立チ、是ヲ太宗明帝ト爲ス、明帝在位八年ニシテ崩ス、太子昱立チ、是ヲ後廢帝ト爲ス、史家又之ヲ蒼梧王ト稱ス、初メ明帝疾ニ寢ス、太子幼弱ナルヲ以テ深ク諸弟ヲ忌ム、休祐、休仁、休若等皆死ヲ賜フ、諸弟俱ニ盡ク、惟休範、人才凡庸ナルヲ以テ全キヲ得タリ、是ニ至テ休範兵ヲ舉テ反シ、建康ヲ攻メ、蕭道成擊テ之ヲ斬ル、帝、在位六年、驕恣ニシテ殺ヲ嗜ミ、中外憂惶ス、宮テ小褻褻ヲ着シ、衣冠セズ、白椅數十アリ、鉗鑿刀鋸、左右ヲ離レズ、擊腦槌陰剖心ノ誅ヲ爲ス、日ニ數十、屍臥流血

ニ至テ然シテ後自ラ快トス、左右ノ人之ヲ見、眉ヲ蹙ムル者アレバ、帝則チ正立セシメ、矛ヲ以テ之ヲ刺ス、蕭道成、袁粲、褚淵ト廢立ヲ謀ル、粲聽カズ、淵之ヲ贊ケ、遂ニ帝ヲ弑ス、初メ道成、王敬則ニ命シテ陰ニ帝ノ左右、楊玉夫等ニ結ビ、機便ヲ伺ハシム、會々帝露車ニ乗ジ、晚、新安寺ニ至リ、狗ヲ偷ミ酒ニ飲ミ、醉テ還ル、乃チ玉夫ヲシテ帝ヲ弑セシム、道成、太后ノ令ヲ以テ諸大臣ヲ召シ入テ議ス、王敬則刃ヲ拔キ跳躍シテ曰ク『天下ノ事皆蕭公ニ關カルベシ、敢テ一言ヲ開クモノアラバ、血敬則ノ刃ヲ染ン』、安成王準立チ是ヲ順帝ト爲ス、袁粲、蕭道成ヲ誅セン、一ヲ謀ル、褚淵、其謀ヲ以テ道成ニ告グ、粲父子俱ニ石頭城ニ殺サル、百姓之ヲ哀テ曰ク『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沈攸之モ亦兵ヲ江陵ニ舉ゲ、道成ヲ討ス、軍潰エ走テ縊死ス、道成、相國齊公ト爲リ、九錫ヲ加フ、已ニシテ爵ヲ進メテ王ト爲ス、帝、在位三年、齊ニ禪ル、王敬則、兵ヲ勒シテ入テ迎フ、啓譬出サシム、帝涙ヲ收メテ曰ク『殺サレントスル乎』、敬則曰ク『出テ別宮ニ居ルノミ、官

キニ司馬ノ家ヲ取ル、亦此ノ如シ』、帝泣テ彈指シテ曰ク『願クハ後身世々復天王ノ家ニ生ル、一勿レ齊之ヲ殺シテ其族ヲ滅ス、宋高祖ヨリ八世凡ソ五十九年ニシテ亡ブ、

第五章

孝文ノ革新

大武四方ヲ經營シ、國頗ル虚耗ス、文成帝嗣キ、鎮定ノ量ヲ以テ中外ヲ懷集ス、人心復安シ、子弘立チ、是ヲ獻文帝ト爲ス、帝位ヲ太子宏ニ傳ヘ、自ラ太上皇帝ト稱ス、宏ノ幼ナルヲ以テ仍ホ萬機ヲ總ブ、太上聰明夙成、剛毅ニシテ斷アリ、黃老浮屠ノ學ヲ好ム、故ニ常ニ遺世ノ意アリ、其母馮太后、幸スル所ノ李奕ト云フモノアリ、太上ノ爲ニ誅セラル、馮太后怒テ之ヲ弑シ制ヲ稱ス、

馮太后崩シ、宏始メテ政ヲ聽ク、是ヲ孝文帝ト爲ス、帝、性至孝、喪ニ居リ哀

毀禮ニ過ギ、句飲口ニ入ラザルモノ五日、中部曹華陰楊椿諫メテ曰ク「聖人ノ禮ハ毀レ、性ヲ滅セズ、縱ヒ陛下萬代ニ賢ナランコトヲ欲スルモ、其レ宗廟ヲ奈何セン」帝其言ヲ悟リ爲ニ一タヒ粥ヲ進ム、帝國俗上世ノ陋ニ沿フヲ以テ洛ニ遷リ以テ舊風ヲ變セシム、京師ヲ發シ、步騎百餘萬南伐シテ洛陽ニ至ル、帝戎服鞭ヲ執テ出ヅ、群臣馬前ニ稽顙シ、南伐ヲ停メンコトヲ請フ、帝曰ク「今日ノ舉ハ興發小ナラズ動キテ成ルナクンバ何ヲ以テ後ニ示サン、若シ南伐セズンバ便チ當ニ洛ニ都スベシ」乃チ遷移ノ計ヲ議ス、次年平城宮ニ至リ、遷留ヲ部分ス、又大極殿ニ臨ミ、在代ノ諸臣ニ遷移ノ畧ヲ諭ス、時ニ舊臣多ク行クコトヲ欲セズ、帝先ツ彭城王澄ト之ヲ議ス、謂ラク「平城ハ用武ノ地、文ヲ興スベキニ非ズ、須ラク中原ニ光宅スベシ」澄力メテ之ヲ贊シ、乃チ決ス、帝又元賛等ニ謂テ曰ク「朕天子タリ、何ゾ中原ニ假ラン、卿等子弟ヲシテ博見多智ナラシメント欲スルノミ、若シ永ク恒北ニ居ラバ卿等子弟面牆ヲ免レザル也」帝又于烈ニ遷

留ノ便否ヲ問フ、烈對テ曰ク「聖略深遠、愚管ノ及ブ所ニ非ズ、若シ心ヲ隱シテ言ハ、遷ヲ樂ムト舊ヲ戀フトハ、中半ノミ」帝曰ク「卿異同ヲ鳴ラサズ、朕深ク不言ノ益ヲ感ス」ト、時ニ穆泰陸叙遷ヲ畏ル、ヲ以テ謀反シ、事敗レテ死ヲ賜フ、帝遂ニ洛陽ニ遷ル、太子恂金墉ヲ守リシガ、河南ノ暑熱ヲ畏レテ牧馬ヲ召シ、輕騎代ニ奔ラント欲ス、元徽門ヲ勒シテ之ヲ阻ミ、乃チ止ム、帝遂ニ恂ヲ廢シテ庶人ト爲シ、尋テ亦死ヲ賜フ、帝北俗ヲ變セシムト欲シ、北語ヲ斷タシム、違フモノハ官ヲ免ス、又詔シテ遺書ヲ求ム、秘閣無キ所ニシテ時用ニ益アルモノハ加フルニ優賞ヲ以テス、改メテ長尺大斗ヲ用ヒ、漢法ニ依テ之ヲ爲ル、又詔シテ衣服ノ制ヲ革ム、嘗テ婦女ノ夾領小袖ヲ見テ、成陽王禧等ヲ責ム、又詔シテ遷洛ノ人死スルモノアレハ、河南ニ葬リ、北ニ還ルコトヲ得ザラシム、是ニ於テ代人南ニ遷ル者、皆洛陽ノ人タリ、又詔シテ國姓ヲ改メテ元氏ト爲ス、帝素ヨリ文學ニ優ニ、本俗ノ陋ヲ惡ミ、華風ヲ以テ之ヲ變セシムト欲ス、故ニ斷然此革新ヲ爲ス

トテ、憚ラザル也。

魏、天興以後、大和以前、晉、宋、齊、革易アリ、其間、昏虐ノ主、弑奪ノ禍、紛々トシテ、迭ニ出ツ、而シテ、魏ハ一脈ノ賢君相承クルヲ累葉、太宗、大武ノ開創ニ繼キテ、明元、文成、獻文ノ守成ヲ見、孝文ニ至テ、其隆盛ヲ極ム、孝文、英明非常、其施設ノ迹、祿ヲ班チ田ヲ均クシ、辟雍ヲ作り、樂章ヲ定メ、賑貸ヲ詔シ、宮人ヲ出ス等ノ如キ、皆美治ナリ、帝才藻富贍、好テ書ヲ讀ミ、手卷ヲ釋テズ、與ニ在リ、鞍ニ據リ、道ヲ講スル、トテ、念レズ、善ク文ヲ屬ス、詩賦銘頌、興ニ在テ、作ル、馬上口占、既ニ成リテ一字ヲ更メズ、又賢ヲ好ミ、善ヲ樂ミ、情儼渴スルカ如シ、共ニ遊接スル所、常ニ寄スルニ布素ノ意ヲ以テス、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ノ徒ノ如キ、皆文雅ヲ以テ親マル、禮ヲ制シ、樂ヲ作ル、蔚然トシテ、觀ルベシ。

孝文、改進的ノ主義ヲ一定シ、舊來ノ風習ヲ洗滌シ、一ニ漢土ノ文明ニ則リ、外ハ制度、法律、文學ヨリ、内ハ言語、衣服、風俗ニ至ルマテ、一切其改良ヲ圖ラザルハナシ、所謂ル廣ク智識ヲ四海ニ求ムルニアラザルヨリ、ハ、安ゾ能ク此ニ至ル、トテ得ンヤ、孝文ノ如キハ、眞ニ改進主義ノ明君ナル哉、然レハ遷都ノ後、羅馬帝國ガ紛奢浮華ニ醉テ、羅馬魂テフ精神ヲ失ヒタルカ如ク、又普漏士ガ佛國ノ文物ヲ慕ヒ、其風俗ニ摸倣シテ、獨逸人テフ氣象ヲ失シタルガ如ク、元魏モ亦文治興リテ、武事漸ク弛ビ、遂ニ後來國勢衰頽ノ源ヲ啓クニ至レリ、蓋シ改進的ノ方嚮、一旦其中正ヲ失シ、國人ノ氣象ヲ鼓舞作興スル所ノ方畧、未ダ足ラザル所アルガ故ナリ、野史氏曰ク、予深ク元魏ノ覆轍ヲ悲ミ、敢テ之ヲ後世ノ改進主義ヲ執テ、汎然トシテ、定識ナキモノニ告ケントス。

米峰曰、風俗言語衣服者本也、制度法律文學者末也、鹿鳴館之舞蹈以移風壞俗、其勢非文學法律之所及也、又曰、當時南朝社會士大夫以上之子弟、皆爭學習、鮮與語、不通之者殆爲所擯、斥云、事見顏頤之推著書、然則北魏之勢力遠及南帶、可想而孝文之改進主義者、恐非漫然摸倣漢土者也、要他日審考。

第六章 齊ノ興亡

蕭道成ノ宋ニ於ルヤ、天下ニ大功ナク、遽ニ王禕ノ謀ヲ以テ斗糧ヲ費サズ、一弦ヲ絶タズ、一卒ヲ勞セズ、一戟ヲ頓サズ、其君位ヲ奪テ之ニ居ル、道成字ハ伯紹、相傳フ、漢ノ蕭何二十四世ノ孫ナリト、初メ宋ニ仕ヘテ征討ニ從事シ、豪俊ヲ收羅ス、齊公ニ封セラレ、齊王ト爲リ、遂ニ禕ヲ受ケ、帝位ニ卽ク、帝姿表英異、龍顏鐘聲、鱗文体ニ徧ク肩ニ赤誌アリ、日月狀ノ如シ、帝、身ヲ以テ下ヲ率ヒ、儉ヲ以テ人ヲ化シ、珍奇異物、毀棄シテ用ヒズ、嘗テ曰ク、『我ヲシテ天下ニ臨ム十年ナラシメバ、黄金ヲシテ土ト價ヲ同クセシムベシ』ト其勤儉ノ風想フベシ、太子願立チ是ヲ世祖孝武帝ト爲ス、武帝在位十一年ニシテ崩ス、太子長懋亦卒シ、太孫昭業立チ、是ヲ廢帝鬱林ト爲ス、昭業性辨慧、群小ヲ寵幸シ、好黨志ヲ得、西昌侯鸞、昭業ヲ弑シ、新安王昭文ヲ立ツ、是ヲ廢帝昭陵王ト爲ス、昭文帝位ニ在リト雖、正政、鸞ヨ

リ出ツ、鄴陽王等七人無罪ヲ以テ殺サレ、衡陽王等四人疑忌ヲ以テ刑セラル、昭文卽位未タ四月ナラズ、鸞廢シテ之ヲ弑シ、自ヲ立ツ、是ヲ高宗明帝ト爲ス、帝ハ高帝ノ兄始安貞王ノ子ナリ、高帝之ヲ愛スルコト己レノ子ヨリモ過ギタリ、而シテ武帝ノ太子長懋最モ之ヲ惡ム、鸞、大統ヲ繼カンコト謀リ、多ク名士ヲ引テ籌策ニ參ス、志ヲ得ルニ及ヒテ、高武ノ子孫ヲ殺シテ遺類無シ、太子寶卷立チ、是ヲ廢帝東昏侯ト爲ス、寶卷ハ明帝ノ第二子、東宮ニ在リシヨリ學ヲ好マズ、嬉戯度無シ、既ニ位ニ卽ク、嬖倖ニ委任シテ大臣ヲ誅殺ス、性訥澁言少ナク、朝臣ト接セズ、雍州刺史蕭衍、張弘策ニ謂テ曰ク、『一國三公猶堪ヘズ、况ンヤ六貴朝ヲ同クス、勢必ズ相圖ル、亂將ニ興ントス、禍ヲ避ケ福ヲ圖ルハ、此州ニ若クハ無シ』乃チ密ニ弘策ト武備ヲ修ム、寶卷昏淫狂恣、大ニ芳樂玉壽等ノ諸殿ヲ起ス、殿ヲ以テ壁ニ塗リ、刻畫裝飾、綺麗ヲ極メ、後宮ノ服御亦珍奇ヲ選ブ、其幸スル所ノ潘妃、金ヲ以テ蓮花ヲ爲リ、地上ニ帖シテ之ヲ歩マシメテ曰ク、『此レ歩々蓮

花ヲ生スル也』左右事ヲ用ユルモノ、賊虐日ニ甚シ、嬖倖因縁、姦利ヲ爲ス、一ヲ課シ十ヲ輸ス、百姓困盡、道路ニ號泣ス、大尉陳顯達先ヅ兵ヲ擧ゲテ建康ヲ襲ヒ敗死ス、將軍崔慧景命ヲ受ケテ出テ、叛州ヲ討セシガ、兵ヲ還シテ建康ニ逼マル、時ニ南豫州刺史蕭懿、兵ニ將トシテ近キニ在リ、寶卷急ニ召シ入テ援ケシム、懿方ニ食ス、箸ヲ投シテ起チ、采石ヨリ江ヲ濟ル、慧景敗死、懿尙書ト爲ル、蕭衍ハ懿ノ弟ナリ、衍人ヲシテ懿ニ勸メテ伊霍ノ事ヲ行ハシム、然ラスンバ、亟ニ歷陽ニ還ント、懿用ユルヲ能ハズ、竟ニ死ヲ賜フ、衍兵ヲ起シテ建康ヲ圍ム、齊人寶卷ヲ弑シテ衍ヲ迎フ、時ニ南康王寶融先ニ已ニ自立シ、是ヲ和帝ト爲ス、和帝位ニ即キ徒ニ虛器ヲ擁ス、齊太后制ヲ稱シ、蕭衍ヲ以テ相國ト爲シ、梁公ニ封シ、九錫ヲ加フ、尋テ爵ヲ進メテ王ト爲ル、帝姑孰ニ至ル、詔シテ梁ニ禪ル、帝在位僅ニ一年ニシテ弑セラル、齊高帝ヨリ是ニ至テ二十三年ニシテ亡ブ、宋齊梁陳ノ間、其君主酒色ニ荒亂シテ、復倫理無シ、而シテ閹官便倂ノ徒

内外交結、轉々相引進シ、賄賂公行、賞罰常ナク、紀綱督亂、劫運頹促、生民ノ不幸、恐クハ此時ヨリ太甚シキハ無カルベシ

第七章

元魏分裂

魏孝文帝崩シ、太子恪立チ是ヲ世宗宣武帝ト爲ス、宣武帝崩シ、太子翊立ツ、是ヲ肅宗孝明帝ト爲ス、時ニ甫メテ六歳、母胡氏制ヲ稱ス、帝既ニ長スルニ及ビテ遊騎ヲ好ミ、朝政ヲ親ラセズ、胡后モ亦淫亂、魏ノ政始メテ亂ル、將軍張彝ノ子仲瑀封事ヲ上リテ武人ヲ排抑ス、喧謗路ニ盈チ、榜ヲ大巷ニ立テ、期ヲ剋シテ會集シ、其家ヲ屠ル、彝父子以テ意ト爲サズ、是ニ至テ羽林虎賁千人許相率キテ尙書省ニ至リ、詬罵シ瓦石ヲ以テ省門ヲ擊ツ、上下懾懼、敢テ禁討セズ、遂ニ彝ノ第ニ至リ、其舍ヲ焚キ、彝父子ヲ曳テ殿擊シテ之ヲ火中ニ投ス、仲瑀重傷ヲ負ヒ走り免レ、彝死シ、遠近震駭ス、胡

后其凶首八人ヲ收ヘテ之ヲ斬リ餘ハ復治セス、大赦以テ之ヲ安ンズ、懷朔鎮ノ函使高歡、洛陽ニ至ル、張彝ノ死スルヲ見、家ニ還リ、資ヲ傾テ以テ客ニ結ブ、或人其故ヲ問フ、歡曰ク『宿衛相率キテ大臣ノ第ヲ焚ク、朝廷懼レテ問ハズ、政ヲ爲ス、此ノ如シ、時事知ルベキハ、ミ、財物ハ豈常ニ守ルベケンヤ』初メ歡ノ祖謚、法ニ坐セラレテ懷朔鎮ニ徙リ、世北邊ニ居リ、遂ニ鮮卑ノ俗ニ習ヒ、沈深ニシテ大志アリ、侯景等ト相友トシ善シ、任俠ヲ以テ郷里ニ雄タリ、

胡太后朝ニ臨ミシヨリ以來、嬖幸事ヲ用ヒ、政治縱弛、盜賊蜂起、封疆日ニ蹙マル、太后孝明帝ノ寢ク長シ其所爲不謹ナルヲ以テ、帝ノ愛信スル所ノ者、輒チ事ヲ以テ之ヲ去リ、務メテ壅蔽ヲ爲シ、母子嫌隙日ニ深シ、時ニ爾朱榮、并、肆、益、廣、恒、雲、下州ニ都督トシ并セテ秀容部落ノ長タリ、高歡、榮ニ見エ、勸メテ兵ヲ舉テ帝側ヲ清メシム、會々孝明帝崩ス、胡太后之ヲ鳩スル也、爾朱榮乃チ兵ヲ舉ケ、孝文ノ姪長樂王子攸ヲ立テ、胡太后及ビ幼

主釗ヲ河ニ沈メ、王公以下二千餘人ヲ殺ス、榮大原王ト爲リ、晉陽ニ還ル、北海王顥魏宗室梁ニ奔リ、梁之ヲ立テ、將ヲシテ送テ洛陽ニ入ラシム、子攸出奔、爾朱榮河ヲ渡テ來リ救フ、顥走リ死シ、子攸洛陽ニ歸ル、榮ニ天柱大將軍ヲ加フ、榮不臣ノ志ヲ蓄フ、子攸陰ニ榮ヲ誅センコトヲ謀ル、元天穆並州ニ在ルヲ以テ忍テ未タ發セス、并セテ天穆ヲ召ス、榮天穆ト共ニ入ル、李侃晞等、刀ヲ抽テ東戸ヨリ入ル、榮即チ起テ御座ニ趨ク、子攸手ツカヲ之ヲ刺シ、天穆モ亦死ス、内外喜蹙、百僚入テ賀ス、爾朱世隆、爾朱兆ト宗室ノ長、廣王曄大武ノヲ立テ、洛陽ニ入ル、子攸弒ニ遇フ、謚シテ孝莊皇帝ト曰フ、世隆亦曄ノ疎遠ナルヲ以テ之ヲ廢シ、孝文ノ姪廣陵王恭ヲ立ツ、

高歡兵ヲ起シテ爾朱氏ヲ誅ス、初メ歡ノ東ニ出ツルヤ、趙郡ノ李元忠、露車ニ乗ジ、素箒濁酒ヲ載セテ以テ歡ヲ迎フ、歡未タ見ズ、元忠車ヲ下リテ獨酌シ、門者ニ謂テ曰ク『今國士門ニ到ルト聞キ、哺ヲ吐キ洗ヲ輟メズ、其

人知ルベシ、吾刺ヲ還シテ通スルヲ勿レ門者以テ告グ、歡遽ニ引キ入り、
 觴再行、筭ヲ取テ之ヲ鼓シ、歡ニ謂テ曰ク「天下ノ形勢知ルベシ、公猶爾朱
 ニ事フル耶、歡曰ク「然リ」元忠曰ク「英雄ニ非ザル也」歡曰ク「趙郡醉ヘリ」人
 ナシテ扶ケ出サシム、長史孫騰曰ク「此君天遣ハシ來ル、違フベカラス」歡
 乃チ復留テ共ニ語ル、元忠因テ策ヲ進ム、歡急ニ元忠ノ手ヲ握テ謝ス、歡
 信都ニ至ル、信都ノ高乾、封隆之等之ヲ迎ヘ、是ニ至テ洛陽ニ入り、恭及ヒ
 朗ヲ廢シ、孝文ノ孫平陽王脩ヲ立ツ、是ヲ孝武帝ト爲ス、帝恭ヲ殺ス、諡シ
 テ節閔皇帝ト曰フ、高歡、大丞相ト爲リ、府ヲ晉陽ニ建テ之ニ居ル、帝歡ヲ
 畏レ、晉陽ヲ伐ンテ謀ル、歡、兵ヲ擁シテ來ル、將軍王思政曰ク「高歡ノ心
 昭然知ルベシ、洛陽ハ用武ノ地ニ非ズ、宇文泰王室ヲ心トス、今往テ之ニ
 就カン、裴俠曰ク「是レ湯ヲ避ケテ火ニ入ルニ異ナルヲナシ、然レモ歡ヲ
 圖レバ立トコロニ至ルノ憂アリ、西巡スレバ將來ノ慮アリ、且ツ關右ニ
 至リ、徐カニ其宜ヲ思フノミ」帝長安ニ奔リ、關西ノ大都督宇文泰ニ依ル、

泰ヲ以テ大丞相ト爲ス、歡、魏主ヲ追フ及ハズ、遂ニ清河王ノ世子善見ヲ
 洛陽ニ立テ、鄴ニ遷ル、是ヲ孝靜帝ト爲ス、魏、道武ヨリ是ニ至テ十二世、
 百四十九年、分裂シテ東魏、西魏ト爲ル、

第八章

宇文泰ト高歡

宇文泰、字ハ黑獺、代郡武川ノ人也、其先ハ炎帝ヨリ出ツ、炎帝黃帝ノ滅ス
 ル所ト爲リ、子孫遁レテ朔野ニ居ル、其後葛烏兔ト云フモノアリ、雄武ニ
 シテ算畧多シ、鮮卑奉シテ以テ主ト爲ス、遂ニ十二部落ヲ總ベ、世々大人
 タリ、其裔孫ニ及ビテ普回ト云フモノアリ、狩ニ因テ玉璽三紐ヲ得タリ、
 文ニ皇帝璽ト曰フ、普回以テ天授ト爲シ、己レ獨リ之ヲ異トス、其俗天子
 ナ謂テ宇文ト曰フ、故ニ國號ヲ宇文ト稱ス、因テ以テ氏ト爲ス、普回ノ子
 莫那、陰山ヨリ南ニ徙リテ、始メテ遼西ニ居ル、是ヲ厭侯ト云フ、魏ノ舅甥

ノ國タリ、莫那ヨリ九世、侯歸豆ニ至テ、慕容晁ノ滅スル所ト爲ル、其子陵、燕ニ仕ヘ、駙馬都尉ニ拜シ、玄菟公ニ封セラル、慕容寶敗レテ魏ニ歸ルニ及ヒ、都牧主ニ拜シ、爵ヲ安定侯ト賜フ、天興ノ初メ、魏豪傑ヲ代郡ニ遷ス、陵例ニ隨ヒ、徙テ武川ニ居ル、即チ其郡縣ノ人ト爲ル、陵系ヲ生ミ、系、韜ヲ生ミ、韜、皇考、肱ヲ生ム、並ニ武畧ヲ以テ稱セラル、肱任俠ニシテ氣幹アリ、正光ノ末、沃野鎮ノ人、六韓ヲ破リ、陵ヲ拔キ、亂ヲ作ス、其僞署王衛可瓌、最モ盛ナリ、肱乃チ鄉里ヲ糺合シテ瓌ヲ斬ル、其衆乃チ散ス、後チ鮮于修禮ヲ陷レシカ、定州軍ノ破ル所ト爲リ、陣ニ戰没ス、武成ノ初メ、追諡シテ德皇帝ト云フ、宇文泰ハ肱、德皇帝ノ少子ナリ、母ヲ王氏ト云フ、王氏初メテ孕メルアリ、五月夜夢ム、子ヲ抱テ天ニ昇リ、纔ニ至ラスシテ止ムト、寤メテ之ヲ肱ニ告ク、肱喜テ曰ク『天貴ニ至ラスト雖、亦極マレリ』ト、宇文泰生レテ、黑氣アリ、蓋ノ如シ、下其身ヲ覆フ、長スルニ及ビテ、身ノ長八尺、方額、廣額、鬚髯美ナリ、髮長クシテ地ニ委シ、手ヲ垂レハ膝ヲ過ク、背

ニ黑子アリ、宛轉龍盤ノ形ニ似タリ、面色紫光アリ、人望テ之ヲ敬畏ス、少シテ大度アリ、家産ヲ事トセス、財ヲ輕シシ施ヲ好ミ、賢士大夫ニ交結スルヲ以テ務ト爲ス、德皇帝ニ隨テ、鮮于修禮ノ軍ニ在リ、葛榮、修禮ヲ殺スニ及ヒテ、泰時ニ年十八、榮將帥ニ任ス、其成謀ナキヲ察シ、諸兄ト之ヲ去ル、計未タ行ハレス、榮滅スルニ會シ、因テ爾朱榮ニ隨テ、晉陽ニ遷ル、榮、宇文兄弟ノ雄傑ヲ忌ミ、遂ニ託スルニ他罪ヲ以テシテ、第三兄洛生ヲ誅セシム、宇文泰家冤ヲ以テ自ラ理ス、辭旨慷慨ナリ、榮感シテ之ヲ免シ、益々敬待ヲ加フ、始メ統軍ヲ以テ榮ニ從ヒ、征討ノ後、別將ヲ以テ賀拔岳ニ從ヒ、北海王顥ヲ洛陽ニ討チ、孝莊反正ス、功ヲ以テ寧都子ニ封セラル、後岳ニ從テ關ニ入リ、平萬俟醜奴原州ノ事ヲ行フ、時ニ關隴寇亂ス、泰撫スルニ、恩信ヲ以テス、百姓皆喜ヒテ曰ク『早ク宇文使君ニ遇ハ、吾等豈逆亂ニ從ハンヤ』ト、泰嘗テ數騎ト野ニ從ヒ、忽チ簫鼓ノ音ヲ聞キ、以テ從者ニ問フ、皆之ヲ聞クモノナシ、意獨リ之ヲ異ム、普泰二年、爾朱天光、東ノ方、高

歡ヲ拒キ、弟顯壽ヲ留メテ長安ヲ鎮セシメ、秦州刺史侯莫陳悅ヲ召シテ東下セシム、岳、天光ノ必ズ敗ルハ、ナ知リ、悦ヲ留メテ共ニ顯壽ヲ圖ラント欲ス、計出ル所ナシ、泰、岳ニ謂テ曰ク『今天光尙ホ悦ヲ近ツケ、未ダ必ズシモ、忒心アラス、若シ此事ヲ以テ之ヲ告グ、恐ラクハ其レ驚惶セン、然レトモ、悦、主將タリト雖、臣、物ヲ制スルコト能ハス、若シ先ツ其衆ヲ説カハ、必ス人心ヲ留ムルアラン、進テハ爾朱ノ期ヲ失シ、退テハ人情ノ變動ヲ恐ル、若シ此ニ乗シテ、悦ニ説カハ、事遂ケサルナシ』ト、岳大ニ喜ヒ、即チ泰ヲシテ悦カ軍ニ入り、之ヲ説カシム、悦遂ニ岳ト長安ヲ襲フ、泰、輕騎前鋒ト爲リ、追テ華陰ニ至リ、顯壽ヲ擒ニス、岳關西大行臺タルニ及ヒ、宇文泰ヲ以テ左丞領岳府司馬トナシ、事巨細トナク、皆委決ス、高歡既ニ爾朱氏ヲ除キ、遂ニ朝政ヲ專ラニス、泰往テ之ヲ觀ルヲ請ヒ、并州ニ至ル、高歡泰ノ風骨非凡ナルヲ見テ曰ク『此小兒眼目異ナリ』ト、將ニ之ヲ留メントス、泰詭リテ忠款ヲ陳ヘ、具ニ左右ニ託シテ、苦口ニ復命ヲ求メ、道ヲ倍シテ行

ク、行ク一日ニシテ、歡之ヲ悔ヒ、驛ニ上ルコト千里、泰ヲ追テ關ニ至リ、及ハスシテ反ル、泰還リ、岳ニ謂テ曰ク『高歡ハ豈人臣ナランヤ、逆謀未ダ發セサルモノハ、公カ兄弟ヲ憚ルノミ、侯莫陳悅本ト實ニ庸材ナリ、歡ノ爲ニ忌マレズ、但タ之レカ爲ニ備サニ之ヲ圖ル、難カラス、今費也頭、控弦ノ騎一萬ニ下ラス、夏州刺史、解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ヒ靈州刺史曹泥並ニ僻遠ヲ恃ミ、常ニ異望ヲ懷ク、河西ノ流人、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ダ朝風ヲ奉セス、今若シ軍ヲ移シ隴ニ近テ、其要害ヲ扼シテ之ニ示スニ威ヲ以テシ之ヲ懷クルニ德ヲ以テセハ、即チ其士馬ヲ收メテ以テ吾軍ヲ資クヘシ、西氏、羌、韓、北沙塞ヲ撫シ、軍ヲ長安ニ還シ、魏室ヲ匡補ス、此レ桓文ノ舉ナリ』ト、岳大ニ悦ヒ、泰ヲシテ關ニ詣リテ事ヲ請ヒ、密ニ其狀ヲ陳セシム、魏帝之ヲ納レ、泰ニ武衛將軍ヲ加ヘ、還リテ岳ニ報セシム、遂ニ軍ヲ引テ西平涼ニ次ス、岳曰『宇文左丞ハ、吾カ左右ノ手ナリ、何ソスヘケンヤ』ト、沉吟スルコト累日、乃チ衆議ニ從ヒ、宇文泰ヲ表シテ夏州刺

史ト爲ス、泰州ニ至ル、伊利風ヲ望テ歎附ス、而シテ曹泥猶ホ使ヲ高歡ニ通ス、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曹泥ヲ討タント欲シ、都督趙貴ヲ遣ハシ、夏州ニ至リ、泰ト謀ラシム、泰曰ク『曹泥孤城阻遠未タ憂ト爲スニ足ラス、侯莫陳悅、貪ニシテ信ナシ、是レ宜シク先ツ圖ルヘキナリ』ト、岳聽カス、遂ニ悦ト與ニ泥ヲ討ツ、二月河曲ニ至リ、果シテ悦ノ害スル所ト爲リ、衆散シテ平涼ニ還ル』

高歡晋陽ニ據ル時ニ當テ、賀拔岳關西二十州ヲ都督セシガ、岳、泰州ノ刺史侯莫悅ノ殺ス所ト爲リ、岳已ニ死シ、悦ノ軍中皆相賀ス、獨リ行臺郎中薛澄私ニ所親ニ謂テ曰ク『悦、才畧素ヨリ薄ク、輒ク其將ヲ害ス、吾輩人ノ庸ト爲ラン、何ノ賀スルカ之レアラン』ト、諸將都督武川ノ寇恪、年最モ長セルヲ以テ推シテ諸軍ヲ總ベシム、洛素ヨリ威畧ナク衆ヲ齊フルト能ハズ、乃チ自ラ位ヲ避ケント請フ、趙貴曰ク『宇文夏州、英畧蓋世、遠近心ヲ歸シ、賞罰嚴明ニシテ士卒命ヲ用ユ、若シ迎ヘテ之ヲ奉セハ、大事定ラ

ン』ト、諸將或ハ南ノ方、賀拔勝ヲ召サントシ、或ハ東ノ方、魏朝ニ告ケントシ、猶豫シテ決セ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ク『遠水、近火ヲ救ハズ、今日ノ事、宇文夏州ニ非ザレバ、能ク之ヲ濟フモノナシ』ト、衆乃チ朔周ヲシテ馳セテ夏州ニ至リ、泰ヲ召サシム、泰將佐賓客ト議ス、時ニ前大中大夫穎川韓褒曰ク『是レ天授ナリ、何ソ疑ハン、侯莫悅ハ井中ノ蛙ノミ、君ヲシテ往カシメハ、必ズ之ヲ擒ニセン』ト、衆以爲ラク『悦水洛ニ在リ、平涼ヲ去ルト遠カラズ、若シ已ニ賀拔公ノ衆アラバ、之ヲ圖ルト實ニ難シ、願クハ且ラク留マリテ變ヲ窺ハント、泰曰ク『悦已ニ元帥ヲ害シ、自ラ勢ニ乘シ、直ニ平涼ニ據リ、退テ水洛ニ屯ニセバ、吾レ其能ク爲ストナキヲ知ル、夫レ得難ク、失ヒ易キモノハ、時ナリ、若シ早ク赴カズンバ、衆心將ニ離レントス』ト、因テ帳下ノ輕騎ト馳セテ平涼ニ赴ク、杜朔周ヲシテ衆ヲ帥キテ、先ツ彈箏峽ニ據ラシム、時ニ民間惶懼シ、逃散スルモノ多ク、軍士爭テ之ヲ掠メント欲ス、朔周曰ク『宇文公、方ニ罪ヲ伐チ民ヲ討ス、奈何ソ賊ヲ助ケテ虐チ

爲ス乎』ト撫シテ之ヲ遣リケレハ、遠近悅附セサルハナシ、泰聞キテ之ヲ嘉ス、

此時歡、侯景ヲシテ岳ノ衆ヲ招撫セシム、泰安定ニ至リテ之ト遇ヒ、謂テ曰ク『賀拔公死セリト雖、宇文泰尙ホ存セリ、卿何爲スルモノゾ、景色ヲ失シテ曰ク『我レ猶箭ノ如シ、唯タ人ノ射ル所ナリ』ト遂ニ還ル、泰平涼ニ至リ、岳ヲ哭シテ慟シ、將士皆悲喜ス、歡復侯景、張華原散騎常侍代郡王基、大安守ヲシテ泰ヲ勞セシム、泰之ヲ受ケス、却カシテ之ヲ留メント欲シ、曰ク『留マレハ即チ共ニ富貴ヲ享ケン、然ラザレバ命今日ニ在リ』華原曰ク『明公、使者ヲ却スニ死亡ヲ以テセント欲ス、華原ノ懼ル、所ニ非ズ』ト、泰乃チ之ヲ遣ル、基還テ曰ク『宇文泰ハ雄傑ナリ、請フ其未タ定ラザルニ及ヒテ之ヲ滅セン』歡曰ク『卿、賀拔侯莫陳ヲ見ズ乎、吾レ當ニ計ヲ以テ手ヲ拱シテ之ヲ取ルベシ』ト、魏主遂ニ宇文泰ヲ以テ大都督ト爲シ、岳ノ軍ヲ統ベシム、泰書ヲ悅ニ與ヘテ左ノ如ク云ヘリ、

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

泰兵ヲ引テ悅ヲ擊チ、原州ニ至ル、衆軍畢ク集リ、隴ニ上リ、兄ノ子導ヲ留メテ都督ト爲シ、原州ヲ鎮ス、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サズ、百姓大ニ悅ブ、軍尤狹關ニ出ツ、雪深キト二尺、泰道ヲ倍シテ兼行シ、其不意ニ出ツ、悅之ヲ聞キ、退キテ畧陽ヲ保チ、萬人ヲ留メテ水洛ヲ守ル、泰至レハ、水洛乃チ降ル、泰輕騎數百ヲシテ畧陽ニ赴カシム、悅退キテ上邽ヲ保チ、季弼ヲ召シテ之ト、宇文泰ヲ拒カシム、弼、悅ノ必敗ヲ知り、陰ニ使ヲ遣ハシテ、泰ニ詣ラシメ、内應ヲ爲サント請ス、悅州城ヲ棄テ南、山險ヲ保ツ、弼所部ニ謂テ曰ク『侯莫陳公、秦州ニ還ント欲ス、汝輩何ソ裝束セザルヤ』ト、衆皆之ヲ信シ、爭テ上邽ニ赴ク、弼先ツ城門ニ據テ以テ之ヲ安集シ、遂ニ城ヲ擧ケ

テ宇文泰ニ降ル、宇文泰乃チ弼ヲ以テ秦州刺史ト爲ス、悅將ニ出テ、戰
ントス、軍自ラ驚潰シ、軍ヲ棄テ、走リ、數日ノ中、盤桓往來、赴ク所ヲ知ラ
ズ、自ラ驟ニ乘シテ靈州ニ向フ、泰、原州都督、賀拔穎ヲシテ之ヲ追ハシム、
悅追騎ヲ望見シテ野ニ縊死スト云フ、

泰、上邽ニ入り、辟僚ヲ引テ記室參軍ト爲シ、悅ノ府庫ヲ收ムレハ、財物山
積ス、泰秋毫モ取ラズ、皆之ヲ士卒ニ賞ス、左右一銀璽ヲ竊ミテ歸ル、泰知
テ之ヲ罪シ、剖テ將士ニ賜フ、夏州長史于謹、泰ニ謂テ曰ク、『明公、關中險固
ノ地ニ據リ、將士驍勇、土地膏腴ナリ、今マ天子洛ニ在リ、群兇ニ逼ラル、若
シ明公ノ懇誠ヲ陳シ、時事ノ利害ヲ算フルハ、請フ關右ニ都シ、天子ヲ
挾ミテ以テ諸侯ニ令シ、王命ヲ奉シテ以テ叛亂ヲ討セン、是レ桓文ノ業
千載一時ナリ』泰深ク之ヲ嘉ミス、

泰曰、『秦隴ヲ定メ、威望日ニ盛ンナリ、歡之ヲ聞キ、使ヲ遣ハシテ甘言厚
禮、以テ之レニ結ハントス、泰受ケス、其書ニ封シ、都督濟北張軌ヲシテ魏

主ニ獻セシム、斛斯椿、軌ニ問テ曰ク、『高歡ノ逆謀、行路ノ人、皆之ヲ知ル、人
情恃ム所、唯タ西方ニ在リ、知ラス宇文ノ才、賀拔ニ比スレハ如何ン』軌曰
ク、『宇文、公文以テ國ヲ經ムルニ足リ、武以テ能ク亂ヲ定ム』椿曰ク、『誠ニ君
ノ言ノ如クンハ、眞ニ恃ムベキナリ』ト魏主、泰ヲ以テ侍中、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零陽縣公ト爲シ、巳ニシテ、尙書僕射ヲ兼子、關西
ノ大行臺ト爲シ、之ヲ妻ハスニ馮翊長公主ヲ以テス、

魏孝武帝、晉陽ヲ擊ンコトヲ謀ル、高歡、兵ヲ擁シテ來リ、改ム、帝、西ノ方、長安
ニ奔リシガ、歡人ヲシテ之ヲ追ハシメ、及ハズ、泰、趙貴、梁禦ヲシテ、甲騎二
千ヲ帥キテ帝ヲ奉迎セシム、帝、河ニ循テ西行シ、禦ニ謂テ曰ク、『此水東流
シテ朕西上ス、若シ復タ洛陽ニ見エ、親ラ陵廟ニ詣ルコトヲ得バ、卿等ノ功
ナリ』ト、泰、儀衛ヲ備ヘテ帝ヲ迎ヘ、冠ヲ免シ、流涕シテ曰ク、『臣寇亂ヲ
遏ムルコト能ハズ、乘輿ヲシテ播遷セシム、臣ノ罪ナリ』帝曰ク、『公ノ忠節、遐
邇ニ著ハル、朕不徳ヲ以テ負乘寇ヲ致ス、今日相見テ深ク以テ厚顔ス、方

ニ社稷ヲ以テ公ニ委ス、公其レ之ヲ勉メヨ』ト、遂ニ長安ニ入ル、泰ヲ以テ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尙書令ト爲シ、軍國ノ政、咸ナ決テ取ル、別ニ二尙書ヲ置テ、機事ヲ分掌シ、行臺尙書毛遐、周惠達ヲ以テ之ニ任ス、時ニ軍國草創、二人糧儲ヲ積ミ、器械ヲ治メ、士馬ヲ簡ビ、魏朝之レニ賴ル、泰軍ヲ進メテ、潼關ヲ攻メ、薛瑜ヲ斬リ、其卒七千人ヲ虜ニシ、長安ニ還テ、大丞相ト爲ル、歡乃チ清河世子善見ヲ立テ、帝ト爲シ、之ヲ孝靜帝ト爲ス、年甫メテ十一、孝武帝、長安ニ居ル、半年、泰ト隙アリ、酒ヲ飲ミ、酖ニ遇テ殞ス、泰、大宰南陽王寶炬ヲ奉シテ之ヲ立テ、之ヲ孝文帝ト爲ス、泰、歡ト智勇相角シ、更々勝敗アリ、泰、廣陽ニ軍シ、諸將ニ謂テ曰ク『敵、我三面ヲ拵シ、浮橋ヲ作テ以テ必ズ度ル、ト示ス、是レ我軍ヲ綴リ、寶泰ヲシテ西入スル、ト得セシメント欲スルノミ、高歡、兵ヲ起セシタリ、寶泰常ニ前鋒タリ、其下銳卒多ク、屢々勝テ驕ル、今マ之ヲ襲フ、ハ必ズ克タン、泰ニ克タバ則チ歡戰ハズシテ自ラ走ラン』諸將皆謂テラク『賊近キニアリ、之ヲ捨テ、遠キヲ襲フ、

若シ蹉跌アラバ悔ユ、何ゾ及バン、若カズ兵ヲ分チテ之ヲ禦カンニハ』ト、泰曰ク『高歡再タヒ潼關ヲ攻ム、我軍瀾上ニ出テズ、今大舉シテ來ル、謂テラク吾當ニ自ラ守ルベシ、今ヤ我ヲ輕ニスルノ心アリ、之レニ乘シテ之ヲ襲ヘバ、何ゾ克タザルヲ憂ヘン、賊浮橋ヲ作ルト雖、未タ徑チニ度ルコト能ハズ、五日ヲ過キザルニ、吾レ寶泰ヲ取ント必セリ、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テ然リト爲ス、泰長安ニ還リ、其計ヲ隱シ、以テ族子、直事郎中深ニ問フ、深曰ク『寶泰ハ歡ノ饒將ナリ、今大軍、蒲坂ヲ攻ムル、ハハ、高歡拒守シテ、寶泰之ヲ救ハン、吾レ表裏ヨリ敵ヲ受ク、是レ危道ナリ、若カズ、輕銳ヲ選ヒテ、潛ニ小關ニ出デンニハ、寶泰躁急、必ズ來リ決戰セン、高歡持重、未タ之ヲ救ハズ、我急ニ泰ヲ擊ツ、必ズ擒ニスベキナリ、泰ヲ擒ニスル、ハハ、高歡ノ勢自ラ沮ン、師ヲ回シテ之ヲ擊テハ、以テ勝ヲ決スベシ』泰曰ク『是レ我心ナリ』ト、乃チ隴右ヲ保ツト、聲言シ、潛ニ東ニ出デ、小關ニ至ル、寶泰卒ニ軍ノ至ルト聞キ、風陵ヨリ度ル、泰馬ヲ牧澤ニ出

シ、竇泰ヲ撃テ犬ニ之ヲ破リ、士卒皆盡キ、竇泰自殺ス、歡、河水ノ薄キヲ以テ赴キ救フ、能ハズ、浮橋ヲ撤シテ退ク、儀同代人、薛孤延殿ト爲リ、一日斫リ、十五刀折レ、乃チ免ル、コヲ得タリ、泰モ亦軍ヲ引テ還ル、歡兵ヲ出シテ魏ヲ拒ク、杜弼先ツ内賊ヲ除カンコヲ請フ、歡問フ『内賊誰ト爲ス』弼曰ク『諸勳貴、百姓ヲ掠奪スルモノ是レナリ』歡應ヘス、軍士ヲシテ皆弓ヲ張りテ矢ヲ注キ、刀ヲ舉ケテ稍ヲ按シ、道ヲ夾ミテ羅列シ、弼ニ命シテ、其間ニ出テシム、弼戰慄汗ヲ流ス、高歡乃チ之ニ諭シテ曰ク『矢注グト雖、凡射ラズ、刀舉クト雖、凡撃タズ、稍按スト雖、凡刺サズ、汝猶魂ヲ亡シ、膽ヲ失ス、諸勳人、身鋒鏑ヲ犯シ、百死一生、或ハ貪鄙ト雖、凡取ル所ノモノ大ナリ、豈之ヲ常人ニ比スベケンヤ』ト、弼頓首シテ及ハズト謝ス、歡毎ニ軍士ニ號令シ、常ニ丞相屬代郡、張華原ヲシテ宣旨セシメ、其鮮卑ニ語レハ則チ曰ク『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温飽、汝何爲陵之』ト、其華人ニ語レハ則チ曰ク『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

撃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歡、高敖曹ヲ以テ軍司大都督ト爲シ、七十六都督ヲ統ヘ、司空候景ヲ以テ西道大行臺ト爲シ、敖曹及ビ、行臺任祥、御史中尉劉貴、豫州刺史堯雄、冀州刺史萬俟洛ト同シク兵ヲ虎牢ニ治メシム、高歡自ラ兵二十萬ニ將トシテ壺口ヨリ蒲津ニ赴キ、高敖曹ヲシテ兵三萬ニ將トシテ河南ニ出デシム、是時關中飢ユ、泰率キル所ノ將士、萬人ニ滿タス、恒農ニ館スルコト五十餘日、歡ノ將ニ河ヲ濟ントスルト聞キ、兵ヲ引キ關ニ入ル、高敖曹遂ニ恒農ヲ圍メリ、高歡ノ右長史、薛琰、歡ニ言テ曰ク『西賊連年饑饉ス、故ニ死ヲ冒シ來テ陝州ニ入り、倉粟ヲ取ント欲ス、今敖曹已ニ陝城ヲ圍ミ、粟出ツルコトヲ得ズ、但タ兵ヲ置キ、共ニ野戰スルコト勿レ、麥秋ニ及ブ頃、其民自ラ餓死スベシ、竇炬、黑獺、何ソ降ラザナル憂ヘンヤ、願クハ河ヲ度ルコト勿レ』侯景曰ク『今マ兵ヲ舉ケ、形勢極メテ大キナリ、萬一捷タザレハ、粹ニ收メ難シ、若カズ、分チテ二軍ト爲シ、相繼テ進ミ、前軍若シ勝タバ、後軍力ヲ全ク

シ、前軍若シ敗ルレハ、後軍之ヲ承ケント、歡從ハズ、蒲津ヨリ河ヲ濟ル、泰使ヲ遣ハシテ華州刺史王羅ニ戒メシム、羅使者ニ謂テ曰ク『老羅道ニ當テ臥ス、貉子那ゾ過クルトヲ得ン』ト、歡馮翊城下ニ至リ、羅ニ謂テ曰ク『何ソ早ク降ラサル』羅大ニ呼テ曰ク『此城ハ是レ王羅ノ冢ナリ、死生此ニ在リ、死セント欲スルモノハ來レ』ト歡、其攻ムベカラザルヲ知リ、乃チ洛ヲ涉リ許原ノ西ニ軍ス、泰渭南ニ至リ、諸州ノ兵ヲ徵セシガ皆未タ會セズ、進ミテ歡ヲ撃ント欲ス、諸將皆衆寡敵セサルヲ以テ歡ノ更ニ西スルヲ待テ、其勢ヲ觀ント請フ、泰曰ク『高歡若シ長安ニ至ラバ、人情大ニ擾レン、今マ其遠ク來リ新ニ至ルニ及ビテ之ヲ撃ツベシ』ト浮橋ヲ渭ニ造リ、軍士ヲシテ三日ノ糧ヲ齎ラシ、輕騎渭ヲ度リ輜重渭南ヨリ渭ヲ夾ミテ西ス、泰沙苑ニ至リ東魏ノ軍ヲ距ルト六十里、諸將皆懼レ、宇文深、獨リ賀ス、泰其故ヲ問フ對テ曰ク『高歡河北ヲ鎮撫シ、甚タ衆心ヲ得タリ、此ヲ以テ自ヲ守ラハ、未タ圖リ易カラズ、今師ヲ懸ケテ河ヲ渡ル、是レ衆ノ欲スル

所ニ非ズ、獨リ高歡、資泰ヲ失ハンコトヲ耻チ諫ニ復リテ來ル、所謂忿兵ナシ、一戰ヲ擒ニスベシ、事理昭然、何ソ賀セザラン、願クハ深ク一節ヲ假シ、王羅ソ兵ヲ發シテ其走路ヲ邀ヘ、之ヲシテ遺類ナカラシメン』泰、須昌縣公達奚武ヲシテ歡ノ軍ヲ覘ハシム、武三騎ニ從ヒ、皆高歡ノ將士ノ衣服ニ倣ヒ、日暮、營ヲ去ルト數百步、馬ヨリ下リテ潛ニ聽キ、其軍號ヲ得因テ馬ニ上リ營ヲ履、具サニ敵ノ情狀ヲ審ニシテ還ル、歡、泰ノ至ルト聞キ、兵ヲ引テ之レニ會ス、候騎、歡ノ軍、將ニ至ントスト告グ、泰、諸將ヲ召シテ之ヲ謀ル、圍府儀同三司李弼曰ク『彼レ衆ク我寡ナシ、平地ニ陳スベカラズ、是レヨリ東十里、渭曲アリ、先ツ據テ以テ之ヲ待ツベシ』ト、泰之レニ從ヒ、水ヲ背ニシテ東西、陳ヲ爲シ、李弼右拒ト爲リ、趙貴左拒ト爲リ、將士ニ命シテ皆戈ヲ葦中ニ偃シ、鼓聲ヲ聞テ起ツコトヲ約ス、晡時、東魏ノ兵、渭曲ニ至ル、都督、大安斛羌舉曰ク『黑獺、圍ヲ舉ケテ來ル、一死以テ勝負ヲ決セン』ト、欲ス、譬ハハ獺狗ノ如ク、或ハ能ク人ヲ噬マン、且ツ渭曲葦深ク、土濘ニ

カチ用ユル所ナシ、若カス、緩ニ共ニ相持シ、密ニ精銳ヲ分チ、徑ニ長安ヲ掩ハシ、巢穴已ニ傾ク、片ハ黑獺戰ハスシテ擒ト爲ラント、歡曰ク「火ヲ縱チテ之ヲ焚ク、如何シ」侯景曰ク「當ニ黑獺ヲ生擒シ以テ百姓ニ示スベシ、若シ衆中燒死セハ誰レカ復之ヲ信セン」彭樂盛氣鬪ント請フ曰ク「我衆ク賊寡ナシ、百人一ヲ擒ニセハ、何ソ克ダザルヲ憂ヘン」ト歡之レニ從フ、東魏ノ兵、魏兵ノ少ナキヲ見テ、爭テ之ヲ進擊シ、復タ行列ナシ、兵將ニ交ントス、泰、鼓ヲ鳴ラズ、士皆奮起シ、于謹等ノ六軍之ト合シ、李弼鐵騎ヲ帥キテ之ヲ橫擊シ、東魏ノ兵、中截シテ二ト爲リ、遂ニ大ニ之ヲ破ル、李弼ノ弟、擲身小ニシテ勇アリ、毎ニ馬ヲ躍ラシテ陳ヲ陷キリ、身ヲ鞍甲ノ中ニ隠ス、敵見テ皆曰ク「此小兒ヲ避ケヨ」泰歎シテ曰ク「膽決此ノ如シ、何ソ必ズシモ八尺ノ軀ノミナランヤ」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ク、甲裳盡ク赤シ、泰曰ク「其甲裳ヲ觀テ、令貴ノ勇ヲ知ルニ足レリ、何ソ必ズシモ數數ノミナランヤ」彭樂醉ニ乘シテ深ク魏ノ陳ニ入り、魏人之ヲ刺ス、腸出テ

之ヲ内レ、復戰フ、歡、兵ヲ収メテ更ニ戰ント欲シ、張華原ヲシテ簿ヲ以テ營ヲ歷、兵ヲ點セシム、應スルモノナシ、還テ歡ニ言テ曰ク「衆盡ク去リ、營皆空シ」ト高歡猶未タ肯テ去ラズ、阜城侯斛律金曰ク「衆心離散シ、復タ用ユベカラズ、宜シク急ニ河東ニ向フベシ」歡鞍ニ據テ未タ動カス、金鞭ヲ以テ馬ヲ拂ヒ、乃チ馳セ去リ、夜ル河ヲ渡リ、船岸ヲ去ル、遠シ、歡、驘ニ跨リテ、船ニ就キ、乃チ度ル、甲士八萬人ヲ失シ、鎧仗十八萬ヲ棄ツ、泰、歡ヲ追テ河上ニ至リ、甲士ニ萬餘人ヲ留メ、餘ハ悉ク縱チ歸ラシム、都督李穆曰ク「高歡膽ヲ破ル、速ニ之ヲ追ヘバ、獲ベシ」ト泰聽カズ、軍ヲ渭南ニ還ス、微スル所ノ兵、甫メテ至ル、乃チ戰所ニ於テ人毎ニ柳一株ヲ植エテ以テ武功ヲ旌スト云フ、侯景歡ニ言テ曰ク「黑獺新ニ勝テ驕ル、必ズ備ヲ爲サズ、願クハ精騎二萬ヲ得テ、經ニ往テ之ヲ取テ、歡以テ婁妃ニ告グ、妃曰ク「若シ其言ノ如クンハ、景豈還ルノ理アラシヤ、黑獺ヲ得テ景ヲ失ス、何ノ利カ之レアラシ」歎乃チ止ム、魏、泰ヲ以テ柱國大將軍ニ加ヘ、李弼

等十二將皆爵ヲ進メ邑ヲ増シ各々差アリ、
高歡沙苑ノ敗ヲ以テ大丞相ヲ解ント請ヒ詔シテ之ヲ許ス頃クアリテ
舊ニ復ス已ニシテ侯景高歡曹等魏ノ獨孤信ヲ金墉ニ圍ム大師歡大軍
ヲ帥キテ之ニ繼グ景悉ク洛陽内外ノ官寺ヲ燒キ民居存スルモノ什カ
二三魏主將ニ洛陽ニ往キ圍陵ヲ拜セントシ信等急ヲ告クルニ會ス遂
ニ泰ト俱ニ東シ尙書左僕射周惠達ニ命シテ太子欽ヲ輔ケ長安ヲ守ラ
シム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軍騎大將軍達奚武千騎ヲ帥キテ前驅タリ泰穀
城ニ至ル侯景等陣ヲ整ヒテ其至ルヲ待ント欲シ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
貸文所部ヲ帥キテ其前鋒ヲ擊ント請フ景等固ク之ヲ止メシモ貸文勇
ニシテ專ナリ命ヲ受ケズ可朱渾道元ト千騎ヲ帥キテ前進シ夜李弼達
奚武ニ孝水ニ遇フ弼軍士ニ命シテ鼓噪シ柴ヲ曳キ塵ヲ揚ゲ之ヲ走ラ
シ弼追テ貸文ヲ斬ル道元單騎免ルコトヲ得タリ悉ク其衆ヲ俘ニシテ
之ヲ恒農ニ送ル泰軍ヲ滎東ニ進ム侯景等夜圍ヲ解キテ去ル泰輕騎ヲ

帥キ景ヲ追テ河上ニ至ル景陣ヲ爲リ北ハ河橋ニ據リ南ハ邙山ニ屬シ
泰ヲ防グ泰ノ馬流矢ニ中リテ驚逸シ遂ニ之ク所ヲ失シ泰地ニ墜ツ東
魏ノ兵追テ之レニ及ボシ左右皆散ス都督李穆馬ヨリ下リ策ヲ以テ宇
文泰ノ背ヲ拊チ罵テ曰ク「籠東ハ軍士爾曹ハ主何クニアル而シテ獨リ
此ニ留マラル」ト追者其貴人タルヲ疑ハズ之ヲ捨テ去ル穆馬ヲ以テ泰ニ
授ケ之ト共ニ逸シ魏兵復振ヒ東魏ノ兵ヲ擊テ大ニ之ヲ破ル
京兆忠武公高歡曹意泰ヲ輕ンズ旗蓋ヲ建テ以テ陣ヲ陵グ魏人銳ヲ
盡シテ之ヲ攻メ一軍皆沒シ歡曹單騎走リテ河陽南城ニ投ス守將北豫
州刺史高永樂ハ歡ノ從祖兄ノ子ナリ歡曹ト隙アリ門ヲ閉チテ受ケズ
歡曹仰キ呼ビ繩ヲ求ムレモ得ズ刀ヲ拔キテ闔ヲ穿ツ未タ徹セズシテ
追兵至ル歡曹橋下ニ伏シ追兵其從奴金帶ヲ持スルヲ見歡曹ノ所在ヲ
問フ奴之ヲ指示シケレハ歡曹其免レザルヲ知リ頭ヲ奮テ曰ク「來レ汝
ニ開國公ヲ與ヘン」ト追者其首ヲ斬リテ去ル歡之ヲ聞キ肝膽ヲ失ス高

永樂ヲ杖ツト二百、赦曹ニ太師大司馬ヲ贈ル、泰、赦曹ヲ殺スモノニ布絹萬段ヲ賞ス、魏又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ヲ殺シ、甲士萬五千人ヲ虜ニシ、河ニ赴キテ死スルモノ萬ヲ以テ數フ、初メ歡萬俟普ノ尊老ナルヲ以テ特ニ之ヲ禮ス、其子洛日ク、願クハ死力ヲ以テ深恩ニ報セン、邙山ノ戰、諸軍北ノ方橋ヲ度ル、洛獨リ兵ヲ勒シテ動カズ、魏人ニ謂テ曰ク、萬俟洛此ニ在リ、能ク來ラバ來ルベシト、魏人畏レテ去ル、是日、東西魏陣ヲ置クト既ニ大ニ、首尾懸遠、且ヨリ未ニ至リ、戰フト數十合、氛霧四塞、茫乎トシテ辨セズ、魏ノ獨孤信、李遠右ニ居リ、趙費、怡峯、左ニ居リ、戰並ニ利アラズ、又未タ魏主及ビ泰ノ在ル所ヲ知ラズ、皆其卒ヲ棄テ、先ツ歸ル、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後軍タリ、信等ノ退クヲ見テ共ニ去ル、泰是レニ由テ、營ヲ燒キテ歸ル、儀同三司長孫子彥ヲ留メテ金墉ヲ守ラシム、王思政馬ヨリ下リ、長稍ヲ舉ゲ、左右橫擊シ、一舉シテ數人ヲ踏シ、陣ヲ陷キルト既ニ深ク從者盡ク死ス、思政重創ヲ被リテ悶絕シ、日暮敵亦兵ヲ收ム、思政戰フ

毎ニ常ニ破衣弊甲ヲ着シ、敵其將帥タルヲ知ズ、故ニ免ル、トナ得タリ、平東將軍蔡祐馬ヨリ下リテ步闘ス、左右馬ニ乘シテ倉卒ニ備シトナ勸ム、祐怒テ曰ク、丞相我ヲ愛スルト子ノ如シ、今日豈ニ生ヲ惜ンヤ、左右十餘人ヲ帥キ大聲疾呼シ、東魏ノ兵ヲ擊チ殺傷甚タ衆ク、東魏之ヲ圍ムト十餘重祐弓ヲ彎テ滿ヲ持シ、四面ヨリ之ヲ拒ク、東魏ノ人厚甲長刀ヲ募リ、直ニ進テ之ヲ取ラシム、祐去ルト三十步許、左右之ヲ射シトナ勸ム、祐曰ク、吾曹ノ命此ニ在リ一矢、豈虛シク發スベケンヤ、將ニ十步ニ至ントス、祐乃チ之ヲ射ル、弦ニ應シテ倒ル、東魏ノ兵稍々退ク、祐徐ニ引キ還ル、魏主恒農ニ至リシカ守將己ニ城ヲ棄テ、走リ、其虜ニスル所ノ降卒恒農ニ在ルモノ、相共ニ門ヲ閉チテ拒守ス、泰攻メテ之ヲ援キ、其魁首數百人ヲ誅ス、蔡祐追テ泰ニ恒農ニ及ボシ、夜泰ヲ見ル泰曰ク、承先（蔡祐ノ字）爾來、吾レ愛ナシ、泰驚キテ寢ヌルトナ得ズ、祐ノ股ニ枕シテ、然シテ後チ安シ、祐毎ニ泰ニ從テ戰ヒ常ニ士卒ノ先ト爲リ、戰還リ、諸將皆功ヲ爭フ、祐

終ニ言フ所ナシ、泰毎ニ歎シテ曰ク『承先口ニ勳ヲ言ハズ、我當ニ其論叙ニ代ルベシト、泰王思政ヲ留メテ恒農ヲ鎮セシメ、侍中東道行臺ニ除ス、東魏ノ御史中尉高仲密、魏ニ降ル、泰仲密ヲ以テ侍中司徒ト爲シ、諸軍ヲ帥キテ之レニ應シ、太子少傅李遠ヲ以テ前驅ト爲シ、洛陽ニ至ラシメ、圍府儀同三司子謹ヲシテ、柏谷ヲ攻メテ之ヲ拔カシメ、河橋ノ南城ヲ圍ム、高歡兵十萬ニ將トシテ河北ニ至ル、泰軍ヲ漚上ニ退ケ、火船ヲ上流ニ縱チ、以テ河橋ヲ燒ク、斛律金、行臺郎中張亮ヲシテ小艇百餘ヲ以テ、長鎖ニ載セ、火船ノ將ニ至ントスルヲ伺ヒ、釘ヲ以テ之ヲ釘セシム、鎖ヲ引キ岸ニ向ヒ橋遂ニ全キヲ得タリ、歡河ヲ渡リ、邙山ニ據テ陣ヲ爲リ、進マザルモノ數日、泰輜重ヲ漚曲ニ留メ、夜邙山ニ登リテ以テ歡ヲ襲フ、侯高歡ニ言テ曰ク『賦此ヲ距ルテ四十餘里、蓐食乾飯シテ來ル』ト高歡曰ク『自テ渴死スベシ』ト乃チ陣ヲ正シテ以テ之ヲ待ツ、泰ノ軍歡ノ軍ト相遇テ、車魏ノ彭樂數千騎ヲ以テ右翼ト爲シ、魏軍ノ北重ヲ衝キ、向フ所奔潰シ、遂

ニ馳セテ魏營ニ入ル、人彭樂叛クト告グルモノアリ、歡甚タ怒リ、俄ニシテ西北塵起リ、樂ノ使來テ捷ヲ告グ、魏ノ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等及ヒ督將僚佐四十八人ヲ虜ニシ、諸將勝ニ乘シテ、大ニ之ヲ破ル、斬首三萬餘級、高歡、彭樂ヲシテ宇文泰ヲ追ハシム、宇文泰窘シムト甚シ、樂ニ謂テ曰ク『汝、彭樂ニ非ズヤ、痴男子、今日我無ン、ハ明日豈汝アラン耶、何ゾ急ニ營ニ還リ、汝ノ金寶ヲ取メザルヤ』ト、樂其言ニ從ヒ、泰ノ金帶一獲ヲ獲テ、歸リ歡ニ謂テ曰ク『黑獺刃ヲ漏ラシ、膽ヲ破ル』ト、高歡其勝ヲ喜ベリト雖、臣泰ヲ失セシトチ怒リ之ヲシテ地ニ伏セシメ親テ其頭ヲ粹シ、速ニ之ヲ頓シ并セテ數ムルニ沙苑ノ敗ヲ以テシ、刃ヲ舉ケテ下サントスルモノ三々、ヒ噤齟良ヤ久クス、樂曰ク『五千騎ヲ乞テ復タ王ノ爲ニ之ヲ取ント、歡曰ク』『汝之ヲ縱ツハ、何ノ意ゾ而モ復タ取ルト言フ耶』ト、命シテ絹三千匹ヲ取リ、樂ノ背ヲ壓シ、因テ以テ之ヲ賜フ、

明日復戰フ、泰中軍ト爲リ、中山公趙貴、左軍ト爲リ、領軍若干惠等右軍ト爲リ、中軍右軍合擊シテ、大ニ之ヲ破リ、悉ク其歩卒ヲ俘ニス。歡馬ヲ失ス。赫連陽順馬ヨリ下リ、以テ歡ニ授ケ、歡馬ニ上リテ走ル。從フモノ僅ニ步騎七八、泰ノ兵之ヲ追フ。親信都督尉興慶曰ク、『王速ニ去レ、興慶腰ニ百箭アリ、百人ヲ殺スニ足レリ』。歡曰ク、『事濟レハ爾ヲ以テ懷州刺史ト爲シ、若シ死セバ、爾ノ子ヲ用ヒント』。興慶曰ク、『兒少ナリ、願クハ兄ヲ用ヒヨ』。歡之ヲ許ス。興慶拒キ戰ヒ、矢盡キテ死ス。東魏ノ兵士逃レテ、魏ニ奔ルモノアリ、告クルニ、高歡ノ所在ヲ以テス。泰勇敢ノ士三千人ヲ募リ、皆短兵ヲ執リ、大都督賀拔勝ニ配シテ以テ之レヲ攻ム。勝、歡ヲ行間ニ識リ、槊ヲ執テ、十三騎ト之ヲ逐ヒ、馳スルヲ數里、槊刃將ニ及ントス。因テ之ヲ字シテ曰ク、『賀六渾、賀拔破胡、必ズ汝ヲ殺サン』。歡氣殆ント絶ス。河州刺史劉洪徽傍ヨリ勝ヲ射リ、其二騎ニ中ル。武衛將軍段韶勝ノ馬ヲ射テ之ヲ斃シ、副馬至ル時歡已ニ逸シ去ル。勝嘆シテ曰ク、『今日弓矢ヲ執ラザレバ、天ナリ』ト。

魏ノ南郢州刺史耿合貴、大呼シテ獨リ敵中ニ入り、鋒刃亂レ下ル、人皆謂ラク『已ニ死セリ』ト。俄ニ刀ヲ奮テ還ル、是ノ如キモ數四、合貴ノ前ニ當ルモノ死傷相繼グ、乃チ左右ニ謂テ曰ク、『吾レ豈人ヲ殺スヲ樂ンヤ、壯士賊ヲ除ク、然ラザルヲ得ズ、若シ賊ヲ殺スヲ能ハズ、又賊ノ爲ニ傷ケラレザレバ、何ゾ逐坐ノ人ニ異ナラン』ト。却テ説ク、左軍趙貴等五將戰利アラズ、東魏ノ兵復々振フ。泰ノ戰利アラズ、日暮ノ頃、魏兵遂ニ遁レ、東魏ノ兵之レヲ追フ。獨孤信子謹散卒ヲ収メテ後ヨリ之ヲ擊チ、追兵驚擾シ、魏ノ諸軍、是ニ由テ全キヲ得タリ。若干惠夜引キ去リ、東魏ノ兵之ヲ追フ。惠徐ロニ馬ヨリ下リ、顧ミテ厨人ニ命シテ食ヲ營ム、食シ畢リ、左右ニ謂テ曰ク、『長安死シ此中ニ死ス以テ異ナル下アル乎』ト。旗ヲ建テ角ヲ鳴ラシ、散卒ヲ収メテ徐ニ還ル。追騎伏兵アルカト疑ヒ、敢テ逼ラス。泰遂ニ關ニ入リ、沿上ニ屯ス。歡進ミテ陝ニ至ル。泰、達奚武等ヲシテ之ヲ拒カシム、行臺郎中封子繪歡ニ謂テ曰ク、『東西ヲ混

一〇スルハ正ニ今日ニ在リ。昔シハ魏ノ太祖漢中ヲ平ケ、勝ニ乘シテ巴蜀
 ヲ取ラズ、失遲疑ニ在リ、後チ悔ユレ及ブナシ、願クハ大王以テ疑フ
 勿レト、歡深ク之ヲ然リトシ、諸將ヲ集メテ進止ヲ議ス、皆以爲ラク「野ニ
 青草ナク、人馬疲瘦、遠ク追フベカラズ」下陳元康曰ク「兩雄交々争フ、歲月
 已ニ久シトス、今幸ニシテ大ニ勝ツ、天我ニ授クルナリ、時失フベガラズ、
 當ニ勝ニ乘シテ之ヲ追フベシ、歡曰ク「若シ伏兵ニ遇ハ、孤レ何ヲ以テ濟
 ハシ、元康曰ク「王前キニ利ヲ沙苑ニ失ス、彼尙ホ伏ナシ、今マ奔敗此ノ如
 シ、何ゾ能ク遠ク謀ン、若シ捨テ、追ハズンバ、必ズ後患ヲ爲サシ」下歡從
 ハズ、劉豐生ヲシテ數千騎ニ將トシ、宇文泰ヲ追ハシメ、遂ニ東ニ歸ル、
 沙苑ハ戰、泰敢ニ勝ニ乘メ、歡ヲ追ハズ、我兵寡ナク、敵猶ホ屈挫セサレハ
 ナリ、邙山ハ戰、歡陳元康ノ言ヲ用ヒテ、泰ヲ追ハズ、泰力屈セリト雖、
 遠ク遁ク、歡ハ氣少シク衰ヘタルハナリ、
 泰邙山ノ敗ニ由テ自ラ貶セントヲ求ム、魏主之ヲ許サズ、己ニシテ觀玉

壁ヲ攻メ、晝夜息マズ、魏ノ韋孝寬機ニ隨テ之ヲ拒ク、城中水ナク、汾水ニ
 汲ム、歡汾水ノ上流ニ於テ、決シテ之ヲ移シ、城ニ近カシメズ、歡城南ニ於
 テ土山ヲ起シ、之レニ乘シテ入ントス、城上先ツ二樓アリ、孝寬木ヲ縛シ
 テ之レニ接シ、常ニ土山ヨリ高カラシメ、以テ之ヲ禦ク、歡ノ使之レニ告
 ゲテ曰ク「爾樓ヲ縛シテ天ニ至ルト雖、我當ニ地ヲ穿チテ爾ヲ取ルベ
 シ」ト乃チ地ヲ鑿チテ十道ト爲シ、又術士李業興ノ孤虛法ヲ用ヒテ、其北
 ヲ攻ム、北ハ天險ナリ、孝寬長炬ヲ掘リ、其地道ヲ邀ム、戰士ヲ選ビ、塹上ニ
 屯シ、毎ニ穿チテ塹ニ至ル、戰士輒チ之ヲ擒殺シ、又塹外ニ於テ、柴ヲ積ミ
 火ヲ貯フ、敵地道ノ内ニ在ルモノアリ、柴ヲ塞キテ火ヲ投シ、皮排北史排
作ヲ以テ之ヲ吹キ、一鼓皆焦爛ス、敵攻車ヲ以テ城ヲ撞ク、車ノ及ブ所、摧
 毀セザルハナク、能ク禦クモノナシ、孝寬布ヲ縫シテ慢ト爲シ、其向フ所
 ニ隨テ之ヲ張ル、布既ニ空ニ懸リ、車之ヲ壞ルヲ能ハズ、敵又松麻ヲ竿ニ
 縛シ、油ヲ灌キテ火ニ加ヘ、以テ布ヲ燒キ并セテ樓ヲ焚カント欲ス、孝寬

長鈞ヲ作り、其刃ヲ利クシ、火竿至ントスレバ、鈞ヲ以テ遙ニ之ヲ割キ、松麻俱ニ落ツ、敵又城ノ四面ニ於テ、地ヲ穿チテ二十道ト爲シ、其中ニ梁柱ヲ施シ、火ヲ縱チテ之ヲ燒ク、柱折レテ城崩ル、孝寬崩ル、處ニ於テ、木柵ヲ豎テ、以テ之ヲ扞ク、敵入ルヲ得ズ、城外攻撃ノ術ヲ盡シテ、城中ノ守禦餘リアリ、孝寬又奪テ其土山ニ據ル、高歡之ヲ奈何スルヲ能ハズ、乃チ倉曹參軍祖珽ヲシテ之ニ説カシム、曰ク『君獨リ孤城ヲ守リテ、西方救ナシ、恐クハ遂ニ全クスルヲ能ハザルヲチ、何ソ降ラザル』、孝寬報シテ曰ク『我城池嚴固ニシテ、兵食餘リアリ、攻ムルモノハ自ラ勞シ、守ルモノハ常ニ逸ス、孝寬ハ關西ノ男子ナリ、豈降將軍ト爲ンヤ』ト、珽復募格ヲ城中ニ射テ云フ『能ク城主ヲ斬リテ降ルモノハ、大尉ニ拜シ、開國郡公ニ封シ、帛万匹ヲ賞セン』ト、孝寬手カラ書背ニ題シ、城外ニ返射シテ云フ『能ク高歡ヲ斬ンモノハ此ニ準セン』ト、東魏苦攻スルヲ凡ソ五十日、士卒戰死シ及ヒ病死スルモノ七萬人、共ニ一家ヲ爲ス、歡智力皆困シ、因テ疾ヲ發シ、星

アリテ、歡ノ營中ニ墜ツ、士卒驚懼圍ヲ解ヒテ去ル

是時ニ當テ宇文泰ノ威望中外ニ重シ、大帥ヲ以テ魏ノ政權ヲ握リ、文帝位ニ充ツルノミ、文帝崩シテ、太子欽立チ、密ニ泰ヲ誅センヲ謀リシカバ、宇文泰之ヲ誅シ、其弟齊王廓ヲ立テ、是ヲ恭帝ト爲ス、泰江南ヲ圖ルノ意アリ、其將柱國于謹ヲシテ梁ヲ伐チ、江陵ニ入ラシム、梁主元帝、城陷ラサルヲ聞キ、東閣竹殿ニ入り、舍人高善寶ニ命シテ古今ノ圖書十四萬卷ヲ焚カシメ、將ニ自ラ火ニ赴トス、客人左右之ヲ止メシカバ、又寶劍ヲ以テ柱ヲ斫リ、之ヲ折ラシメ、歎メ曰ク『文武ノ道、今夜盡ク』ト、出テ、降り、未タ幾ナラズ、魏人ノ殺ス所ト爲ル、宇文泰、大冢ト爲リ、恭帝三年、梁殺帝太平元帝ヲ以テ雲陽ニ卒ス、時ニ年五十、初メ宇文泰北巡シテ還リ、壘屯山ニ至リ病ミ、中山公宇文護ヲ召ス、宇文護涇州ニ至リ、宇文泰ニ見ユ、宇文泰之レニ謂テ曰ク『吾ガ諸子皆幼ナリ、外寇方ニ強シ、天下ノ事之ヲ汝ニ屬ス、宜シク努力シテ以テ吾志ヲ成スベシ』ト、遂ニ雲陽ニ卒ス、宇文泰能、

ク英豪ヲ驅駕シ其力ヲ得タリ性質素ニシテ虚飾ヲ好マズ而シテ其施設スルノ方畧皆模範ト爲スニ足レリ

是ヨリ先キ高歡梁武帝大清元年ヲ以テ卒ス年五十二高歡性深密ニシテ終日嚴然タリ人能ク之ヲ測ルコト能ハズ機權ノ際變化神ノ如シ軍旅ヲ制馭シ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一點モ欺犯スベカラズ人ヲ擢シテ善ク任シ才ヲ得ルニアリ苟モ其用ユルニ足ル時ハ斷養ヲ問ハズ虚聲アリテ實用ナキモノハ皆任用セズ雅ヨリ儉素ヲ尙ヒ刀劍鞍勒金玉ノ飾ナシ少シテ能ク浩歌痛飲セシガ大任ニ當リシヨリ三爵ニ過キズ人ヲ知りテ士ヲ好ミ勳舊ヲ全護シ敵國盡節ノ臣ヲ獲ル毎ニ多ク之ヲ罪セズ是ニ由テ文武之レガ用ヲ爲サンコトヲ樂ム世子澄嗣ク

第九章

宇文泰ノ治績

宇文泰治國ノ才高歡ニ勝ル善ク用ヒ善ク任シ亦善ク馭ス其英明曹瞞ヲ凌クニ足ルモノアリ

泰軍旅未タ息マズ吏民疲弊セルヲ以テ所司ニ命シテ古今ヲ斟酌シ時ニ便ニ治ニ適スベキモノ二十四條ノ新制ヲ爲リ之ヲ施行シ武功蘇綽ヲ用ヒテ行臺郎中ト爲ス居ルコト歳餘泰未タ之ヲ知ズ臺中皆其能ヲ稱シ疑事アレバ皆就キテ之ヲ決ス泰僕射周惠達ト事ヲ論ジ惠達對フルコト能ハズ出デ之ヲ議センコトヲ請ヒ綽ニ告グ綽之レガ區處ヲ爲ス惠達入テ之ヲ白セシニ泰善シト稱ス曰ク誰レカ卿ト之ヲ議スルモノゾ惠達綽ヲ以テ對ヘ且ツ綽ノ王佐ノ才アルヲ稱ス泰乃チ綽ヲ擢テ著作郎ト爲ス泰公卿ト昆明池ニ往キ漁ヲ觀行キテ漢ノ故倉池ニ至ル願テ左右ニ問ヘ凡之ヲ知ルモノナシ泰綽ヲ召シテ之ヲ問フ綽狀ヲ以テ對フ泰悦ビ因テ天地造化ノ始メ歷代興亡ノ迹ヲ問フ綽應對流ルカ如シ泰綽下馬ヲ駢ヘテ徐ニ行キ池ニ至リ竟ニ網罟ヲ設ケズシテ還ル遂ニ

綽ヲ留メテ夜ニ至リ之ヲ問フニ政事ヲ以テシ臥ノ之ヲ聽ク綽爲政ノ
 要ヲ指陳スルニ及ビテ泰起テ衣ヲ整ヒ危坐膝ノ席ニ前ムトテ覺ヘス
 談曙ニ達シテ厭カス詰朝惠達ニ謂テ曰ク『蘇綽ハ眞成ノ奇士ナリ』ト乃
 子之レニ任スルニ政ヲ以テシ六行臺左丞ニ拜シ機密ニ參與シ是レヨ
 リ寵遇日ニ隆ンナリ蘇綽始メテ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ビ計帳戶籍ノ法
 ヲ制シ後人多ク之ヲ遵用ス
 宇文泰夙ニ弊政ヲ改革シテ強國富民ノ基ヲ建ント欲ス蘇綽其智能ヲ
 盡シ之ヲ賛成シ凡員ヲ淘汰シ二長ヲ置キ屯田ヲ并置シ以テ軍國ニ資
 ス又六條ノ詔書ヲ爲リ之ヲ施行ス一曰ク『清心』二曰ク『敦教化』三ニ
 曰ク『盡地利』四ニ曰ク『擢賢良』五ニ曰ク『恤獄訟』六ニ曰ク『均賦役』泰甚々之
 ヲ重シシ常ニ之ヲ座右ニ置キ又百司ヲシテ之ヲ習誦セシム其牧守令
 長六條及ビ計帳ニ通スルニ非サレハ官ニ居ルトテ得ザラシム
 蘇綽性忠儉常ニ喪亂未タ平ケザルヲ以テ己レガ憂ト爲ン庶政ヲ綱紀

ス泰心ヲ推シテ之レニ任シ人能ク之ヲ問スルトナシ或ハ出遊スル時
 常ニ豫シメ空紙ヲ署シテ以テ綽ニ授ケ處分スヘキ所アレバ事ニ隨テ
 之ヲ施行シ還ルニ及ヒテ啓知スルノミ綽常ニ謂ク『爲國之道當愛人如
 慈父訓人如嚴師』ト每ニ公卿ト論議シ晝ヨリ夜ニ達シ事巨細トナク之
 ヲ掌ニ指スカ如シ積勞疾ヲ成シ遂ニ卒ス泰深ク之ヲ痛惜シ公卿ニ謂
 テ曰ク『蘇尙書平生廉讓吾レ其素志ヲ全クセント欲ス悠々ノ徒未タ達
 セサル所アルヲ恐ル若シ厚ク贈諡ヲ加ヘバ又宿昔相知ノ心ニ乖カン
 如何ニシテ可ナラン』尙書令史麻瑤曰ク『儉約ハ其美ヲ彰ス所以ナリ』ト
 泰之レニ從ヒ武功ニ歸葬シ載スルニ布車一乘ヲ以テス泰群公ト歩送
 シ同州ノ郭外ニ出デ車復ニ於テ酒ヲ酌キ言テ曰ク『尙書平生事ヲ爲ス
 妻子兄弟知ラザル所ノモノ吾皆之ヲ知ル唯ダ爾吾カ心ヲ知リ吾爾ノ
 志ヲ知リ方ニ共ニ天下ヲ定ム遽ニ吾ヲ捨テ去ル何ゾ』ト因テ聲ヲ擧テ
 慟哭シ卮ノ手ヨリ落ツルトテ知ラザリキ

宇文泰、政治ノ大体ニ明達シ、儒ヲ崇ビ、凡ソ其施設スル所、皆三代ニ倣ヒテ之ヲ爲シ、其制定スル所ノ律令ハ、獨リ一時南北ノ歴史ヲ照スノミナラズ、後來隋唐法律制度ノ基礎ト爲ルニ足レリ。其規模ノ悠遠ナル實ニ南北百七十年間、一人ノミ、

第十章

梁ノ興亡

梁ノ武帝蕭衍ハ、齊ノ疎族ナリ、英達ニシテ文學ニ富ム、東昏ノ初メ、衍襄陽ヲ鎮シ、齊ノ將ニ亂レントスルヲ知り、密ニ武備ヲ修ム、驍勇ヲ聚ムルヲ萬ヲ以テ數フ、材ヲ伐テ檀溪ニ沈メ、芟ヲ積ムト岡阜ノ如シ、兄懿死シ、衍牙ヲ建テ衆ヲ集メ、檀溪ノ竹木ヲ出シテ艦ヲ裝シ、之ヲ葦クニ芟ヲ以テシ、事皆立トコロニ辨ス、兵起テ一年餘、遂ニ建康ニ入り、禪ヲ受テ帝位ニ即ク、

高歡卒スルニ臨ミ、世子澄ニ屬シテ曰ク『侯景河南ヲ專制スルト十四年飛揚跋扈ノ志アリ、汝ガ能ク御スル所ニ非ズ、景ニ敵スルニ堪ヘタルモノハ惟慕容紹宗ノミ』ト歡卒シ、景果シテ河南十三州ヲ以テ梁ニ降ル、梁以群臣納ルハ、コトヲ欲セズ、武帝モ亦謂ラク『我國家ハ金殿ノ如シ、一モ缺クルトナシ、恐クハ景ヲ納ルレバ、因テ以テ事ヲ生セン』唯朱异カメテ勸メ之ヲ納ル、東魏慕容紹宗ヲシテ鐵騎五千ヲ帥キテ景ヲ夾撃セシム、景敗レ、紹宗ニ謂ハシメテ曰ク『景若シ禽ニ就カバ、公復何ノ用ゾ』紹宗乃チ之ヲ縱ツ、景遂ニ南ニ走リ、梁ノ壽春ヲ襲テ之ニ據リ、命ヲ請フ、梁就テ以テ南豫州ノ牧ト爲ス、已ニシテ東魏成キテ梁ニ求ム、意、景ヲ得ント欲ス、景、梁ノ東魏ニ通スルトナ恨ム、王偉、景ニ説テ曰ク『今坐聽スレト亦死シ、大事ヲ舉ルト亦死ス、唯王之ヲ圖レ』ト、遂ニ壽陽ニ反シ、兵ヲ引テ南ニ渡リ、建康ヲ圍ム、武帝即位以來、孝慈恭儉、江左久シク無事、唯佛法ヲ崇テ屢々佛寺ニ捨身シ、上下之ニ化ス、是ニ至テ大ニ愕ク、初メ景反スル時、臨

賀王正徳、貪暴ヲ以テ罪ヲ得ルヲ知リ、之ヲ教唆シテ反セシム、正徳大ニ喜ビ之ニ報シテ曰ク「僕其内ヲ爲シ公其外ヲ爲セ」景反ス、武帝悉ク内外又軍事ヲ以テ太子ニ付シ、羊侃之ニ副タリ、太子猶未ダ正徳ノ情ヲ知ラズ、宣陽門ヲ守ラシム、俄ニシテ景至ル、正徳衆ヲ帥キテ之ヲ迎フ、景臺城ニ逼ルニ及ビテ援兵至ル者景ノ爲ニ敗ラル、武帝人ヲ遣ハシテ景ト盟ヒ以テ大丞相ト爲ス、臺城圍ヲ受クルヲ五月ニシテ陷キル、武帝安臥シテ動かズ、歎シテ曰ク「我ヨリ之ヲ得テ我ヨリ之ヲ失フ、亦復何ヲカ恨シ」景入テ見ユ引テ三公ノ位ニ就ク、武帝神色自若、景ニ謂テ曰ク「卿軍中ニ在ルコト久シ、乃チ勞ヲ爲ス、コト無カラシヤ」景敢テ仰キ視ズ、汗ヲ流シテ對ルコト能ハズ、景退テ人ニ謂テ曰ク「吾常ニ鞍ニ跨テ陣ニ對シ、矢石交々下レ、了ニ怖ル、心ナシ、今蕭公ヲ見、人ヲシテ自ラ懼レシム、豈天威犯シ難キニ非ズヤ、吾復此人ヲ見ルベカズ」武帝景ノ爲ニ制セラレ、飲膳モ亦裁損セラレ、憂憤疾ヲ成シ、口苦クシテ密ヲ索ムレ、屢得ス、再ビ荷々ト

日ヒ遂ニ崩ス、太子統、仁明孝儉ニシテ博學能文、東宮ニ在ルヲ三十年ニシテ終フ、武帝嫡孫ヲ舍テ、別子綱ヲ立ツ、是ヲ太宗簡文帝ト爲ス、簡文帝、東宮ニ在ルヲ十八年、侯景ノ亂ニ遇フ、既ニ立テ制ヲ景ニ受クルコトミ、湘東王繹、江陵ヲ鎮シ、自ラ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ト稱ス、丘陽王詹ハ、昭明太子統ノ第三子、襄陽ヲ鎮シ、繹ト相攻ム、晉使ヲ遣ハシテ西魏ニ降り、以テ援ヲ求ム、西魏、晉ヲ立テ、梁王ト爲ス、侯景自立シテ漢王ト爲リ、帝ヲ廢シテ之ヲ弑シ、豫章王棟ヲ立ツ、已ニシテ位ヲ篡フ、是ヨリ先キニ始興大守陳霸先、郡中ノ豪傑ニ結ビ、兵ヲ起シテ景ヲ討ス、湘東王、王僧辨ヲシテ景ヲ討セシム、景篡立數月ニシテ、僧辨霸先爲ニ敗ラレ亡テ吳ニ走り、海ニ入ント欲シ、其下ノ爲ニ、斬ラレ、尸ヲ建康ニ送り、首ヲ江陵ニ傳ヘ、其手足ヲ截テ北齊ニ送ル、湘東王繹立チ是ヲ元帝ト爲ス、帝性殘忍、江陵ニ即位ス、梁、侯景ノ亂ヨリ州郡大半西魏ニ入り、蜀モ亦魏ノ爲ニ有セラレ、梁ハ巴陵ヨリ以下建康ニ至ルマテ、長江ヲ以テ限ト爲

ス王僧辨陳霸先晋安王萬智ヲ奉シテ制ヲ建康ニ稱ス、貞陽侯淵明、是ヨ
 シ先キ北齊ノ爲ニ獲ラル、是ニ至テ兵ヲ以テ之ヲ納ル、王僧辨奉シテ建
 康ニ歸リ、帝ト稱ス、陳霸先、僧辨ヲ殺シ、淵明ヲ廢シテ晋安王ヲ立ツ、是ヲ
 敬帝ト爲ス、陳霸先丞相ト爲リ、陳公ニ封セラレ、九錫ヲ加フ、尋テ辭ヲ進
 メテ王ト爲ス、尋テ弒ニ遇フ、梁武帝ヨリ是ニ至テ四世五十六年ニシテ
 亡ブ

第十一章

陳ノ武帝

陳ノ高祖武帝、陳霸先字ハ興國、吳興ノ人、漢ノ大丘長寔ノ後、初メ梁ニ仕
 於テ陳公ニ封セラレ、尋テ辭ヲ進メテ王ト爲リ、竟ニ梁ニ代ル、帝少ヨリ
 倜儻ニシテ、大志アリ、謀畧ニ長ス、意氣雄傑、器度宏遠、長スルニ及ビテ、史
 籍ヲ涉獵シ、好シテ兵書ヲ讀ミ、緯侯、孤、虛、遁、甲ノ術ヲ明ニス、

帝政ヲ爲スヲ務メテ、寬簡ヲ崇ブ、軍旅急務ニ非ズンハ輕シク調發セズ、
 性儉素ニシテ、後宮金翠ノ飾ナシ、人ヲ知テ善ク用ユ、其將帥侯安、都黃、法
 甦、胡、顧、徐、度、杜、稜、吳、明、徹ヨリ外、其餘ノ功臣、皆仇敵ノ中ニ出デタル者、杜
 僧明、周文育ハ、兵ヲ起シテ廣州ヲ圍ミ、帝ノ爲ニ擒ニセラレタル者ナリ、
 歐陽頎亦蕭勃ニ事ヘ、周文育ノ爲ニ擒ニセラレ、帝ニ送リタル者ナリ、侯
 瑁、周、鎮、虎、程、靈、洗ハ、王僧辨ノ故將、魯、悉、達、孫、瑒、周、是、樊、毅、樊、猛ハ、王琳ノ故
 將、或ハ陣ニ臨ミテ擒獲シ、或ハ力屈シテ來リ降ル、帝皆釋シテ之ヲ用ヒ、
 委スルニ心膂ヲ以テシ、卒ニ其力ヲ得テ以テ偏安ノ業ヲ成ス、
 帝在位三年ニシテ崩シ、兄ノ子臨川王蒨立チ、是ヲ世祖文帝ト爲ス、文帝
 艱難ヨリ起リ、民ノ疾苦ヲ知ル、性明察ニシテ儉勤、在位八年ニシテ崩シ、
 太子伯宗立チ、是ヲ廢帝臨海王ト爲ス、帝、文帝ノ弟安成王瑱ノ爲ニ廢セ
 れ、瑱自立シ、是ヲ高宗宣帝ト爲ス、宣帝在位十四年ニシテ崩シ、太子叔
 寶立チ、是ヲ後主長城公煬ト爲ス、帝、太子タリシヨリ、詹事江總ト長夜

シ飲チ爲ス、卽位未タ幾ナラズ、臨春、結綺、望仙閣ヲ建ツ、各々高サ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沈檀ヲ以テ之ヲ爲リ、金玉珠翠、之レガ飾ヲ爲シ、珠簾寶帳、服玩瑰麗、其下ニ石ヲ積ミテ山ト爲シ、水ヲ引テ池ト爲シ、花卉ヲ雜ヘ植シ、帝臨春閣ニ居ル、貴妃張麗華、結綺ニ居リ、龔孔ノ二貴嬪、望仙ニ居リ、複道ヨリ往來ス、江總宰輔ト爲リ政ヲ親ラセズ、日ニ孔範等ノ文士ト後庭ニ侍宴シ、之ヲ狎客ト謂フ、諸貴嬪ヲシテ客ト唱和セシム、其曲、玉樹後庭花等アリ、君臣酣歌、夕ヨリ且ニ達シ、宦官近習、内外連結、宗戚縱橫、貨賂公行ス、孔範、貴嬪ト結テ兄弟タリ、範自ラ謂ラク文武ノ才能、舉朝及ブ莫シト、將帥少シク過失アレバ、即チ兵權ヲ奪フ、是ニ由テ文武解体、以テ覆滅スルニ至ル、陳武帝ヨリ五世、二十二年ニシテ隋ノ爲ニ亡ボサル、
 晉南渡ノ後、南北分裂、南朝ノ地、惟晉末宋最モ大、陳ニ至テ極メテ小ナリ、蓋シ三國ノ時、孫吳ノ地、初メ只江東六郡、漸ク閩粵ニ及ブ、後荆州ヲ取リ、始メテ江陵、長沙、武陵、桂陽等ノ地アリ、而シテ夔府以西、尙蜀ニ屬ス、其江

北ノ地、亦唯濡須塢アリ、其餘ハ則チ皆魏ニ屬ス、陳地畧ボ之ト相似タリ、而シテ荆州ノ舊統内江陵、又後臣ノ爲ニ占メラル、是レ其地又孫吳ノ時ヨリモ小ナリ、

第十二章

北齊後周ノ盛衰

高歡卒シ、子澄、大將軍ト爲ル、澄、膳奴蘭京ノ爲ニ弑セラレ、弟洋、丞相ト爲リ、齊王ニ封セララル、洋初メ、内、明決ニシテ、外、不慧ノ如シ、衆皆之ヲ嗤鄙ス、獨リ歡之ヲ異トシテ曰ク、「此兒識慮、吾幼時ニ過ク」ト、歡嘗テ諸子ノ意ヲ觀ント欲シ、各々亂絲ヲ治メシム、洋獨リ刀ヲ抽キ之ヲ斬テ曰ク、「亂者必ズ斬ル」ト、洋、東魏主ニ逼リ、位ヲ禪ラシム、世北齊ト號ス、尋テ東魏主ヲ弑シ、諡シテ孝靜帝ト曰フ、東魏十七年ニシテ亡ブ、
 宇文泰卒シ、世子覺嗣ク、年十五、從兄宇文護之ニ輔タリ、未タ幾ナラズ、覺

ヲ以テ周公ト爲ス、西魏ノ主廓、周ニ禪ル、世後周ト號ス、廓弒ニ遇ヒ、諡シテ恭帝ト曰フ、西魏四世二十四年ニシテ亡ブ、覺、周天王ト稱ス、性剛果ニシテ護ノ專チ惡ム、護之ヲ弒ス、諡シテ孝閔帝ト曰フ、泰ノ長子毓ヲ立ツ、已ニシテ毓帝ト稱ス、宇文護、周主ノ敏明ニシテ識量アルヲ憚カリ、毒ヲ進メテ之ヲ弒ス、諡シテ明帝ト曰フ、毓ノ弟邕立ツ、邕深沈ニシテ遠識アリ、其大帥宇文護ヲ誅シテ始メテ政ヲ親ラス、北齊ノ主洋、盡ク元氏ノ族ヲ滅シ、前後死スルモノ、凡ソ七百二十一人、洋崩シ、諡シテ文宣帝ト曰フ、太子殷立ツ、文宣ノ母弟常山王演之ヲ廢シテ自立シ、尋テ之ヲ弒ス、演立ツ一年ニシテ殂ス、諡シテ孝昭帝ト曰フ、母弟長廣王湛、又演ノ子百年ヲ廢シ自立シ、後百年ヲ殺ス、湛、位ヲ太子綽ニ傳ヘ、自ラ太上皇帝ト稱ス、綽、嬖寵多シ、寵私昵狎ニ非ザレハ、未ダ嘗テ語ヲ交ヘズ、好テ自ラ琵琶ヲ彈シ、無愁ノ曲ヲ爲ス、民間之ヲ無愁天子ト謂フ、華林園ニ於テ、貧兒村ヲ立ツ、自ラ襁褓ノ服ヲ衣、行々其間ニ乞ヒ、以テ樂

ト爲ス、濫ニ富貴ヲ得ル者、殆ト萬數ナラントス、乃チ狗馬及ヒ鷹ニ至テ、亦儀同郡君ノ號アリ、皆其祿ヲ食ム、是ニ至テ政亂ル、周、齊ヲ伐テ鄴ニ入り、緯ヲ執ヘ、歸テ之ヲ殺シ、其族ヲ夷ク、北齊國ヲ建ルコト五世、三十年ニシテ亡ブ、

周主邕、英邁不群、政治嚴明、實ニ一世ノ賢主ナリ、齊ヲ滅スコト一年ニシテ崩ス、年三十六、諡シテ武帝ト曰フ、太子贊立チ、皇后楊氏ヲ立ツ、后ノ父隋公楊堅事ヲ用ユ、贊立ツ未タ一年ナラズ、位ヲ子闡ニ傳ヘ、自ラ天元皇帝ト稱ス、驕倭彌々甚シ、未タ一年ナラズシテ崩シ、諡シテ宣帝ト曰フ、周主闡、遂ニ位ヲ隋ニ禪ル、隋盡ク宇文氏ノ族ヲ滅ス、周帝ト稱セシヨリ、是ニ至テ五世、二十五年ニシテ亡ブ、

第十三章

隋ノ文帝

高祖文帝楊堅小字ハ那羅延弘農華陰ノ人漢ノ大尉震ノ後ナリ父忠魏
 及ビ周ニ仕ヘ功ヲ以テ隋公ニ封セラル堅爵ヲ襲ク堅生レテ異アリ長
 スルニ及ビテ相表奇ナリ周人王軌嘗テ武帝ニ告グ普六茹(魏恭帝ノ時此姓ヲ賜フ)
 堅反相アリト堅之ヲ聞キ深ク自ラ晦匿ス女ハ周宣帝ノ后ト爲ル周ノ
 靜帝立ツ堅太后ノ父ヲ以テ政ヲ秉リ遂ニ周ノ祚ヲ移シ遂ニ帝ト稱シ
 長安ニ都ス

帝第二子晋王廣ヲ以テ元帥ト爲シ師ヲ帥キテ陳ヲ伐タシム楊素韓擒
 虎賀若弼道ヲ分テ出ツ凡ソ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旌旗舟楫數千里
 ニ横亘ス高顯元帥ノ長史タリ薛道衡ニ問フ『江東克ツベキ乎』對テ曰ク
 『之ニ克タン郭璞ノ言ニ江東分レテ王タルト三百年ニシテ中國ト合ス
 ト此數將ニ周アラントスト』陳主隋ノ兵アルトヲ聞キ近臣ニ謂テ曰ク
 『王氣此ニ在リ彼レ何爲モノゾ』孔範曰ク『長江ハ天堦ナリ豈能ク飛ビ渡
 シヤ臣毎ニ官ノ卑キヲ患フ虜若シ江ヲ渡ラバ定メテ大尉公ト爲ラン』

陳主以テ然リト爲シ伎ヲ奏シ酒ヲ縱ニシ詩ヲ賦スルト輟マズ開皇九
 年賀若弼廣漢ヨリ江ヲ濟リ韓擒虎横江ヨリ夜采石ニ濟ル守ルモノ皆
 醉フ擒虎遂ニ新林ヨリ進ミテ直ニ朱雀門ニ入ル陳人大ニ駭キ降ルモ
 ノ相繼ク陳主皇遽宮人十餘ヲ從テ景陽殿ニ出テ自ラ景陽ノ井中ニ投
 ス軍人井ヲ窺ヒ將ニ石ヲ下サントセシニ乃チ叫ブ繩ヲ以テ之ヲ引キ
 張麗華孔貴嬪ト同シク束ネテ上ゲ俘ニシテ以テ歸ル是ヨリ先キ後梁
 主督弒シ太子歸立ツ歸卒シ太子琮立ツ帝廢シテ之ヲ滅ス梁督帝ト江
 陵ニ稱セシヨリ西魏周隋ニ臣タリ統ブル所僅ニ數年ノミ是ニ至テ遂
 ニ隋ノ爲ニ滅ボサル帝ト稱スルト二世三十三年楊堅周ノ政ヲ乘ルト
 僅々九月安坐シテ天下ヲ取ル周臣兵ヲ起シテ匡復スルモノアリト雖
 亦堅猶周ノ力ヲ假リ半歲ナラズシテ之ヲ殄滅シ遂ニ陳ヲ併ス晋ノ元
 帝南渡以來江東相承クルモノ五代凡ソ二百七十餘年始メテ北朝ノ混
 一スル所ト爲リ漢土始メテ一ニ歸ス

文帝性嚴重ニシテ令スレハ行ハレ禁スレハ止ム政ニ勤メ毎旦朝ヲ聽キ日昃ケテ倦ムトナ念ル財ニ蓄ナリト雖モ有功ヲ賞賜スルニ至テハ則チ愛ム所ナシ將士戰沒スレバ必ず優賞ヲ加ヘ仍ホ使者ヲ遣ハシテ其家ヲ勞問セシム百姓ヲ愛養シ農桑ヲ勸課シ徭ヲ輕クシ賤ヲ薄ス其自ヲ奉スルヲ務メテ儉素乘輿服御故弊スルモノ隨テ補セシム享宴ニ非ザルヨリハ食スル所一肉ニ過キズ後宮皆澣濯ノ衣ヲ服シ天下之ニ化ス開皇仁壽ノ際大夫ハ率子絹布ヲ衣羅綺ヲ服セズ裝帶ハ銅鐵骨角ニ過キズ金玉ノ飾ナシ故ニ衣食滋殖シ倉庫盈溢ス禪ヲ受クルノ初メ民戸四百萬ニ過キズ末年八百九十萬ニ踰ユ獨リ冀州已ニ百萬戸然レ正猜忌苛察讒言ヲ信シ功臣故舊終始保全ナルモノナシ乃チ子弟ニ至テハ皆讐敵ノ如シ此レ其短處也

初メ帝太子勇ヲシテ政治ヲ參決セシム時ニ損益アリ勇性寬厚率直ニシテ矯飾ナシ帝性節儉勇服用侈レリ恩寵始メテ衰フ勇内寵多シ妃死シ庶子多シ獨孤皇后深ク之ヲ惡ム晋王廣自ラ矯飾シ嫡ヲ奪フノ計ヲ爲ス后帝ヲ贊ケテ勇ヲ廢セシメ廣ヲ立テ太子ト爲ス仁壽四年帝不豫ナリ太子ヲ召ノ入テ殿中ニ居ル太子豫シメ帝ノ不諱後ノ事ヲ擬ス書ヲ作テ僕射楊素ニ問ヒ報ヲ得タリ宮人誤テ帝ノ所ニ送ル帝之ヲ覽テ大ニ悲ム帝寵スル所ノ陳夫人出テ更衣ス太子ノ爲ニ逼ラレ之ヲ拒テ免ルハコナ得タリ帝其神色異アルヲ恠ミ其故ヲ問フ夫人泣然トシテ曰ク『太子無禮ナリ』帝悲テ床ヲ抵テ曰ク『畜生何ゾ大事ヲ付スルニ足ラン獨孤我ヲ誤ルト』將ニ元ノ太子勇ヲ召サントス廣之ヲ聞キ右庶子張衡ヲシテ入テ疾ニ侍セシメ因テ帝ヲ弑シ人ヲ遣ハシテ勇ヲ縊殺ス廣立チ是ヲ煬帝ト爲ス

第十四章

煬帝ノ奢侈

煬帝父ヲ弑シテ自立ス。是時天下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アリ。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ノ盛此ニ至テ極マル。

帝即位ノ初メ、首トシテ洛陽ノ顯仁宮ヲ營ム。役丁二百萬人、宇文愷、封德彝等ニ勅シテ、江嶺ノ奇材異石ヲ發シ、又海内ノ嘉木異草、珍禽奇獸ヲ求メテ以テ苑囿ニ實ツ。又通濟渠ヲ開キ、長安ノ西苑ヨリ穀洛ノ水ヲ引キ、河ニ達シ、河ヲ引テ汴ニ入レ、汴ヲ引テ泗ニ入レ、以テ淮ニ達ス。又民十萬ヲ發シ、利溝ヲ圍テ江ニ入レ、旁ヲ御道ヲ築キ、樹ルニ柳ヲ以テス。長安ヨリ江都ニ至ルマテ、離宮ヲ置クヲ四十餘所、人ヲ遣ハシテ江南ニ往カシメ、龍舟及ビ雜船數萬艘ヲ造リ、以テ遊幸ノ用ニ備フ。西苑周圍二百里、其内海ヲ爲ル、周回十餘里、蓬萊方丈瀛州ノ諸山ヲ爲ル、高サ百餘尺、臺觀宮殿山上ニ連ナル。海ノ北ニ渠アリ、縈紆ノ海ニ注グ。渠ニ緣テ十六院ヲ作ル。門皆渠ニ臨ミ、華麗ヲ窮極ス。宮樹凋落スレバ、剪綵ヲ以テ花葉ヲ爲リ、

之ヲ綴ル。沼内ニモ亦剪綵シテ荷菱菱茨ヲ爲ル、色渝レハ則チ新キ者ニ易フ。好テ月夜ヲ以テ宮女數千騎ヲ從ヘ、西苑ニ遊ビ、清夜遊ノ曲ヲ作シ、馬上ニ之ヲ奏ス。後又永濟渠ヲ開キ、泌水ヲ引キ、南河ニ達シ、北、涿郡ニ通ズ。又汾陽宮ヲ營ミ、又江南河ヲ穿チ、京口ヨリ餘杭ニ至ル、八百里、洛口倉ヲ葦ノ東南原上ニ置ク。城ノ周回二十餘里、三千窖ヲ穿ツ。興洛倉ヲ洛陽ノ北ニ置ク。城ノ周回十里、三百窖ヲ穿チ、窖皆八千石ヲ容ル。帝或ハ洛陽ニ如キ、或ハ江都ニ如キ、或ハ北巡シテ榆林、金河ニ至リ、或ハ五原ニ如キ、長城ヲ巡リ、或河右ヲ巡ル。營造巡遊虛歲ナシ。天下ノ鷹師ヲ徵ス。至ル者萬餘人。天下ノ散樂ヲ徵ス。諸蕃來朝スレバ、百戲ヲ端門ニ陳シ、絲竹ヲ執ル者萬八千人。月ヲ終ヘテ罷ム。費巨萬。歲々以テ常ト爲ス。民間ノ兵器ヲ禁シ、鐵又、搭鉤、瀆刃ノ類、皆之ヲ禁ス。

帝内、奢侈ヲ縱ニシ、外、遠征ヲ事トス。高麗王ヲ徵シテ入朝セシム。至ラズ。大業七年、帝自ラ將トシテ高麗ヲ擊ツ。天下ノ兵ヲ徵シテ、涿郡ニ會ス。幽

州ノ總管元弘嗣ニ勅シテ東萊ノ海口ニ往キ船ヲ造ルヲ三百艘官吏役ヲ督シ晝夜水中ニ立テ敢テ息マズ腰ヨリ以下皆蛆ヲ生シ死スルモノ、什カ三四河南淮南江南ニ勅シテ戎車五萬乘ヲ造リ衣甲等ヲ供載シ河南河北ノ民夫ヲ發シ軍須ニ供ス江淮以南ノ民夫船ヲ以テ黎陽及ビ洛口諸倉ノ米ヲ運ブ舳艫千里往還常ニ數十萬人晝夜絶ヘズ死者相枕ミ天下騷動百姓困窮始メテ相聚テ盜ヲ爲スニ至ル諸軍道ヲ分テ高麗ヲ擊ツ車駕遼東ニ至ル諸將ノ東ニ下ル時帝親ラ之ヲ戒メテ曰ク「今民ヲ弔シ罪ヲ伐ツ功名ノ爲ニスルニ非ズ公等軍事ノ進止須ラク奏聞シテ報ヲ待ツベシ」ト是ニ至テ高麗ノ諸城各々堅ク守リテ下ラズ將軍宇文述等ノ九軍皆隘水ニ敗レテ還ル初メ大軍遼ヲ渡ル凡ソ三十萬五千還ルニ及ビテ惟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失亡蕩盡スト云フ

九年帝復自ヲ將トシテ高麗ヲ擊ツ越王侗ニ命シテ東都ニ留守セシム光祿大夫郭榮諫ノテ曰ク「千鈞ノ弩ハ鯨鼠ノ爲ニ機ヲ發セズ奈何ツ親

ヲ萬乘ヲ辱メテ以テ小寇ニ敵センヤ」ト聽カズシテ行ク時ニ天下己ニ亂レ徵スル所ノ兵多ク期ヲ失ヒテ至ラズ高麗モ亦困弊使ヲ遣シテ降ヲ乞フ帝乃チ師ヲ班ス仍テ高麗王元ヲ徵シテ入朝セシム元竟ニ至ラズ初メ圍皇ノ末國家殷盛朝野皆高麗ヲ以テ意ト爲サルハナシ劉炫獨リ以テ不可ト爲シ撫夷論ヲ作テ以テ之ヲ刺ル是ニ至テ其言果シテ驗アリ

第十五章

群雄ノ割據——隋ノ滅亡

楊氏ノ業富マズト爲サズ強カラズト爲サズ而シテ煬帝上木遊幸ノ華ヲ工ニシ苑ヲ置ク下廣袤禽遊ヒ獸間ナリ宮樹剪綵ノ春ニ富ミ馬上清夜ノ曲ヲ奏シ繪帛樹ニ纏ヒ螢火山ニ遍シ倭志休マズ武ヲ窮髮ニ耀カシ志ヲ高麗ニ逞クシ丁壯ヲシテ矢刃ニ盡キ衰弱ヲシテ溝壑ニ填ラシ

ム。是ニ由テ民心軍心魚潰鳥散群雄角立哮嗚ノ群風驅シ熊羆ノ衆霧集シ天下大ニ亂レ楊氏ノ業地ニ墮ツ、

楚公楊玄感隋政ノ日ニ紊ル、ヲ見テ潛ニ亂ヲ作サン、ヲ謀ル、嘗テ黎陽ニ督運シ運夫ノ少壯ナルモノヲ選ビ五千餘人ヲ得遂ニ反ス、煬帝軍將ヲ遣ハシ之ヲ擊タシム、玄感洛陽ヨリ兵ヲ引テ潼關ニ趨ク、兵敗レテ敗死ス、蒲山公李密モ亦起ル、密少ヨリ才畧アリ志氣雄遠ニシテ財ヲ輕ンシ士ヲ好ム、初メ左親侍タリ、帝之ヲ見テ宇文述ニ謂テ曰ク『左仗下黑色ノ小兒瞻視異常宿衛セシムルヲ勿レ』述密ニ諷シテ自ラ免セシム、密嘗テ黃牛ニ乘シ漢書ヲ以テ牛角ニ掛ケ之ヲ讀ム、楚公楊素遇テ之ヲ奇トス、是ニ由テ素ノ子玄感ト游ブ、初メ玄感ニ從テ兵ヲ起ス、玄感計ヲ問フ、密曰ク『天子遠征公其不意ニ出テ蒞ニ入り其喉ヲ扼セバ高麗之ヲ聞テ其後ヲ躡マン、戰ハズシテ擒ニスベシ、此レ上計ナリ』其次ヲ問フ、密曰ク『關中四塞今衆ヲ帥キテ西行シ城ヲ經テ攻ムルヲナク直ニ長安ヲ取

ラン』又其次ヲ問フ、密曰ク『兵ヲ簡ビ道ヲ倍シ東都ヲ襲ヒ取ル、若シ之ヲ攻メテ百日克タズンバ僕ノ知ル所ニ非ズ』玄感其下計ヲ用ヒテ敗ル、密姓名ヲ變シテ亡ケ匿ル、密遂ニ群盜翟讓等ト起テ滎陽ヲ攻メテ之ヲ下シ、牙ヲ建テ所部ヲ統ベテ西行シ、說テ諸城ヲ下シ、大ニ獲興洛倉ニ據リ、擊テ東都ノ兵ヲ敗リ、河南ノ諸部ヲ零取シ、魏公ト稱ス、鄱陽ノ賊帥林士弘、楚帝ト稱シ、江南ニ據ル、東海ノ李子通、海陵ニ據リ、章邱ノ杜伏威、歷陽ニ據リ、漳南ノ竇建德、樂壽ニ據リ、長樂王ト稱ス、馬邑ノ校尉劉武周、朔方ノ朗將梁師都、各々郡ニ據テ兵ヲ起ス、突厥、劉武周ヲ立テ定陽可汗ト爲ス、武周、樓煩、定襄、雁門ノ諸郡ヲ取ル、梁師都、雕陰、弘化、延安等ノ郡ヲ取り、自ラ梁帝ト稱ス、金城ノ校尉薛舉、兵ヲ隴西ニ起シ、自ラ西秦ノ霸王ト稱シ、尋テ自ラ秦帝ト稱シ、徙テ天水ニ據ル、武威司馬李軌、兵ヲ河西ニ起シ、自ラ涼王ト稱ス、後梁宣帝ノ曾孫蕭銑、兵ヲ巴陵ニ起シ、自ラ梁王ト稱シ、後帝ト稱シ、都ヲ江陵ニ徙ス、

唐公李淵兵ヲ大原ニ起シ、世子建成及ビ世民ヲ遣ハシ、西河郡ヲ擊テ之ヲ拔ク、德儒ヲ執ヘテ軍門ニ至リ、遂ニ之ヲ斬ル、自餘一人ヲ戮セズ、秋毫モ犯ス、丁ナシ、遠近之ヲ聞キ大ニ悦ブ、遂ニ諸郡ニ克チ、長安ニ入ル、時ニ隋ノ大業十二年、帝、江都ニ在リ、淵遙ニ尊テ太上皇ト爲シ、代王ヲ立ツ、是ヲ恭帝ト爲ス、淵、大丞相ト爲リ、唐王ニ封ス、煬帝江都ニ在リ、淫虐日ニ甚シク、酒色口ヲ離サズ、中原己ニ亂ル、ヲ見テ、北ニ歸ルニ心ナシ、鏡ヲ引テ自ヲ照シテ曰ク、『好頭頸、誰レガ當ニ之ヲ斫ルベシ、』后驚テ故ヲ問フ、帝笑テ曰ク、『貴賤苦樂、更々之ヲ爲ス、亦何ヲカ傷マン、』從駕關中ノ人多ク、歸ヲ思テ、遂ニ謀叛ス、許公宇文文化及ヲ以テ主ト爲シ、夜兵ヲ引テ宮ニ入り、煬帝ヲ縊殺ス、宗室少長トナク皆死ス、惟リ秦王浩ヲ存シテ之ヲ立ツ、而シテ宇文文化及大丞相ト爲リ、衆ヲ擁シテ西ス、隋主侑即位僅ニ半年ニシテ唐ニ禪ル、隋高祖ヨリ三世、三十八年ニシテ亡ブ、

第十六章

人種ヲ論ス

野史氏曰ク、晋氏五胡十六國ノ支那ニ入りテ、中原ニ雲擾セシヨリ、支那ノ風俗氣象ニ各種ノ新原素ヲ加ヘ、各種ノ新勢力ヲ添ヘタリ、是レ實ニ史家ノ觀察ヲ要セサルベカラザル事ナリトス、蓋シ支那ノ古代ニ當リテハ、黄帝堯舜ハ、其人種ニ適シタル道德的ノ政府ヲ設ケ、其規模ヲ以テ四表ニ光被セン、丁チ謀リシカニ、其政略タル未ダ尙武的ノ主義ニ出ル、丁能ハス、一ニ文化ノ力ヲ以テ之ヲ矯揉スルニ過キザリケレハ、楊子江以南ヲ限リ、閩越ノ人民サヘモ未タ之ヲ經略スルニ至ラザリキ、夏ニ獯鬻アリ、殷ニ兪玃アリ、周ニ狄アリ、秦ニ胡アリ、漢ニ匈奴アリ、此等ノ種族ハ或ハ全ク歸化シ、支那人種ニ混入セシモノアリ、或ハ其武力ニ恐レテ支那人種ニ併合セラレタリシモノアレハ、是レ純粹ナル支那人種ニ非ザルヤ明カナリ、晋代ヨリ、此等朔北ハ人種ト支

那人種トハ大ニ其競争ヲ始メ又大ニ混淆シテ支那ノ文明ニ各種ナル原素ヲ加ヘタリ是レ豈活眼史家ノ最モ注意スベキ問題ニ非ズヤ、此朔北種族ノ沿革歴史ハ今マ其詳畧ヲ知ルニ由ナケレバ要スルニ韃韃里奄蒙古里奄兩種ノ人民ナリシト疑ヲ容レザルガ如シ抑モ此種族ハ中央亞細亞地方ニ繁殖シ東ハ黑龍江ノ兩岸ヨリ西ハ高加索山下ノ曠野ニ游牧シ其盛ナルニ當リテハ歐洲ノ東南ニ侵入シ亞非利加ノ北岸ヲ席捲シ西北ノ角端ヨリ西班牙ニ入り東南ハ支那モ亦其併呑スル所ト爲レリ左レハ其人種ノ敢往勇武ナルニ至テハ天性獨得ノ長技ニシテ白哲人種ニ優ルル決シテ之ニ讓ラザルナリ漢時ノ所謂ル匈奴ナルモノハ今日ノ歐洲土耳其機ト匈加利トハ正ニ其遺裔ナリト云フ亦以テ其人種ノ敢往勇武ノ精神ニ富メルトチ推想スルニ足レリ(晉時五胡ハ正ニ是レ羅馬ノ衰世ニシテ紀元三百年ノ中葉ヨリ匈奴ハ歐洲ノ東南ニ追リテゴール人ヲ驅リゴール人ハ西羅馬ニ入り歐洲ノ人種大ニ變遷シ四百七十六年ニゴール人ハ西羅馬ヲ滅シ八十七年ニ佛王クロイヌ萊因河畔ニ起ルニ於テ匈奴ノ一族ハ土耳其ニ國ヲ建

トツ即チ唐ノ所謂ル突厥是ナリ又其一部ハ露國ノ南部ニ入り匈加利ハ百九十五年ニ至リテ之ヲ合併シテ王國ト爲ス是レ匈加利トス亦以テ其人種ノ來歴如何ヲ知ルニ足レリ

彼ノ劉元海石世龍符堅姚興慕容氏ノ一派拓跋元魏ノ一族ハ大抵韃韃里奄蒙古里奄ノ人種ニ屬シ相踵テ支那ニ入り其武畧ヲ以テ禹迹ヲ蹂躪シタルルハ實ニ此等種族ノ振興勃興シタル時ナリト謂フヘシ然リ而シテ此等ノ種族ハ其風俗氣象全ク支那人種ト其趣ヲ同クセザルハ固ヨリ言フニ及ハズ敢往勇武ノ精神ハ支那人種ノ上ニ出ツレバ其學問智識即チ文明的ノ運動ニ至リテハ或ハ其及ハザル所アルヲ以テ其酋長君主ハ支那ノ儒學ヲ修メテ其智ヲ磨シ或ハ佛教ニ歸シテ其識ヲ進メタリキ一言以テ之ヲ評スレハ一半ハ朔北種族ノ固有ノ精神ヲ持シ一半ハ支那帝國ノ文明ノ智識ヲ學ヒタリト云ハシノミ是時ヨリシテ支那人種ニ非常ナル變遷ヲ加ヘ併セテ舊來ノ風俗氣象ニ新奇ナル原素ヲ混同シケレハ支那ノ文明ハ天馬空ヲ蹴ルカ如キ速力ヲ以テ進步

シタリ、

然レテ此等朔北ノ人種カ南方ニ入ルニ及ヒテ其固有ノ敢往勇武ノ氣象ヲ變シ文弱舍忍ノ氣象ト化シ了リタルモノハ何ソヤ視ヨ元魏ノ朔北ヨリ興ルヤ其勇鷲壯烈殆ント獅子奮迅ノ勢アリシモ季世ニ及ヒテハ文弱ニ陥リ更ニ南方人種ト異ナルヲナキニ非ズヤ是レ必シモ北方人種即チ韃靼蒙古兩種ノ資質南方支那人種ニ劣ルカ故ニ非ズ蓋シ亦風土氣候ノ之レカ原因ヲ爲スニ由ルノミ、

之ヲ要スルニ支那人種ニ非常ナル變遷ヲ與ヘタルモノハ晋氏五胡十六國ノ勢力ニシテ支那帝國ノ歴史ニ驚奇妙絶ノ一大現象ヲ描キ出シタルモノナリ而シテ此現象ハ風俗氣象及ヒ文學上ニ於テ史家ノ注意ヲ要スルモノ實ニ多シト云フ、

第十二篇 晋及六朝時代ノ文明

風俗

第一章

六朝ノ士風

戰國ノ士風意氣ヲ尙ビ東漢ノ士風氣節ヲ重ンズ六朝ニ至テ士風萎靡清談ヲ喜ビ禮法ヲ斃穢シ名流滔々相習テ俗ヲ成ス而シテ士氣廢ス、清談ハ魏ノ正始中ニ起ル何晏王弼考莊ヲ祖述ス謂ラク『天地萬物皆無ヲ以テ本ト爲ス無トハ物ヲ開キ務ヲ成シ往クトシテ存セザルナシ』是時阮籍亦素ヨリ高名アリ口ニ浮虛ヲ談シ禮法ニ違ハズ籍曾テ大人先生ノ傳ヲ作り謂ラク『世ノ禮法君子蝨ノ蟬ニ處スルカ如シ其後王衍樂廣之ヲ慕ヒ俱ニ心ヲ事外ニ宅シ名一時ニ重シ天下風流ヲ言フモノ王

樂ヲ以テ稱首ト爲シ、後進競テ浮誕ヲ爲サトルハナク、遂ニ風俗ヲ成ス、
而シテ學者ハ老莊ヲ以テ宗ト爲シテ、六經ヲ黜ケ、談者ハ虛蕩ヲ以テ辨
ト爲シ、名檢ヲ賤シ、身ヲ行フモノハ、放濁ヲ以テ通ト爲シテ、節信ヲ狹
シト爲シ、仕進スルモノハ、苟クモ得ルヲ以テ貴ト爲シテ、居正ヲ鄙トシ
官ニ當ルモノハ、望空ヲ以テ高シト爲シテ、勤恪ヲ笑フ、其時未タ嘗テ其
非ヲ斥クルモノナクンバアラズ、劉頌屢々治道ヲ言ヒ、傅咸毎ニ邪正ヲ
糾スカ如キ、世人反テ之ヲ俗吏ト謂フ、裴頠又崇有論ヲ著ハシテ之ヲ正
クシ、江惇亦通道崇檢論ヲ著ハシテ以テ之ヲ矯ム、卞壺、王澄、謝鯤ヲ斥ケ
テ「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ト云ヒ、范曄モ亦「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
桀紂」ト云ヒ、應詹モ亦「元康以來、賤經尙道、永嘉之弊、由於此」ト云ヘリ、熊遠、
陳群、各々疏論アリ、大聲疾呼、頽俗ヲ挽回セント欲セザルハ莫シ、然レ
凡、習尙已ニ成リ、江河日ニ下リ、卒ニ變スルト能ハズ、
裴遐善ク元理ヲ言ヒ、音詞清暢、冷然トシテ琴瑟ノ如シ、嘗テ郭象ト談論

シ、一座盡ク服ス、衛玠元言ヲ善クス、一語ヲ出ス毎ニ、聞クモノ咨嗟以テ
徵ニ入ルト爲サルハナシ、王澄高名アリ、玠ノ言ヲ聞ク毎ニ輒チ嘆息
絶倒ス、後江ヲ過ギ、謝鯤ト相見、欣然言論終日、王敦鯤ニ謂テ曰ク「昔シハ
王輔嗣、金聲ヲ中朝ニ吐ク、此子復江表ニ玉振ス、意ハザリキ、永嘉ノ末、復
正始ノ音ヲ聞カントハ」王衍ハ當時ノ談宗タリ、自ラ論易畧ホ盡ク、然レ
凡亦未ダ了セサルアルヲ以テ、毎ニ曰ク「此生能ク之ニ通スル者アルヲ
見ルヘキヲ知ラズヤ否ヤ」ト、阮修ニ遇ヒ易ヲ談スルニ及ビテ乃チ嘆服
ス、「王戎阮瞻ニ問テ曰ク「聖人名教ヲ貴ビ、老莊自然ヲ明ニス、其指同異」瞻
曰ク「同シキコナシ」我即チ之ヲ辟ス、時人之ヲ三語椽ト謂フ、郭象亦老莊
ヲ善クス、時人以テ王弼ノ亞ト爲ス、桓温嘗テ劉惔ニ會稽王史進耶ヲ問
フ、惔曰ク「極進、然レ凡是レ第三流ノミ」温曰ク「第一流ハ是レ誰ゾ」惔曰ク
「是レ我輩ナリ」張憑初メ劉惔ニ詣ル、之ヲ下座ニ處ス、適々王濛來リ清言
ス、通セザル所アリ、憑之ヲ判ス、惔驚服ス、此レ當時風尙ノ大概ヲ見ルベ

シ、向秀、老莊ノ學ヲ好ミ、嘗テ之ヲ註解ス、讀者超然心悟ス、郭象又從テ之ヲ廣ム、儒墨ノ迹鄙トセラレ、道家ノ風遂ニ盛ンナリ、潘京、樂廣ト談ス、廣深ク之ヲ嘆シテ、謂テ曰ク、『君天才人ニ過グ、若シ加フルニ學ヲ以テセバ、必ズ一代ノ談宗ト爲ラン、京遂ニ勤學倦マズ、王僧虔子ヲ戒ムル書ニ曰ク、『汝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盛於塵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是レ當時父兄師友ノ講求スル所、專ラ老莊ヲ推究シテ以テ口舌ノ助ト爲シ、五經中惟易理ヲ崇ビ、其他ハ盡ク闕束セル也、

梁ノ武帝始メテ經學ヲ崇尚シ、儒術之ニ由テ稍々振フ、然レモ談義ノ習已ニ成リ、所謂經學者亦皆以テ談辨ノ資ト爲ス、武帝岑之敬ヲ召シ、講座ニ升リ、朱异ニ勅シテ孝經ヲ執ラシメ、士孝ノ音ヲ唱ヘ、帝親ラハニ之ヲ論難ス、敬割釋縱橫、應對響ノ如シ、簡文太子タリシ時、士林館ニ出テ、孝經ノ題ヲ發ス、張譏議論反覆甚々、嗟賞セラル、其後周宏正、國子監ニ在リ、周易ノ題ヲ發ス、譏之ト論辨ス、宏正人ニ謂テ曰ク、『吾座ニ登ル毎ニ、張譏ノ

席ニ在ルヲ見レハ、人ヲシテ凜然タラシム、簡文感衰ヲシテ朝聘儀ヲ説カシム、徐擒共ニ往復ス、衰精采自若、簡文嘗テ座ニ升リ經ヲ説ク、張正見講筵ニ預リ、疑義ヲ決セシトテ請フ、伏曼容ノ宅、瓦官寺ノ東ニ在リ、座ニ升リ經ヲ講スル毎ニ、生徒常ニ數十百人、袁憲、岑文豪ト同シク周宏正ヲ候ス、宏正將ニ講座ニ登ラントス、適々憲至ル、即チ憲ヲシテ義ヲ樹テシム、時ニ謝岐、何妥並ニ座ニ在リ、遞々義端ヲ起ス、憲辨論餘アリ、到溉曰ク、『袁君正ニ後アリ』、嚴植之、經學ニ通ス、館湖溝ニ在リ、講說區段次第アリ、登講スル毎ニ五館生畢ク至ル、聽ク者千餘、鮑敬、大學ニ在リ、疾アリ、紀少瑜ニ請テ代リ講セシム、少瑜談吐ヲ善クシ、辨捷流ル、ガ如シ、崔靈思、魏ヨリ梁ニ歸リ、博士タリ、性拙樸ニシテ文采ナシ、經義ヲ解析スルニ及ビテ甚々精緻アリ、舊儒之ヲ重ンズ、沈峻、周官ニ精シク、開講ノ時、群儒劉岳、沈熊ノ徒、並ニ經ヲ執リ下座シ、北面業ヲ受ク、是レ當時、經義ニ從事スト雖モ、亦皆口耳ノ學、堂ヲ開キ座ニ升リ、才辨ヲ以テ相爭フ、晉人ノ清談ト異

ナルコナシ、特ニ談スル所ノモノ同シカラザルノミ、武帝又嘗テ重雲殿
 於テ自ラ老子ヲ講ス、徐勉、顧越ヲ舉ゲテ論義ス。越音響キ鐘ノ如シ、咸
 之ヲ嘆美ス、簡文東宮ニ在リ、元儒ノ士ヲ宴ス、邵陵王綸、大品經ヲ講シ、馬
 樞ヲシテ維摩老子ヲ講セシム、同日題ヲ發シ、道俗聽クモノ二千入、王衆
 ニ謂テ曰ク『馬學士論義必ズ屈伏セシム、空シク主客ヲ具スルコトヲ得ズ、
 是ニ於テ各々辨端ヲ起シ、樞轉變窮リナシ、論者乃チ服ス、是レ梁、五經ノ
 外、仍ホ老莊ヲ廢セズ、且ツ又佛義ヲ増ス、晋人虛偽傲誕ノ習、依然未ダ改
 メズ、風氣ノ趨ク所、積重返シ難ク、直ニ隋陳ヲ平クノ後ニ至テ始メ、テ之
 ヲ掃除ス、蓋シ關陝樸厚、本ト此風ナシ、魏周以來初メヨリ未ダ漸染セズ、
 陳人ノ長安ニ遷ルモノ、又曰ニ衰蕪振ハズ、故ニ禁セズシテ自ラ消滅セ
 ル也、』

第二章

南北ノ通好

南北ノ通好、使命ヲ藉テ國光ヲ増ス、必ズ行人ヲ妙選シ、其容止ノ觀ルベ
 キモノ、文學ノ優瞻ナルモノヲ擇ビ、以テ聘使ニ充ツ、魏ノ游明根、嘗テ三
 ビ宋ニ使シ、李彪嘗テ六タビ齊ニ使シ、齊ノ武帝、褒昭明、將命ノ才アルヲ
 以テ特ニ命シテ魏ニ使セシムルカ如キ、皆其能ク使職ニ稱フヲ以テ也、
 其後益々使命ヲ以テ重シト爲ス、李諧ノ傳ニ云ク『南北交聘、務以俊父相
 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以テ其風尚如何ヲ觀ルベ
 シ、

梁使鄴下ニ入ル、毎ニ之カ爲ニ傾動シ、貴游子弟、盛飾聚觀、館門市ヲ成ス、
 魏使梁ニ至ル亦此ノ如シ、凡ソ充使及ビ伴使皆輕シク授ケズ、邢邵魏ニ
 在リ、一時文人ノ冠タリ、特ニ威儀ヲ持セザルヲ以テ遂ニ出テ、使セシ
 ノズ、北齊ノ李緯、崔暹ト協ハズ、嘗テ曰ク『貴人ノ意ヲ失スト雖トモ、梁ニ

聘スルノ使ハ我ヲ舍ツルヲ能ハズ』後果シテ梁ニ使ス。崔瞻嘗テ熱病ヲ
 經面ニ癍痕多シ然レトモ雍容觀ルベク詞韻温雅ナリ遂ニ出テ、陳ニ
 使ス。此レ出使ノ選擇ニ精シキ也。其出テ、重キヲ隣國ニ増ス者アリ、魏
 ノ游明根、宋ニ使ス。宋ノ孝武其長者ヲ稱シ、迎送ノ禮常使ニ加フ、高推宋
 ニ使ス、宋其才辨ヲ稱ス。李彪齊ニ使ス、將ニ還ントス、齊王親ヲ瑯琊山ニ
 至リ、群臣ニ命シ、詩ヲ賦シテ別ヲ送ル、北齊ノ崔悛將ニ梁ニ使セントス、
 悛曰ク『文采共ニ融ル』、悛李諧ヲ推サズ、口頰頽々、諧大ニ勝ツ、乃チ李諧、盧
 元明、李業興ヲ以テ出テ、使セシム、梁武左右ニ謂テ曰ク『卿輩嘗テ言フ、
 北方人ナシト、此等ノ人何レノ處ヨリ來ル』、李渾、梁ニ聘ス、梁武曰ク『伯陽
 ノ後、久クシテ彌々盛ナリ、趙李人物今實ニ良ニ多シ』、魏収、王晰ト梁ニ聘
 ス、所、風流文辨、收詞藻富逸、梁ノ君臣咸敬禮ス、周使崔彥穆、陳ニ聘ス、彥穆
 風韻閑曠、器度方雅、江表ヲ爲ニ稱セラル、此レ皆出使ノ光輝ヲ外ニ發ス
 ル者也』

隣國ノ聘使ヲ接待スル、亦必ズ才行アルモノヲ選ビテ之ニ充ツ、魏使齊
 ニ至ル、齊宋夫ト任昉トヲ以テ同シク魏使ニ接セシム、皆時選也、王融才
 辨アリ、乃チ命シテ主客ヲ兼テ魏使ニ接ス、房景高、宋辨、融ノ年少ナルヲ
 以テ主客年幾ヲ問フ、融曰ク『五十ノ年己ニ其半ヲ踰エ』、景高曰ク『北ニ在
 テ君ガ曲水詩ノ序ヲ聞ク、實ニ一見ヲ願フ』、融乃チ之ヲ示ス、辨曰ク『昔シ
 相如ノ封禪ヲ觀テ漢武ノ徳ヲ知り、今王生ノ詩序ヲ覽テ以テ齊主ノ盛
 ナルヲ見ル』ト、劉繪才辨ヲ以テ勅ヲ奉魏使ニ接ス、事畢リ當ニ記ヲ撰ブ
 ベシ、繪曰ク『潤色未ダ易カラザルヲ論ズルナシ、但ダ我語ヲ得ルモ亦難
 シ』、齊ノ永明中魏使至ル、詔シテ朝士ノ詞辨アルモノヲ選ビ、使ニ界ニ接
 セシム、乃チ范岫ヲ以テ往テ迎フ、魏使劉善明、梁ニ聘ス、梁、朱异ヲシテ之
 ニ接セシム、謙ニ預ル者、皆歸化ノ北人、善明、王錫、張纘ヲ見ント欲ス、乃チ
 錫纘ヲシテ入テ宴セシム、善明遍ク經史ヲ論ズ、錫纘隨テ酬對ス、善明深
 ク之ニ嘆服ス、齊使劉纘、魏ニ至ル、文成、李安世ニ命シテ之ニ接セシム、安

世舉止ヲ善クス、積嘆シテ曰ク『君子アラズンバ豈能ク國センヤ』李諧、盧元明、梁ニ聘ス、梁武蕭摛ノ詞令觀ルベキヲ以テ幣ヲ賓館ニ受ケシム、梁使魏ニ至ル、陸印謙ニ接スル毎ニ、即席詩ヲ賦ス、印必ズ先ツ成ル、遂ニ敏速ヲ以テ美トセラル、劉孝儀魏ニ聘ス、魏邢昕ニ詔シテ境上ニ迎ヘシム、徐君房、庚信魏ニ聘ス、名譽甚タ高シ、接待者ヲ選ブ、皆一時ノ秀ナリ、盧元景ノ徒、皆階ヨリ下リ職ニ攝シ、更遞賓ヲ司ル、梁使北齊ニ至ル、齊毎ニ裴讓ヲシテ主客ノ郎ヲ攝シ、之ヲ接待セシム、陳使傅縡、北齊ニ聘ス、齊薛道衡ヲシテ接待セシム、緯詩五百韻ヲ贈リ、道衡之ニ和ス、南北美ト稱ス、陳使賀徹、周濱相繼テ隋ニ聘ス、隋毎ニ盧昌衡ヲシテ之ニ接待セシム、隋ノ陸爽、博學ニシテ口辨アリ、陳使至ル毎ニ、文帝常ニ爽ヲシテ迎勞セシム、此レ又以テ伴使者モ、必ズ慎選スルヲ見ルヘキ也、若シ事朝政邊事ニ涉テ、能ク片言ヲ以テ國體ヲ全クシ、敵謀ヲ折グニ至テハ、則チ尙ブニ足ルモノアリ、魏ノ太武南ノ方宋ヲ伐ツ、大尉江夏王義

恭、安北將軍武陵王駿、彭城ヲ守ル、太武、李孝伯ヲシテ城下ニ至リ、勞問セシメテ曰ク『主上詔アリ、大尉安北ニ告グ、暫ク出テ、相見ルベシ』宋ノ張暢出テ對テ曰ク『詔アリトノ言、何ゾ之ヲ此ニ稱スルコト得ンヤ』孝伯曰ク『隣國ノ君、何爲レゾ詔ヲ隣國ノ臣ニ稱セザラン、何ゾ門ヲ杜ヂ橋ヲ絶ツニ至ラン、』暢曰ク『二王、魏帝營壘未タ立タザルヲ以テ、此間精甲十萬、恐クハ相凌踐セン、』孝伯曰ク『主將令スレバ行ハレ、禁スレハ止ム、何ゾ橋ヲ絶チ門ヲ杜ルヲ待タン、又何ゾ必ズシモ十萬ヲ以テ大ニ誇ラン、我レ亦良馬百萬アリ、此ヲ以テ相矜ルベキ乎、』孝伯應對流ル、カ如ク、風容閑雅、暢甚タ相嗟賞ス、北人亦暢ノ宜キニ隨テ應答、音韻詳雅ナルヲ美トス、劉纘魏ニ使ス、市肆交易、金玉甚ク賤シ、纘曰ク『當ニ是レ山川ヨリ出ツル所ナルベシ、』李安世曰ク『我朝金玉ヲ貴ハズ、故ニ瓦礫ト同シキノミ、』纘、初メ將ニ大ニ市セントス、安世ノ言ヲ聞キ慙チテ罷ム、齊ノ高帝位ヲ篡フ、車僧朗ヲシテ魏ニ使セシム、魏主問フ、齊王何が故ニ宋ノ天下ヲ奪フヤ、僧朗辯

對甚々明カナリ、魏ノ文明太后崩ズ齊裴昭明ヲシテ來リ弔セシメ、朝服事ヲ行ント欲シ、肯テ喪服セス、魏ノ成淹之ヲ折テ曰ク「元冠弔セス、童稚共ニ聞ク昔シ季孫行カントス、遭喪ノ禮ヲ請フ、何ゾ朝服ヲ以テ弔ヲ行フトナリ得シヤ、」昭明日ク「我高帝崩ス、魏李彪ヲシテ來リ弔セシム、喪服セズ」淹曰ク「彪本ト喪服ヲ請テ行ク、齊ニ至ルニ及ビテ、齊已ニ吉ニ即ク、君臣皆玉ヲ鳴ラシ庭ニ行ク、使臣何ゾ喪服スベケン、今我皇、方ニ親ヲ喪服ヲ行フ、豈此ヲ以テ方比スルコトナリ得シヤ、」昭明遂ニ喪服ヲ以テ入ル、魏使李彪報謝、入宴、樂ヲ辭シテ曰ク「我皇ノ孝性、天ヨリス、除絰ノ後、尙素服ヲ以テ事ニ從フ、使臣肯テ樂ヲ聞カズ」ト、齊屈スルコト能ハズ、齊ノ明帝、海陵王ヲ廢シテ自立ス、魏ノ孝文來リテ壽春ヲ伐ツ、城中王慶ヲシテ遠ク出テ、孝文ト語ラシム、遂ニ兵ヲ退ク、陳文帝ノ弟安成項、梁ニ在リ、魏江陵ニ克ツ、隨例長安ニ遷ル、宇文泰之ヲ歸サント欲ス、杜杲ヲシテ陳ニ使シ、意ヲ道ハシム、文帝大ニ喜ビ、即チ賂フニ黔中及ビ魯山郡ヲ以テス、後果

項ノ陳ニ歸ルヲ送ル、杲曰ク「安成我朝ニ在リ、咸陽ハ一布衣ノミ、然レモ是レ陳ノ介弟、其貴キト豈止ダ一城ノミナラン、我朝九族ヲ親睦ス、己ヲ推シテ人ニ及ボス、歸ヲ送ル所以也、今土地ヲ以テ骨肉ニ易フト謂フ、何ヲ以テ之ヲ四方ニ聞カシメン、」文帝大ニ慚チテ曰ク「前言ハ之ヲ藏レタルノミ、」後杲又陳ニ使ス、宣帝謂テ曰ク「若シ合從齊ヲ圖ラント欲セバ、當ニ樊鄧ヲ以テ與ヘラルヘシ、」杲曰ク「合從齊ヲ圖ル、豈惟タ弊邑ノ利ノミナラン、必ズ城鎮ヲ須ユ、宜シク之ヲ齊ニ得ルヲ待ツベシ、今先ツ漢南ヲ索ム、使臣肯テ命ヲ聞カズ、」宣帝甚々之ヲ敬ス、此等ノ使臣、實ニ能ク國家ノ爲ニ樽俎ノ間ニ折衝シ、鄰國ヲシテ、敢テ輕視セザラシム、所謂四方ニ使シテ君命ヲ辱シメザル者、又徒ニ言語文學ヲ以テ、長ヲ見ハスノミナラザル也、

第三章

婚姻

六朝ノ時、婚嫁多ク、財幣ヲ以テ相尙フ、蓋シ其始メ、高門、卑族ト婚ヲ爲ス、其所有ノ財賄紛遺ヲ利ス、其後遂ニ風俗ト爲ル、凡ソ婚嫁財幣ヲ以テ事ト爲サマルハナシ、多キヲ争ヒ少ナキヲ競ヒ、恬トシテ怪マザル也、魏文成帝、嘗テ詔ノ曰ク『貴族之門、多不奉法、或貪利財賄、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虧損人倫、何以示後』財婚ノ弊、其由テ來ルヤ久シキヲ見ルベシ、封述子ノ爲ニ李士元ノ女ヲ娶リ、大ニ財聘ヲ輸ス、禮ヲ成サントスルニ及ビテ、猶競テ惡遠ス、述忽子供スル所ノ像ヲ取テ、士元ニ對シ、碎テ誓ヲ爲ス、士元笑テ曰ク『封翁何レノ處ヨリ常ニ此應急像ヲ得タル、須ラク誓フベシ、便チ用ヒン』ト、又次子ノ爲ニ、蘆莊ノ女ヲ娶ル、述府ニ訴ヘテ云ク『送驪乃嫌脚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ト、皆財聘ノ爲ニ紛紜ヲ致セル也、當時又早婚ノ風習アリ、魏ノ道武帝、十五歳ニシテ明元帝ヲ生ミ、景穆太

子十三歳ニシテ文成帝ヲ生ミ、文成帝十五歳ニシテ獻文帝ヲ生ミ、獻文帝十三歳ニシテ孝文帝ヲ生ミ、後主緯、十四歳ニシテ子恒ヲ生ム、綿ノ弟微誅セラル、時年十四、已ニ遺服ノ子四人アリ、高澄年十二、魏孝靜帝ノ妹馮翊長公主ヲ尙ス、蓋シ六朝殊ニ魏齊ノ間、皇子皆早婚、故ニ子ヲ生ムモ亦早シ、六朝荒亂ノ習甚シキ、中ニ於テ、北齊ノ百官、妾無シ、當時將相多ク公主ヲ尙シ、王侯率子后族ヲ娶ル、故ニ妾媵無シ、習テ以テ常ト爲ス、舉朝畧ホ妾無ク、天下殆ト皆一妻、然レモ父母ノ女ヲ嫁スル、必ズ教ユルニ妬ヲ以テシ、姑姊逢迎、必ズ相勸ムルニ忌ヲ以テシ、規制ヲ以テ婦徳ト爲シ、能ク妬ムヲ以テ女工ト爲ス、當時男拙女驕ノ風俗、亦想フベシ、

第四章

宮庭閨門ノ昏亂

晋及ビ六朝ノ間、干戈爛熳、紀綱破碎、風俗ノ壞亂モ亦極マレリ、晋朝幼主

多ク、國政振ハズト雖トモ倫理地ニ滅スルニ至ラズ、宋齊ニ至テハ宮闈ノ亂太甚シク復人倫無シ、

宋武、鄉豪ヨリ起リ、詐力ヲ以テ天下ヲ得其家庭ノ教固ヨリ及ブニ暇ア
ラズ、趙倩文帝ノ女海鹽公王ヲ尙ス、始興王濂、宮掖ニ出入シ、主ト通ス、倩
之ヲ知リ、主ト肆置搏擊シ、帳帶ヲ絶ツニ至ル、事上聞ス、文帝詔シテ離婚
セシメ、主ノ所生母蔣美人ヲ殺ス、孝武閨庭禮ナク、御幸スル所アリ、嘗テ
其母路太后ノ房内ニ留止ス、帝又南郡王義宣ノ諸女ト淫亂ス、義宣此ニ
因テ怒ヲ發シ、遂ニ兵ヲ舉テ反ス、義宣敗後、帝又密ニ其女ヲ取テ宮ニ入
レ、姓殷氏ヲ假リ、拜シテ淑儀ト爲ス、左右宣泄スルモノ死ス、殷卒シ、帝謝
莊ニ命シテ哀冊ノ文ヲ作ラシム、前廢帝子業、文帝ノ女新蔡公主ヲ以テ
貴嬪ト爲シ、姓ヲ謝氏ト改ム、一宮婢ヲ殺シテ之ニ代フ、詭テ主薨スト言
ヒ、武賁、飯戟、鸞輅、龍旂ヲ以テ送テ其家ニ還ス、帝ノ姊山陰公主、淫恣過度、
帝ニ謂テ曰ク『妾陛下、男女殊ナルアリト雖トモ、俱ニ体ヲ先帝ニ托ス、陛

下後宮數百、而シテ妾惟駟馬一人、事平均セザル一ニ何ゾ此ニ至ル、帝爲
ニ面首左右三十人ヲ置ク、公主又吏部郎諸淵ノ貌美ナルヲ以テ帝ニ就
キ、請テ以テ自ラ待ツ、備ニ逼迫セラル、十餘日、淵死ヲ誓テ回ラズ、乃
チ免ル、ハ、ヲ得タリ、帝又左右ヲシテ建安王休仁ノ母楊大妃ニ淫セシ
ム、劉道隆、帝ノ歡ヲ得ント欲シ、諸ノ醜狀ヲ盡ス、休仁ノ妃殷氏疾アリ、祖
翻ヲ召シテ診視セシム、祖翻貌美ナリ、殷之ヲ悦ビ、遂ニ共ニ姦シ、事泄レ
死ヲ賜フ、明帝内宴、婦人ヲ裸ニシテ之ヲ觀、以テ歡笑ヲ爲ス、王皇后獨リ
扇ヲ以テ面ヲ障フ、帝怒テ曰ク『外舍寒乞、今共ニ樂ヲ爲ス、何爲レゾ、視ザ
ル』后曰ク『樂ヲ爲スノ方甚タ多シ、豈姑姊妹相聚マリ、婦人ノ形体ヲ裸ニ
シ、此ヲ以テ樂ト爲スアラン、實ニ外舍ノ無キ所ナリト』帝大ニ怒ル、帝又
妃陳氏ヲ以テ李道兒ニ賜ヘ、尋テ又迎還シ、後廢帝ヲ生ム、帝素ヨリ肥ユ、
晚年廢疾、内御スルヲ能ハズ、諸弟姪人、孕ムモノアレバ、輒チ取テ宮ニ入
レ、子ヲ生マバ、則チ其母ヲ殺シ、六宮ノ愛スル所ノ者ニ與ヘテ之ヲ養ハ

シム、順帝ハ本ト桂陽王休範ノ子、陳昭華ヲ以テ母ト爲ス、此レ紀傳ニ見ハレタル者、宮庭内ノ習尙此ノ如シ、故ニ當時士大夫、帝室ニ聯姻スルヲ以テ畏途ト爲セシト云フ、

齊ノ鬱林其母王大后ヲ尊テ定德宮ト爲シ、男左右三十人ヲ置ク、前代未ダ有ラザル所也、東昏侯寶卷淫虐、嘗テ過クル所ノ人家ヲ斥ケテ唯空宅ヲ置ク、一婦人アリ、産ニ臨ミテ去ルヲ能ハズ、因テ其腹ヲ剖キ其男女ヲ視ル、又諸樓壁ノ上、男女私褻ノ狀ヲ畫ク、梁武殷劼ト素ヨリ舊シ、乃チ女永興公主ヲ以テ其子鈞ニ妻ハス、鈞形貌短小、主ノ爲ニ憎マル、召サレテ入ル毎ニ先ツ滿壁ニ殷劼ノ字ヲ書ス、鈞輒チ流涕シテ出ツ、主又命ノ東子テ反ス、鈞怒ニ勝ヘズ、帝ニ言フ、帝屣如意ヲ以テ其背ヲ碎ク、是レ梁時ノ公主亦然リ、其他陳後主叔寶ノ酒色ニ淫亂スルガ如キ、煬帝ガ陳夫人ヲ添セルガ如キ、亦當時宮庭昏亂、倫理明カナラズ、人道地ニ墮ツルヲ知推スベシ、

第五章

喪服

三代ノ後、帝王三年ノ喪ヲ行フ者、皆晉武帝、宋孝宗ヲ稱ス、然レ晉康帝、姚興、魏孝文帝、後周武帝、北漢劉承鈞、有支那ノ喪禮亦他邦ノ罕ニ見ル所也、晉文帝ノ喪ニ、臣民皆權制ニ從ヒ、三日除服ス、武帝亦除ス、然レトモ猶練冠蔬食、崇陽陵ニ謁スルニ及ビテ、仍ホ衰經ヲ以テ從ヒ行ク、裴秀奏ス、既ニ險シ復服スベカラズト、羊祜曰ク「三年ノ喪ハ、漢文之ヲ除キ、禮ヲ毀リ義ヲ傷フ、今主上至孝、若シ此ニ因テ先王ノ法ヲ復スルトキハ、亦善カラズヤ、群臣ノ異議乃チ止ム、群臣又服ヲ易ヘ膳ヲ復セント請フ、詔シテ曰ク「試ニ孔子宰我ニ答フルノ言ヲ省ミルベシ、紛紜ヲ俟ツトナシ、遂ニ蔬素三年ヲ終ル、後王大后崩ズ、帝喪ニ居ル一ニ古禮ニ遵フ、既ニ葬リ、有司服ヲ除センコトヲ請フ、詔シテ曰ク「前代ノ典禮質文同カラズ、何ッ必ズシモ近制ヲ援キ、達喪ヲシテ闕然タラシメン乎、」竟ニ素服以テ三年ヲ終

フ、康帝紀ニ有司奏ス、成帝崩ス、已ニ一周、素服ヲ改メ、進膳舊ノ如クナラ
 シ、コナ請フ、詔シテ曰ク『權制ノ作、近代ヨリ出ツ、事ニ適スト云フト雖、
 實ニ弊薄ノ始メナリ、先王之ヲ崇ブ、後世猶怠ル、而カモ況ンヤ、因循又輕
 降ニ從フ、義不可ナリ、』是レ康帝亦三年ノ喪ヲ行フ也、姚興ノ母、蚩氏死ス、
 興哀毀禮ニ過ク、群臣漢魏ノ故事ニ依リテ、既ニ葬リ吉ニ即カント請フ、
 李嵩疏シテ曰ク『孝、天下ヲ治ム、先王ノ令典ナリ、宜シク聖性ニ遵ヒ以テ
 孝道ヲ明ニシ、既葬ノ後、仍ホ素服朝ニ臨ミ、天下ニ率先センコト請フ、』
 繹之ヲ駁ス、興曰ク『嵩ハ忠臣孝子、何ノ咎アラシヤ、』ニ嵩ノ議ニ依ル、
 魏孝文帝、文明太后ノ喪ニ遭ヒ、三年ノ喪ヲ行ント欲ス、群臣固ク遺詔ニ
 依リ、葬ヲ過キ吉ニ即カント請フ、帝許サズ、乃チ衰服ヲ以テ期ヲ過キ、四
 節ノ墓ヲ終フ、明年正月、始メテ政ヲ皇信堂ニ聽ク、又明年文明大后再周
 ニ遭ヒ、陵左ニ哭シ、膳ヲ絶ツト三日、哭シテ聲ヲ輟メズ、後周武帝、皇太后
 叱奴氏崩ス、帝詔シテ曰ク『三年ノ喪ハ天子ニ達ス、古今不易ノ道、朕宜シ

ク前典ニ遵ヒ以テ罔極ヲ申スベシ、百寮以下仍ホ遺令ニ遵ヘ、公卿固ク
 葬ヲ過キ吉ニ即カント請フ、帝許サズ、是ニ於テ遂ニ三年ノ制ヲ終ヘ、五
 服ツ内亦禮ニ依ラシム、其後北漢ノ劉承鈞及ヒ宋ノ孝宗、及ヒ光宗亦三
 年ノ喪ヲ行フ、然レモ三年ノ喪ハ、一般士民ノ間ニ在テモ、之ヲ行フモノ、
 甚タ稀レナリシコト知ラル、

第六章

相墓ノ俗

古人望氣ノ法アリ、六朝ニ至テ相墓ノ術アリ、秦始皇ノ時、望氣者謂ラク
 東南天子ノ氣アリト、乃チ南巡シ以テ之ヲ厭フ、又謂ラク金陵王氣アリ
 ト、乃チ淮水ヲ鑿チテ以テ之ヲ泄ラス、光武未タ貴カラザリシ時、望氣者蘇
 伯阿、南陽ヲ過キ、舂陵郭ヲ望テ曰ク『氣佳ナル哉、鬱々蔥々タリ』ト、孫皓ノ
 時、臨平湖開ク、皓以テ陳訓ニ問フ、訓曰ク『臣止ダ能ク氣ヲ望ム、湖ノ開塞

ル、晉陽ノ人、唐寓ノ祖父皆墓ヲ闢ルヲ以テ業ト爲ス、此等皆各列傳ニ見
ルモ、亦以テ六朝ノ時此術ノ已ニ盛ニ行ハル、トヲ見ルベシ、(廿二
史劄記ニ
據ル)

第七章

即位ノ例習

古來人君即位ノ例、白紗帽ヲ著ス、蓋シ是レ太子喪次ニ由テ位ニ即クノ
制、故事沿襲、遂ニ白紗帽ヲ以テ登極ノ服ト爲セル也、宋ニ前廢帝子業、將
ニ湘東王、或ヲ殺サントス、或、左右壽寂之等ニ結ヒ帝ヲ後室ニ弑ス、建安王
休仁、便チ臣ト稱ス、或ヲ引テ西堂ニ升リ、御座ニ登ル、事倉猝ニ出ツ、猶烏
紗帽ヲ著ス、休仁主衣ヲ呼ビ、白紗帽ヲ以テ之ニ代ル、即チ位ニ即ク、是ヲ
明帝ト爲ス、後廢帝、無道ナリ、蕭道成、王敬則ヲシテ帝ノ左右陳奉伯等
ニ結ビ、之ヲ弑セシム、明旦大臣ヲ召シテ會議セシム、敬則遽ニ虎賁、鉞戟

羽儀ヲ呼ビ手ツカラ白紗帽ヲ取テ、道成ノ首ニ加ヘ、道成ヲシテ位ニ即
カシム、曰ク、『事須ラク熱ニ及ブベシ』、道成之ヲ呵シ乃チ止ム、又齊書
柳世隆ノ傳ニ、沈攸之兵ヲ起シ諸將ニ謂テ曰ク、『我太后ノ令ヲ被リ、義
ヲ下都ニ建ツ、大事若シ剋タバ、白紗帽ニ共ニ著スベキノミ』ト、白紗帽
ヲ以テ登極ノ服ト爲セルトヲ見ルベシ、

北俗、鑄像ヲ以テ立后ノ例ト爲ス、北史后妃傳ノ序ニ云フ、『魏故事將立
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否則不得立也』ト、道武帝ノ妃慕容氏寵
アリ、帝后ヲシテ金人ヲ鑄ラシメ、成ル、乃チ立テ、后ト爲ス、後薨ス、又劉
氏ヲ寵シ、鑄金成ラザルヲ以テ、后位ニ登ラズ、明元帝ノ妃姚氏、金人ヲ鑄
リ成ラズ、未ダ尊位ニ升ラズ、然レ、帝之ヲ禮スルト后ノ如シ、薨シテ後、
遂ニ贈テ后ト爲シ、諡ヲ加フ、然レ、臣獨リ立后、此法ヲ用ユルノミナラズ、
爾朱榮、明帝崩スルヲ以テ將ニ立ツ所アラントス、乃チ銅ヲ以テ孝文及
ヒ咸陽王禧等五王ノ子孫ノ像ヲ鑄ル、成ル者ハ當ニ立テ主ト爲ルベシ、

フ、康帝紀ニ有司奏ス、成帝崩ス、已ニ一周素服ヲ改メ、進膳舊ノ如クナラ
 シヨチ請フ、詔シテ曰ク『權制ノ作、近代ヨリ出ツ、事ニ適スト云フト雖凡、
 實ニ弊薄ノ始メナリ、先王之ヲ崇ブ、後世猶怠ル、而カモ況ンヤ、因循又輕
 降ニ從フ義不可ナリ、』是レ康帝亦三年ノ喪ヲ行フ也、姚興ノ母、姚氏死ス、
 興哀毀禮ニ過グ、群臣漢魏ノ故事ニ依リテ、既ニ葬リ吉ニ即カント請フ、
 李嵩疏シテ曰ク『孝、天下ヲ治ム、先王ノ令典ナリ、宜シク聖性ニ遵ヒ以テ
 孝道ヲ明ニシ、既葬ノ後、仍ホ素服朝ニ臨ミ、天下ニ率先センコト請フ、』
 魏孝文帝、文明太后ノ喪ニ遭ヒ、三年ノ喪ヲ行ント欲ス、群臣固ク遺詔ニ
 依リ、葬ヲ過キ吉ニ即カント請フ、帝許サズ、乃チ衰服ヲ以テ期ヲ過キ、四
 節ノ墓ヲ終フ、明年正月、始メテ政ヲ皇信堂ニ聽ク、又明年文明太后再周
 ニ遭ヒ、陵左ニ哭シ、膳ヲ絶ツト三日、哭シテ聲ヲ輟メズ、後周武帝、皇太后
 叱奴氏崩ス、帝詔シテ曰ク『三年ノ喪ハ天子ニ達ス、古今不易ノ道、朕宜シ

ク前典ニ遵ヒ以テ罔極ヲ申スベシ、百寮以下仍ホ遺令ニ遵ヘ、公卿固ク
 葬ヲ過キ吉ニ即カント請フ、帝許サズ、是ニ於テ遂ニ三年ノ制ヲ終ヘ、五
 服ヲ内亦禮ニ依ラシム、其後北漢ノ劉承鈞及ヒ宋ノ孝宗、及ヒ光宗亦三
 年ヲ喪ヲ行フ、然レモ三年ノ喪ハ一般士民ノ間ニ在テモ之ヲ行フモノ、
 甚ダ稀レナリシコト知ラル、

第六章

相墓ノ俗

古人望氣ノ法アリ、六朝ニ至テ相墓ノ術アリ、秦始皇ノ時、望氣者謂ラク
 東南天子ノ氣アリト、乃チ南巡ノ以テ之ヲ厭フ、又謂ラク金陵王氣アリ
 ト、乃チ淮水ヲ鑿チテ以テ之ヲ泄ラス、光武未タ貴カラザリシ時、望氣者蘇
 伯阿、南陽ヲ過キ、舂陵郭ヲ望テ曰ク『氣佳ナル哉、鬱々葱々タリ』ト、孫皓ノ
 時、臨平湖開ク、皓以テ陳訓ニ問フ、訓曰ク『臣止ダ能ク氣ヲ望ム、湖ノ開塞

ヲ知ラズ』ト陳敏反ス。或人曰ク『陳家王氣無シ、久カラズシテ當ニ滅スベシ』是レ古來專ヲ望氣ヲ以テ吉凶ヲトス、未ダ相墓ノ術アラザルガ如シ、相傳フ、相墓ノ術郭璞ニ始マルト、然レモ漢書袁安ノ傳ニ安地ヲ覓メテ父ヲ葬ル、三書生アリ、一處ヲ指シテ云フ『此ヲ葬レハ、當ニ世々上公タルベシ』之ニ從フ、故ニ累世隆盛ナリ、晉書羊祜ノ傳ニ相墓者アリ、言フ、祜ノ祖墓帝王ノ氣アリト、祜乃チ之ヲ鑿ツ、相者曰ク『猶當ニ折臂三公ヲ出スベシ』後祜馬ヨリ墮チ臂ヲ折ル、果シテ三公ニ位ス、此レ又璞ノ前ニ在リ、即チ璞ノ本傳、其ノト筮靈驗ヲ載スル處甚ハタ多シ、謂ラク先キニ郭公ト云フモノアリト、筮ニ精シト、璞從ヒテ業ヲ受ク、公授クルニ青囊ノ書九卷ヲ以テス、遂ニ五行天文ト筮ノ術ニ通達ス、亦未ダ嘗テ相墓ニ及ハザルナリ、惟ダ傳内ニ稱ス、璞母ヲ暨陽ニ葬ル、水ヲ去ル、百歩、或人水ニ近キテ以テ之ヲ言フ、璞曰ク『當ニ即チ陸ト爲ルベシ』其後果シテ沙漲キル、數十里世皆璞ヲ以テ葬術ノ始ト爲ス。

陶侃將ニ父ヲ葬ントス、家中乍チ牛ヲ失ス、老父アリ、謂テ曰ク『前岡一牛ノ山中ニ眠ルアルヲ見ル、若シ之ヲ葬ラバ位人臣ヲ極メント』又一山ヲ指シテ曰ク『此レ亦其次、當ニ二千石ヲ出スベシ』侃尋子テ牛ヲ得、因テ其處ニ葬ル、指ス所ノ別山ヲ以テ、周訪ト其父ヲ葬ル、後侃果シテ三公ト爲リ、訪刺史ト爲ル、宋武帝ノ墓、丹徒侯山ニ在リ、孔恭ト云フモノアリ、善ク墓ヲ占フ、謂ラク此レ非常ノ地ナリト、後果シテ天子ト爲ル、齊高帝ノ舊塋、武進彭山ニ在リ、岡阜相屬スル、百里絶ヘズ、其上ニ五色ノ雲アリ、宋ノ明帝之ヲ惡ム、占墓者高靈文ヲシテ往テ之ヲ相セシム、靈文先キニ齊高ニ給事タリ、乃チ詭テ曰ク『方伯ニ過キザルノミ』私ニ齊高ニ謂テ曰ク『貴キコト言フベカラズ』後果シテ登極ス、荀伯玉ノ家墓、之ヲ相スルモノアリ、謂ラク當ニ暴貴ヲ出スベシト、雖モ、久カラザルベシ、伯玉官果シテ散騎常侍ニ至リ、事ニ坐シテ、誅セラル。柳世隆、術數ニ曉通ス、倪塘ニ於テ墓ヲ創ム、賓客ト往遊、十往五往常ニ一處ニ坐ス、卒スルニ及ビテ、其地ニ葬

之、富陽ノ人、唐寓ノ祖父、皆墓ヲ闢ルヲ以テ業ト爲ス、此等皆各列傳ニ見
ル、（史廿二
紀）亦以テ六朝ノ時、此術ノ已ニ盛ニ行ハル、（史廿二
紀）ヲ見ルベシ

第七章

即位ノ例習

古來人君即位ノ例、白紗帽ヲ著ス、蓋シ是レ太子喪次ニ由テ位ニ即クノ
制、故事浴襲、遂ニ白紗帽ヲ以テ登極ノ服ト爲セル也、宋ニ前廢帝子業、將
ニ湘東王暕ヲ殺サントス、暕、左右壽寂之等ニ結ヒ帝ヲ後室ニ弑ス、建安王
休仁、便チ臣ト稱ス、暕ヲ引テ西堂ニ升リ、御座ニ登ル、事倉猝ニ出ツ、猶烏
紗帽ヲ著ス、休仁主衣ヲ呼ビ、白紗帽ヲ以テ之ニ代ル、即チ位ニ即ク、是ヲ
明帝ト爲ス、後廢帝、無道ナリ、蕭道成、王敬則ヲシテ帝ノ左右、陳奉伯等
ニ結ヒ之ヲ弑セシム、明且大臣ヲ召シテ會議セシム、敬則遽ニ虎賁、鉞戟

羽儀ヲ呼ビ手ツカテ白紗帽ヲ取テ、道成ノ首ニ加ヘ、道成ヲシテ位ニ即
カシム、曰ク、『事須ラク熱ニ及ブベシ』、道成之ヲ呵シ、乃チ止ム、又齊書
柳世隆ノ傳ニ、沈攸之兵ヲ起シ、諸將ニ謂テ曰ク、『我、太后ノ令ヲ被リ、義
ヲ下都ニ建ツ、大事若シ剋タバ、白紗帽ニ共ニ著スベキノミ』ト、白紗帽
ヲ以テ登極ノ服ト爲セルヲ見ルベシ、

北俗、鑄像ヲ以テ立后ノ例ト爲ス、北史后妃傳ノ序ニ云フ、『魏故事、將立
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否則不得立也』ト、道武帝ノ妃慕容氏寵
アリ、帝后ヲシテ金人ヲ鑄ラシメ、成ル、乃チ立テ、后ト爲ス、後、薨ス、又劉
氏ヲ寵シ、鑄金成ラザルヲ以テ、后位ニ登ラズ、明元帝ノ妃姚氏、金人ヲ鑄
リ成ラズ、未ダ尊位ニ升ラズ、然レ、帝之ヲ禮スルヲ后ノ如シ、薨シテ後、
遂ニ贈テ后ト爲シ、諡ヲ加フ、然レ、獨リ立后、此法ヲ用ユルノミナラズ、
爾朱榮、明帝崩スルヲ以テ將ニ立ツ所アラントス、乃チ銅ヲ以テ孝文及
ヒ咸陽王禧等五王ノ子孫ノ像ヲ鑄ル、成ル者ハ當ニ立テ主ト爲ルベシ、

惟々莊帝獨リ就ル、乃チ迎ヘテ之ヲ立ツ、河陰ノ役ニ及ビテ、築位ヲ僭セ、
ント欲ス、金ヲ鑄テ己ノ像ヲ爲ラント欲ス、數四スレモ成ラズ、乃チ止ム、
齊ノ高洋位ヲ僭セント欲ス、群臣皆以テ不可ト爲セシカバ、像ヲ鑄テ之
ヲトス、一タヒ寫シテ成ル、遂ニ意ヲ決シテ僭號ス、蓋シ當時ノ國俗然ク、
亦一種特異ノ例ト謂フベシ、(廿二史劄記ニ據ル)

文學

第八章

南朝ノ經學及儒者

齊書劉焯傳ニ云フ『晉、尙玄言、宋尙文章、故經學不純、齊高帝少爲諸生、即位後、王儉爲輔、又長於經禮、是以儒學大振、建武以後、則日漸衰廢、』梁書姚察ノ論ニ曰ク『崔伏、何嚴等、逢梁之崇儒、重道、皆至高官、稽古之力、親遇之、』陳著儒林傳ノ序ニ亦云フ『梁武、開五館、建國學、置博士、以五經教授、帝每

臨幸、親自試問、故極一時之盛、陳初、未遑勸課、間有以經學名者、亦皆梁之遺儒云、』蓋シ南朝ノ經學、本ト北朝ニ若カズ、惟蕭齊ノ初、及ビ梁武四十餘年間、稍々盛ナリシノミ、

南朝經學諸家ノ著述スル所、亦尠ナシト爲サズ、伏曼容、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論語義ヲ著ハス、何修之禮義百餘篇ヲ著ハシ、嚴植之、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ヲ撰シ、賀瑒、賓禮儀注百四十五卷ヲ著ハシ、其子革、亦三禮ニ通シ、又孝經、論語、毛詩、左傳ヲ兼ヌ、崔靈思、集註毛詩二十二卷、集註周禮四十卷、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アリ、孔子祛、尙書義二十卷、集詩尙書三十卷、續朱异、集註周易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百五十卷ヲ著ハシ、皇侃、論語義十卷ヲ撰シ、何允、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ヲ著ハシ、王元規、春秋發題辭及ビ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二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三卷ヲ著ハシ、張譏、周易義三十卷、尙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